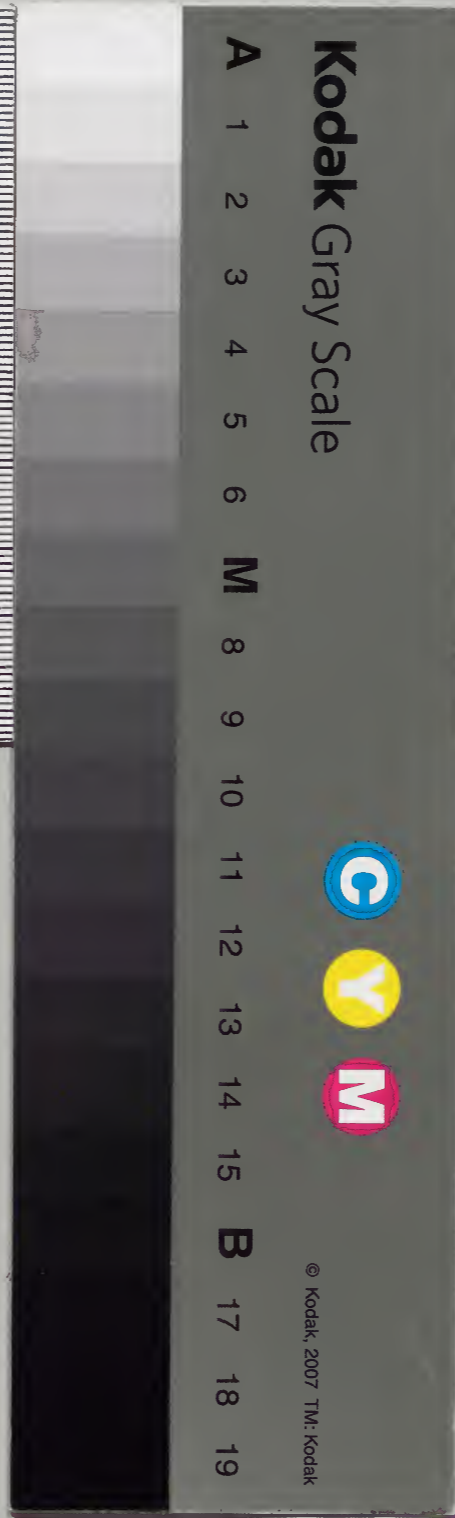




|     |   |   |   |   |   |
|-----|---|---|---|---|---|
| 漢書門 |   | 四 | 三 | 六 | 類 |
| 五   | 五 | 六 | 六 | 函 | 號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漢 | 書 |
| 三    | 四 | 三 | 六 |
| 七    | 三 | 三 | 六 |
| 函    | 架 | 冊 | 號 |
| 二    | 二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336  |
| 冊數   | 5 ( 2 ) |
| 函號   | 277 108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鼎錯徐筆洞增補睡菴湯太史四書牋上論卷之三

昭武後學徐書稿

富沙後學余應元

補學而章全章此章有以君

子貫者有以時習貫者有

以說字貫者有未還是時

時學到君子田地有寔為

君子之說則有時未時有

人不知時而無不習之時

有寔為君子之念則有若

時有樂時而無或愠之時

方完箇君子之學矣

學而章通孔子三千古惟此

章脈貫人已無窮通貫在自

難會耳誠學而時習之隨

時進百功有加而無已沿習

勤學愈綿久而若新不亦

座師會稽位賢陶望齡校定 宣城易賓尹嘉賓文輯

學而章

此章是聖學乾不息之意學而時習以盡君子之學說字盡  
學之趣學至于悅則豁然大悟足以待一世之斟酌亦足以  
一世之榮枯在我者可以推而同之於人在人者不必推而附  
之於已而樂而不愠皆深造自得自後生焉可已之初不知是  
不足以為君子三節悟意相承不亦字俱全上句說非淺一失  
語○學是心身上用功時習是無須更間斷有日新又新意  
時非學便是無時非習非學之外又有所謂時習悅亦在時習

選萃曰：活地地融暢而說系  
習為悅，悅為習，境中中臣  
台可樂，而三邊外河無特不  
說即無時，非習此中本無可  
愠而豈受其侵由是有朋自  
遠方來以學吾學而習吾習  
則千里一壘，斯文共証，斯不  
亦吾道之至樂乎？不取而人  
不知，括於吾學無加損者而  
一言之，融暢不生片念之性  
喻更適斯不亦為己之君子  
乎？蓋有知有不知者，道外之  
殊道有樂而無愠者，學中之  
真境。會時習安能樂此哉！  
補新旨：玩本文，氣二步進  
一步，還當把君子字為此  
事。麻大意云：學求自得  
而為君子，悅樂而不

上看出非時習之外，又有所謂悅。蓋心體中有個天機在，時習  
則養得這心體上靈机不息，自然机趣流通活潑。地此中看  
無限意味是之謂悅。若只就理義悅心上說，覺淺。○朋是同志  
人朋來者，此心此理同也。曰遠者，見此學之脈，絕無藩籬，天下  
不能隔也。如此則得人以共學，得人以共習，故樂樂不為朋也。  
○自心有性，原有沈暢而惟依附之處，蓋是交融如必待朋來而  
始樂，豈乎淺矣。○人不知是不盡知吾學，不是不見用意，如夫  
子不然，不尤下學上達，自有人不及知處，不愠不是自吾學以  
探遺乎。此吾心之天理，原有與天地萬物相新合處。若養靜這  
點心體，則常覺與天地萬物渾然共處，何知有愠。并無愠之心。

愠是會得於心為君子  
之完備，到得君子地位，學  
之火候已夠矣。如此在  
方得聖人肯學，學者為君  
子的，口氣試將本章白文  
潤讀自見。三即並重及單  
重首節者，屬儒振表之甚  
。弟即正，暗說為仁之本不  
好犯上作亂，便是任然  
都正為人者，弟亦豈不是  
為仁之本，下特指出明言  
之耳。上下節只是一意，不  
是分作兩節。  
等弟道盡有子曰：人生所最  
重者，孝弟而已矣。孝弟，顯德  
也。其為人也，孝弟，則滿腔純  
是知識之德，而好犯上者，鮮

此章論孝弟，不是論仁。仁者人也，能為人即能為仁，而必能為  
子能為弟，方能為人。如不好犯上作亂，皆是得其所以為人處  
而皆得之于孝弟。故曰孝弟是為仁之本。這個仁字，即與上而  
為人之人字照看。○為人二字最重，為人便是欲完其所以為  
人的道理。為人道理只在孝弟。堯舜之道，名曰孝弟而已。故講

上論三卷

手既不好，記上不順之小者，人豈有好作惡不順之大者哉！此可謂之本矣。君子專務于道之本，不學不慮，以固其根，良知良能以培其體，本立則神不內搖，根不外墜，而道自然發，生本立道生，此本之昭明也。營務也，然則吾所云孝弟也，若其為仁之本，蓋蓋百為皆心造，而孝弟為其心，萬念皆若後，而孝弟為初念，即此天性之善念，即是仁根之益滋，豈必轉念以及之哉？為人者當知所務矣。

此孝弟二字，要會下為仁之本，意說得闊，大若只在幼學弟子上，模寫孝弟便失旨，人只一心，孝弟是良心真切，既有孝弟之心，則何所容其犯上之心，甚而作亂者，可決其必無好字，指心裏說，一念不順于上，便犯一毫，不馴于治，便亂，非必犯之作之也，不好犯上作亂，便是為仁處，此意要緊。○本是良心真切之地，註訓猶報，中含多少生意，務本只是勵精練神，把吾人先天一脉的心體，培養得厚，勿令生机斷喪，便是不可就事之根本上說，立有根，深潛固意，生有活潑洋溢意，道生就粘在立本上，說不見運用，生出東道便是仁，孝弟便是本，仁好生之脉也，孝弟又生意之最真者，孝弟立則家庭內蕩然，雍熙景象，盡

到推廣上去，故天下有孝弟，弟的慈懷，不患善仁人的事業。  
曰：言章子曰：仁人心也，是心而立言，根心而坐色，則仁之符也。有如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則粉飾者多，收斂者少，其外表恭而其中必瀆仁之存焉，若鮮矣哉之哉。  
精新者而德之言，根心之色，都是去思善為一片漆出，若一髮好念頭，便于自去，本心去之千里。  
曰：言章子曰：吾人日日與天下相酬，無一隙不自覺而瑕類之，蓋隱則身不自覺，吾且以三者日省吾身，不敢有一毫之忽者，如為人

性中自有一團無窮生意，即此便是仁之根本，仁字只宜在孝弟上看出，所謂不忍親之心，即不忍于天下之心之說，不必說到仁民愛物上去，必則君子之務孝弟，務其能生者也。  
此言章  
此章言致飾於外，所以累仁，故人絕其外飾之私，以為存仁之地也，巧言不必佞口，令色不必側媚，但有粉飾便是巧，令色是人心巧在口，利在色，心體安在故曰鮮矣，仁講巧令色全要，馬他一團塗抹雜吐的景象，方得致飾于外意思。  
三省章  
此章是言子不自欺之學，自問其心之詞，曰是日之，三是三事。

謂也。清年謂人不若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也。得志交。未必交心。而不信。友。有。傳也。得志。言。信。未及。神。傳。而。不。習。乎。允。敬。意。念。之。間。獨。處。此。心。之。難。離。日。用。帶。行。之。際。深。恐。修。身。之。未。達。吾。有。後。身。子。此。而。已。

補註。都要切在心上。善。但。向。身。中。除。垢。穢。不。受。身。外。見。工夫。二。不。字。乎。宗。正。應。着。字。乃。用。功。之。意。有。動。心。有。疑。心。有。恨。心。乃。於。十。日。十。手。的。心。思。乃。切。于。深。深。廣。博。的。境。界。乃。自。友。而。端。于。不。縮。的。念。頭。

千乘。指。于。曰。千。乘。之。國。大。國。也。茲。故。道。之。以。通。于。治。其。

省是提醒此心。身字見是切。已要務。單出此句。日字三字。省字。身字。俱不可漏。忠信智。最要說得。知忠者盡己之心。勿視人猶。已意。若累於人。已。便是不忠。朋友以人合。故信為難。信不但言。語。凡情貌不相符。初終不相副。即能赴約。而其心畧有不欲知。約的念頭。便是其神有隔。絕處。公是不信。智即時習。習者胸中。天。理。綿密。一時一刻。有執。隨。便。便是不習。三者都要切在。身上。講。習。身。而。省。只。在。微。微。恍。惚。不。自。覺。處。或。有。時。失。恐。不。及。自。知。而。流。於。欺。也。三。乎。字。有。有。其。自。持。不。自。暇。意。正。其。省。之。精。密。處。

千乘。指。

此。章。言。治。國。之。要。務。本。之。意。也。玩。首。指。一。道。字。便。見。治。國。者。以。道。不。以。術。事。指。政。事。敬。事。不。是。一。心。在。事。上。君。子。因。事。以。治。心。未。嘗。後。心。以。應。事。只是。此。心。惺。惺。一。不。雜。耳。信。乃。真。信。之。孚。契。信。心。而。不。信。迹。即。朝。令。而。夕。改。不。為。契。約。也。節。用。不。止。匪。須。好。用。須。後。吾。身。節。制。將。去。而。實。出。亦。成。其。為。後。愛。人。非。是。加。惠。滿。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即。威。嚴。亦。成。其。仁。慈。玩。二。而。字。則。信。字。就。當。粘。在。教。字。上。愛。人。字。亦。須。粘。在。即。用。上。講。勿。兩。件。字。看。時。是。四。時。農。隙。之。時。不。是。至。冬。乃。役。之。時。使。民。以。時。者。令。民。養。全。力。以。業。農。而。出。餘。力。以。奉。上。也。講。此。五。者。須。見。得。帝。王。氣。象。時。說。有。以。教。字。貫。下。石。亦。可。

切務者何在。敬于事。馬。而有。競業之心。信于民。馬。而。信。書。一之。今。于。用。則。有。節。之。道。而。不。肯。必。汰。于。人。則。有。愛。之。道。而。不。憚。然。不。忍。傷。至。于。使。民。必。以。農。隙。之。時。酌。其。宜。亦。以。恤。其。力。也。法。國。之。道。無。出。此。矣。補。新。尚。難。分。五。項。其。實。總。是。為。民。心。敬。事。下。着。個。信。字。節。用。下。着。個。愛。人。字。必。說。個。使。民。以。時。此。方。是。為。用。的。道。理。首。句。言。道。下。教。語。皆。道。之。在。教。是。道。在。教。業。信。是。道。在。真。誠。節。是。道。在。檢。約。愛。是。道。在。慈。惠。時。便。是。道。在。休。恤。

原。下。注。子。曰。蒙。養。之。功。自。身。子。始。必。也。以。則。考。焉。而。換。

弟子章

致知而後其于學慮出則  
如鳥而長知敬率其性于  
步趨大本立矣言行其極檢  
也則謹之而能有常且信之  
而便有實應接其日用也則  
沈愛衆人而無憎人自用之  
意親近仁人而有厭憚切嗟  
之益至于惻隱惻隱不可謂  
非行之餘力也則以學詩書  
一藝之文焉則可以取証于  
躬修亦可以收斂其德也此  
補新與弟子事哉

此章是家以養正之功作聖皆基于此孝弟六事欲其培養  
求真心不使成壞德文亦是養心之助摠主重實行上看非先  
行後文之說孝弟原是良知良能此一點真心必不可損壞故  
出入以之使常有未子之愛敬二則字可味然此心恐為慢易  
所參為妄所汨故謹而信謹者出入起居有常度不敢放縱是  
敬慎意信是不說謊亦有抱真守一意形骸不可隔蓋習不可  
無故愛衆而親仁此並非不是博愛只個中和不生嫌隙不作  
便是一例用愛仁作善人看即眾人出類者也親是尤加意愛  
他玩二而字信是信首謹中之理非信則為曲謹親即親其愛  
中之仁非親則為惡惡有餘不是行上數件完畢謂之有餘天

至文學則又以瞻此狹提  
不學不慮之知能者也玩  
首弟起弟子二字分明是  
責令父兄當如此為教意  
賢之章講于愛曰學求明倫  
而已強有人焉賢人之賢而  
易色之可好其善善誠矣事  
父母則慈錫其力可殫以  
分声力不可殫以情整也事  
君則能致其身可捐以直  
濟身不可捐以曲濟也至于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勢所待  
全以言成勢所待全以心  
誠也今天下有為于善而至  
于倫如斯人者乎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蓋大倫之外  
更無名理而躬行有得別何  
講究何必後聞見以為學哉

下惟循理為有餘若有愧作便不足則字有須更不容  
意文行是一套工夫學文不必指考究六藝只在上教者說講  
求于父兄師友之前即所以求行乎孝弟仁愛之古今嘉言善  
行何非謹信之寶也是即文即行而弟子之職盡矣

賢賢章

此章是子真重實學意上四句着學說為學而不先拔色根安  
得念頭純一不曰好賢而曰賢有思亦愧不及意易知易色  
易媚將此色身都換過不如只說好賢極誠不足盡此題之義  
二能字重看人子非必愛其力有心之形顯而力未必茂者人  
臣非必私其身有心之形顯而身未必然者皆學識未到不

補新言此長三夏示人希發  
生為學之志誠實要在為  
心所真力求主此是希夫  
之大學力履故即以學詩  
之也若以野亦作人倫  
不重章論子曰學先思識器  
識者一主人品之大局段也  
局段具而后可與求精微是  
以必持重為之基焉君子不  
重則不威矣外路者中必播  
吾知其學之不固矣然學非  
無本之學也在主忠信四天

地之厚履抱赤子之純一節  
客累以有主而消矣而未也  
友不知已損此學者也吾願  
簡仁賢作我典型而但甘其  
庸蒙為信者過而學改累此  
學者也吾願厲風雷其其  
垢無其累難而不改也蓋借  
資于觀摩刻意于登深固抱  
忠信之士所以養重而固  
感者也而學斯金夫  
補新言兼重存誠擇交改過  
雖是四段然當以忠信為  
主即一主字可玩味亦重  
而不主于是則色莊也故  
也說改過而不主于是則  
飾非也故學于厥後者當  
言以真誠而主忠信心

言心而言力與身者一念之忠愛易口手相應心行相符誰敢  
除却力之不得為不能為者便罷苟其所得為所能為者便竭  
盡而無遺致身不限定捨生凡身之害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  
是也兼常變言信雖屬言須意相孚道相契非徒必信也人  
生所學不過如此除却綱常之外有何名理除却實踐之外有  
何講究雖曰二句抑揚以明其深于學固非真未學亦不可謂  
其已學求如是而已四段俱要模寫一誠字  
不重章  
此章以固學二字為主學心學也外學者學必不固然人身靈  
則重而虛則輕故養重之功在忠信然人之不能忠信者外則

人損尚則已過而此舉之固為者莫故勿友勿憚正所以固和  
矣而主忠信也忠信淺而學重完學有不固者哉須隨文平說  
而歸重固學上首二節各單講後二節對講者專重忠信者不  
似夫子渾然口氣勿說更有以養重為旨脉者此說亦是口不  
重不是着外貌亦不着存主只輕用其精神稍馳其意氣如有  
才而喜于自見無一毫敦重之意俱謂之不重緣他心裏  
輕浮故外面輕佻宜根心上說一不重便不威威乃夫子個字  
意非專指威嚴之威也威就在不重上描出不是兩層固者韜  
蘊嚴密意不固非或存或亡之說輕薄淺露的人全沒一些惘  
惘中藏之德故謂之不固非謂不固本于不重觀其不重而料

交友則必其如已者若不  
如已即不如已忠信之心  
也。至其衷心以改過則勿  
憚若有一憚心則不誠于  
自治即非忠信之心也。但  
主改過又是不以輔而累其  
其王此則交修之功德之  
所以固此學者

慎終章論子曰惟民生厚  
生財以惠是于薄者由上無  
川風之耳誠使為上者下履  
之畏則懷之必誠必敬以報  
同于祖之遠則追之致敬  
致慈心昭如在如與乎自處  
于厚也彼民亦孰無愛親敬  
祖之念一旦觸丁上之所先  
又誰不歸還于厚哉蓋向特

其不固也註必不能三字宜  
重上插無不固方妙。○忠信不必分  
的真心不令有厭搖奪有  
非心體之外另有把持工天謂之主也。○友字說得深  
切。○意不如已非燕僻之朋  
但相親便是人情至好臨深以為高此心一生終身無上  
人之日故須切戒。○過不止輕儇只是心上非幾挂得處勿憚  
者方得安勝精神要赴此過不吹定不干休有昔人沉船破釜  
之意請勿憚要插無憚字病根方妙

慎終章

此於諸俗今知返其真心為  
人上者勿以薄自處令民日  
漸于流也

補新章重一德子首蓋志者  
乃民心所同得也愛親敬祖  
上之人以先府者風之  
民以冒遠而歸于性之  
民以殊塗而歸于心之同  
聞政章論于會問於子夏曰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問其政  
果夫子求之其抑抑君典之  
典夫其否出自邦若無足論  
矣子貢明知夫子之非求也  
故折之曰吾夫子之所以問  
政不可知但見其盛德在躬  
輝光時溢和厚而溫矣後易  
直而和莊敬而恭矣後節制

此章示端本之化先要把厚字提親初死時是終死久則  
故有喪祭之分喪最易忙易忽故曰慎慎是盡其禮若哀麻哭  
踊之類祭最恍惚易忘故曰且也且是盡其誠若洋如在之類  
此都是孝心誠切所發何等厚處然厚者民之本性感動其真  
切之良後還本性故曰歸厚不必返定終遠二事凡人心綿固  
淳風翔洽無刻薄寡恩之意便是

聞政章

此章子貢分明說夫子聞政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但語意說得  
宛轉不顯然直說不求須依他口氣含蓄講下而不求意羅然  
言表乃是註夫子未嘗求句是摠論一節大有但其德容以下



而論其過而蒙夫子之精神  
在此即邦君之傾在在此自  
以其政就而問之而夫子因  
之以得聞耳夫予之得之也  
夫子之求之也求之名吾不  
必為夫子明其諸異乎人之求  
為夫子明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此呼予禽何足以語此  
補新旨溫良恭儉讓說者以  
為聖人之容予以為是聖  
人之神五者隨在而著是  
夫子之神行于天下而政  
以此得聞是天下之神奪  
于夫子其曰夫子之求之  
也異乎人之求連子貢亦  
證神其中莫知其然而然  
二子淺考察識而得公  
之乃是相商度擬議之詞

則體貼本文辭之○是邦不止一邦聞非耳聞有謀畫商確意  
政就當時之因草損益言聞其政則雖未柄用已若參預機務  
了故子禽疑而問其故求求是夫子有心用世而求此政於邦君  
此是邦君有心下賢而與此政於夫子子禽意重求過觀抑字  
可見然求與二字皆非而求字尤謬故下面直就其求折之與  
字徑不說起○溫良五字不分是一時俱形的摠是中和謙越  
平易近人的氣象暗者不覺鄙吝頓消真情畢輸耳得之二字  
看夫子上說就在五者上寫出意思不作兩層看凡人求則  
得之夫子有所以得之即謂之求亦可異乎人之求亦只在夫  
子身上想其神妙莫測勿說異他人任己之求畢竟夫子只一  
不求復不此乃鏡花水月轉借之講勿添出此字所謂求者言  
之六勿云夫子之得即夫子之求只講夫子之求而其其自見

時說子禽最夫子之求子  
貢破子禽之說俱非  
父在章講子曰人子于親有  
所待為者時也有所待為而  
沒有所不忍為者心也故父  
在之此子不得自尊但現其  
志何如耳至父沒之後則現  
其行然人子之以有不承于  
是者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非不能改不忍改也可謂  
不忘親之孝矣

父在章  
此章以為人子者作主觀三父字可見非為觀人子說也上二  
句欲人子善其志行下二句欲人子篤於孝行上二句不承對  
父沒承父存無改又單承父沒言如此相因迺下方得旨○  
心所向為志是行之基身所履為行是志之顯父在勢有所履  
行何由見故觀其心以下其趨父沒則絕迷在我行得自尊故  
觀其行以決其品此二句宜在善邊抑揚看父在而志向皆正  
父沒而行事皆善是固為能子矣要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方

補新旨重人子不可有忘親  
之心非是言觀人子也現  
志者觀其意向之於父不  
也觀行則志之見于行中  
矣行必三年無改父之道  
則雖當父沒可以自尊之  
行然然父在不敢自尊之

上論三卷

忘斯謂之孝三年無改是  
言心統有不沒之父也父  
道微去存言行中也即儀  
式在也

禮之意講有子見世之任和  
而廢禮也故曰禮改心也  
用則則違拂心則乖緩心則  
亂吾請辨其所可貴乎夫禮  
之用于天下也至及至肅之  
中常有周流欬洽之意蓋和  
為貴也思昔先王本不容已  
之情創為不可喻之曲此其  
所以及善及美可法可傳而  
小事大事無不由于禮者惟  
其和也夫由之則行矣而亦  
有所不行者何也則知和而  
不知即之故耳義而中即謂  
和而不流謂即彼胸中先

禮用章

謂能孝父之道淺者即父平日所常行者是也三年無改全是  
心之不忍改孝子有不忍死親之心稍有更易便覺痛心如傷  
父意故不能改豈不為孝此孝須度人子心上說要知三年只  
言其久非謂三年可改也

此一和之想當第任一和  
之施則所知之和與此禮不  
相開而所用之和自與此禮不  
相習何以行之哉先王之  
貴和也人見禮不見和而究  
之則和行而和已行此之知  
和也人見和不見禮而究之  
則禮行而和亦得然則用禮  
者安得不辨和之真可貴者

此章重在禮上說有節之謂禮中節之謂和禮即是節即是  
和與禮即不分三樣一分便不可行矣禮之用勿勿說人  
用禮和為貴亦不是說人須要和要便和是知和了蓋云禮之  
用于天下品節限制之中自有一段講然融洽之妙所以為貴  
也和字要認得明白只無勉強喬拂一出于真意講然便是先

此一和之想當第任一和  
之施則所知之和與此禮不  
相開而所用之和自與此禮不  
相習何以行之哉先王之  
貴和也人見禮不見和而究  
之則和行而和已行此之知  
和也人見和不見禮而究之  
則禮行而和亦得然則用禮  
者安得不辨和之真可貴者

王乃是制禮者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通作而名之曰道正應由  
字斯字勿指和說乃是承上文惟禮以和貴此先王之道所以  
為美也美者通行無弊小大由之正見美處之字指先王之道  
言即禮也由之不是人由禮乃事不能外禮所以不語外禮者  
則以禮中有和故也小大指事言小事大事各有經曲俗說小  
而曲禮大初經禮甚悞三句總是禮之用和為貴一句意思作  
文上句實講下三句承上虛衍○次節承上言小大由之是禮  
以和行矣而後有所不行者何哉則以知和云云行字承上由  
字來不行非人不行和乃和行不去即未句不可行意知和而  
和多一知字便有病便是有意為和了蓋和從心性而談者不

所以無不可由中凡情所  
用而學者乃謂人之用禮  
不說用而學者乃謂行禮  
節自節文說而學者又添  
一嚴字未照所謂蓋整千

信近章蓋有子曰言貌交結  
之間蓋可忽乎哉吾為一斟  
酌其善后之道信不貴信而  
貴義所以成其信者約信  
而近于宜必可復矣恭不貴  
恭而貴禮所以善其恭者  
致恭而中于節地耻辱矣因  
不貴因而貴親所以定其  
因者有所因依而不失其親  
爵之人亦可宗之而不失矣

蓋有精詳之慮者方無苟且  
之悔君子其尚定計于先哉  
補新旨此三段工夫全在兩  
近字及一不失字上有許  
多對勘章思學者須有一  
種精神照帶入己之交近  
義是接之而後言近禮是  
義之而後動不失其親是  
得其人而後交  
無求章子曰士人不履信  
異學而履有異好分而求  
道之心不一其于道味已索  
然矣觀君子之學始無求  
而無所不求者乎食則無求  
飽也居則無求安也不分心  
于食息之外惟凝神于言行  
之中敏于事而慎于言且統  
有道而正焉不致以敏慎而

知不覺不着一分意思所以和處便是節處知得和便佳  
無節便非先王制禮之初故曰不以禮節之不是知和又有  
個不以禮來節也既無了禮則和將何所安附不過是恣情恣  
欲而亦不可行也不可行或在不以禮節上見時文都說到  
防蕩紀豈特不行已哉

信近章

此章當三子看皆謹始之意謹始即所以慮終無兩意信是約  
信然不曰言而曰信者言出期于必復原非空質言而復乃成  
其信矣信便是義但世有矜之信故以義準之信惟準之義  
則殘言固復雖有時不必信去不害其為復故曰可要曉得近

義就是可復不待取必後日十二段故此恭是敬人禮是大中  
之矩恭近於禮者非借一禮以歸吾恭之恭處即是禮辱者  
禮之反脅諸未同病極其甚此只是自辱故生恥不指人言因  
是與人論交之始宗是終身依歸親是可親之人以道言宗字  
沒親字未因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依之為宗主終身儀刑以之  
矣三段皆能慮終于始故可合終然須平日有精義明理知人  
之學此能取辨臨時也

無求章

此章見君子心學之純上四句摠在心上說不可分三層有二  
句極重蓋吾人一生所學多被求安領累惟將居食閑想一切

自之也。是心也。泊去無營。悠  
左有會。無王於厥倦。而忘憤  
泰相。尋之。宛可。謂好學也。已  
補。則。宜。此。章。以。敏。于。事。也。  
事。即。凡。為。學。事。也。忘。安  
飽。者。思。以。口。林。情。此。事。也  
與。言。者。思。以。再。再。此。事。也  
也。說。正。道。道。者。思。以。為。假  
是。敏。即。皆。是。好。所。說。敏。于  
事。燕。行。不。同。試。思。吾。華  
取。學。果。有。何。事。哉。得。美。即  
敬。不。敏。不。可。得。即。敬。不。忘  
安。飽。不。慎。言。不。敏。正。有。道  
亦。不。可。得。

無語章

而若僅可者不止下可  
無語章子貢用力于貧富  
而知所以自守矣乃問于夫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者  
此者何如也子曰有諂者始  
見無諂有驕者始見無驕若  
其亦可也夫未若而忘而化  
于道者其貧而樂者耶憂貧  
而以趨乎貧之外也其富而  
好禮者耶慶富而以趨乎富  
之外也蓋愈求而愈無盡者  
道日隨而日不足者學子貢  
固已悟于斯矣因而曰妙哉  
夫子之言也賜將何以擬之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  
精益求精不可窮矣其斯亦苦  
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謂也何  
詩之言似夫子也子曰賜也

謝却如陋巷之居單瓢之食即此就是學不且人心既淨這心  
自純而一意敏勉以求至為學之事至于言則慎之不以尚口  
之虛文紛其行事之實念須知敏事自不得不慎言非有意強  
持其間不可把事與言對說且猶不敢自信其是必就有道而  
正焉就不專在形跡或就日用之間貌相承秉相質或就紀載  
之內事相示意相印正者有道日親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非  
必別出知見相印正也此則心念都在這為學一件事上  
何嘗有個安飽念頭故曰可謂好學也已

此章總是論心學不單就處貧富上論已在未若貧而樂二句

之而若僅可者不止下可  
無語章子貢用力于貧富  
而知所以自守矣乃問于夫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者  
此者何如也子曰有諂者始  
見無諂有驕者始見無驕若  
其亦可也夫未若而忘而化  
于道者其貧而樂者耶憂貧  
而以趨乎貧之外也其富而  
好禮者耶慶富而以趨乎富  
之外也蓋愈求而愈無盡者  
道日隨而日不足者學子貢  
固已悟于斯矣因而曰妙哉  
夫子之言也賜將何以擬之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  
精益求精不可窮矣其斯亦苦  
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謂也何  
詩之言似夫子也子曰賜也

盡全章之旨未若二字極要細玩道中之道無窮而境外之境  
莫極都是此二字看出子貢會得此意故夫子深與之○諂是  
以貧卑已驕是以富凌人無諂無驕子貢不曾明指自家問只  
是泛問何如猶云可謂善處貧富否是欲審其學力所致可也  
要把世之溺於邊者來形容他如云無諂無驕視世之驕諂者  
不侔云云可矣未若二字極重講內全要發得未若意出未若  
意思全在忘與不忘上樂與好禮俱在心上說樂是此心一段  
天然的趣味禮是此心一段天然的品節念在天理之中為  
好不可以好禮說在外面須知樂處即好禮好禮處亦即樂其  
分屬會會者舉重而言耳味者也二字言此等造詣更高一層

知采者性不滯于性則未頃悟其素、非言之所旁言而知則可以冥契賜之所造寧徒在無驕語者哉

漏新能無語無驕還就人面上檢與與好札却就自心上受用即此有為人為已之別非但安勉精相之不同也樂非以貧為樂也

心体以發自樂有一段好此是上好亦是樂但札字於富處親切益貧以是一味清虛富則在市上見有節文抄處所言樂些好札此心体上不知徑幾密練工夫未方能到此田地矣

子時舉其現成者皆身其便即其現成田地想見其中靈練工夫故悟及于切磋琢磨而曰其斯之謂蓋有蘊者求進之意非徒詩也性知未足形容他

難點妙悟說他胸中有個圓活活字終無有旁及不必粘定孰為已言孰為未言

不患遺諸子曰知人則皆自古維之非人之難知所用者劉耳夫人不已知不知知者之責何患焉惟心不知人則人心之故新一真即已之理滑不清其為當思何如哉此不可不辨也

補新直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心上、蓋人之鑑一

若只說無語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便自說殺了更何意味。四如字俱是為學者如之要影出治心意思方妙其斯之謂不

是局定處遇上只形容道體之妙義理至精至密彌進彌深大抵如此子貢本曉得詩是喻言為學但一聞處貧富之論此中

恍然悟得學問無窮故以為証非初不能解而始悟也全要獲寫他感悟自嘆聲口不是問詞。始字作方字看言必如賜方可與言詩便是與其悟機活潑可進到精密地位非徒言詩也

告往知來六只形容子貢觸類旁通因此識彼不粘定已言未言講內不必把往來並看夫子特喜其知須把來字看淨重方于善悟意發得玲瓏來字有多少無窮道理知字有多少

妙悟須認此意。一說子貢平日都漫外面用力得夫子貧富之論方知學問自得全在心裡不靠外邊做工夫心境俱忘為精密一念攝持便涉粗迹故舉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切也又磋琢也又磨分明說出打煉心體要訣將心體十分磨洗淨

淨自自然能樂能好子貢此悟不但悟得大又悟得精渾融通說不落言詮便是進道一大機括故夫子與其可與言詩此就心境上証于精琢二字更切可透

不患章

此章示人為己之學重在下句二知字一樣只就人已之字推轉人不知己是人之昏其鑑喪其衡而自已之鑑如何可昏自

任其或昏而已之鑑何可  
不惡乎明人之衡一仁其  
或然而已之衡何可不知  
深必知人則格惟帝其親  
莫說知人是易事蓋若三  
友損者二友莫說知人是  
外事拂人之性當必盡夫  
身莫說知人是優事

為政章子曰君人者將以  
為政于天下者也故政不在  
為之以有為而在為之以無  
為其以德乎德者所以宰制  
天下之樞也詳如此辰之居  
所而衆生拱之乎夏寅天極  
星自羅而列君建室蓋民自  
環而向諒有匪哉為政者曷  
不德是以而浚以政令把持  
天下也

新旨此為乃天地之樞也  
故大德說而小德說此德  
乃萬物之德也故君德風  
而民德草又云精之所注  
曰德意之所行曰德教  
之所致曰德澤之之所  
詩曰德化又有重居其厥  
三字看謂人主以一德為  
之所居即居天下之蓋  
詩三百章選子曰詩有閔難  
近於殷武詳乎蓋三百矣  
此求其要有一言可以蔽之  
者則思无和是已蓋詩教雖  
無德以開人心之初而歸之  
正曰思无和而全經之旨揭  
于此矣  
精新旨此揭詩旨以心  
非淺示學詩之法也即

已之衡如何可爽一患人知便將靈明性體夾襍了所以不慮  
苟不知人便是心體茫昧所以可慮若說不知人恐悞已之慧  
舍沒遺此是後一層意非本旨須知患不知人非徒空之却患  
便有一段窮理盡性工夫

為政章

此章主化民說只是為政以德一句居其所便是以德下面二  
句只模寫上一句非與上文有兩層○為政以德作仁人以德  
看德善身心如欲正民心則先修意欲正民行則先修事德即  
是政非是言以德去為政曰政則有迹可見曰以德則有為亦  
同無為辟乃為政以德之辟不是辟無為民歸歸也此世主

此意發揮

附攷此原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星之界分六謂之  
辰極星六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二十八宿為經星隨天左旋  
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星右轉更迭隱見有似于環繞而場  
向之也

詩三百章

此章是夫子直揭詩旨以正人心當把正人心為文中骨幹三  
百不是言其多是舉全經而言一言六不是說學詩之要言是  
三百篇都是這箇意思曰思無邪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要

心之思無邪以蔽詩非表  
魯頌之思無邪以蔽詩清  
思無邪之一言可以用三  
百矣蓋散一言為三百言  
心皆心也詩思無邪之  
一言可以無三百矣蓋收  
三百為一言一言即全經

補道之章全言治道繫于民  
心其汚隆全在有心無心  
之間民之垢也以耻心動  
也而德禮正所以激發其  
耻心若政刑驅迫耻心益  
為蒙蔽  
道之章論乎曰人君化民成  
俗在動其耻心有知道之以  
政而以法令引于前齊之以  
刑而以辟罰驅于后將見民

一言所以蔽三百意趣便中竅凡詩皆因情思而起其美善者  
於人弗納于邪刺惡者恐人或納于邪故合這一部全詩其屬  
只在使人于思念頭上遏絕其邪以歸于正則自一念以前自  
此而養其源自一念以後自此而定其趣此一言所以為全經  
之統括也

道之章

此章見為治者須要養百姓取心政刑德禮之淺深全在有心  
無心上分別二節不單當抑揚講○道是引導如引人行路一  
般道民者教民為善齊民者使人為善沒有參差政是文德  
所以驅率程督使民為善而不為不善刑是加刑于不善之

者苟合于惡而無取則以非  
道之齊之之本也必也已有  
已先躬行以率之而現感不  
能以樂一則又有之以禮令  
齊者裁不肖者企焉民將悚  
然皆有耻心且撤乎格于  
禮禮中矣任道任法所感不  
同如此為治者宜何從焉  
補新章此章重德字德者  
道民之本也而禮則德所  
分布之品式而政而刑則  
德所借以設施之途象耳  
凌任道象則德薄之章則  
民亦以速象正安詳有耻  
民之取心全是不惑之慎  
民之括心全是誠信之意  
特也中在由礼心率德意  
外乃是道而民若自道

入近他從我文誥一齊為善此亦是極力要人善也子帥以正  
意思却無故民不見德而畏威惟巧飾規避以幸免刑罰曾无  
愧悔之意無恥就根苟光上說苟免者便無恥以相足語無二  
樣○過以即當說得上下聯絡如云以民不免失在行而民  
之無恥則直失在心今欲復民之心莫若振之以恥必也其以  
德礼乎德是人主躬行的礼即德中自然之品節須重德上謹  
道不專是躬行倡導蓋德者人之固有其源不穷其流不息  
之論之因其味絡而引之猶導水之導作文可認此意齊礼要  
根道德上說德心精也何有刑毀聖人從心精中為之制度已  
即分明畫出一個天理來與人看使人人可以遵守蓋禮礼可

補遺卷四

也者民而民靡不齊也非

言政刑之奇免而已也

志在至天命立與不惑

命則不但知之而已此心

與天命相為合一此心愈

久愈熟便自覺耳順自覺

泛心不踰至此則天命流

行於胸中不見有內外之

隔

志學章講子曰女之于學也

敬求不厭固真與日而俱新

由今觀之當十有五而志

于學矣然能合者多矣定者

少迨至三十而後能立守之

固也執擇者易融通者難

以一民故曰齊之以禮齊是齊一有一道同風之意勿入太

不及字挿講取與格俱主心上說取非恥其負上乃取其失此

德即有心也格有格至二義格其非心以至於善也格字

在恥字上說非恥後又格也須知德禮非廢改刑乃改刑送德

禮而出教化所恃以為治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

志學章

此章是夫子自叙一生學力只宜順題講由志而立是定學不

然知如是悟境耳順泛心則化境也講內要得聖心不息月異

而歲不固光景有以志學并矩守貴者俱似虛套若要重

講亦須隨題立意○志字要看得深正是註中念在此為

不厭意志于學即志于泛心不踰矩之地志便是學不是以學

為志○志便不能奪矣註云自立者是自己身體上堅得堅定

精神不至墮墜非卓立于事物之謂此志直至泛心不踰六無

已時若云有以自立無所事志則謬矣○不惑非識得事物之

謂要就道理上講得細心即理理即心○理渾合無泛疑疑是

之謂不惑此主無疑說下節主明說○天命是天理本然不指

氣數說知命不但究徹源頭直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通天人

而一之也此後至耳順泛心無甚階級愈入則愈妙矣○耳順

不專主聽受之迹上說蓋聖人到知天命道之大本大原已遍

會到底隨處覺天光發現

其精神抗方能立也

其或滯中則必泛執滯

或感而融通之始不惑也

或慮即天光但覺天光發現

會到底隨處覺天光發現

此心已持持深定而不使

其精神抗方能立也

其或滯中則必泛執滯

其或感而融通之始不惑也

其或慮即天光但覺天光發現

會到底隨處覺天光發現

上論三

十五



方是知命耳順者。依此一點天光。時心照管得。若事而自然。有觸即覺也。若耳順至淡心。雖用不待甚工夫。然聖心日為涵養。得此心休純。全。所以即心即矩。前于心。即矩之協。于敬。凡此中工夫。皆是始時一念之篤。做到底。

無違章講三家專權。潛竊其于事親之際。至有恣情犯分。以為孝者。故夫子曰。孟懿子問孝。而告之曰。孝順德也。違違也。亦惟無違而已。夫不言所以無違。恐懿子不解其旨。故于與進之御。而述之曰。孟孫尚孝于我。對曰。無違。孟孫尚孝于我。對曰。無違。

也。曰所謂無違者。無違于禮而已。禮不可違。故于親之生也。事之以禮。死則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酌于禮。分于禮。安于子。此臣之鵠去遠效順。孟孫尚孝于我。對曰。無違。爾新章此。入憲處之訓也。重一個禮字。首云無違。即指不違。禮言之。特未明。饒故以旌于樊遲。乃以達于懿子。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制言。奉天奉土。正所因。忠以為孝之意。愛疾重。孟武伯問孝。子曰。入知少母之難。宜承矣。抑知父母之憂。宜休乎。父母此心。倦。蓋惟其疾之憂。人子能

融於胸中。凡天下之理。得于外觸者。皆其中之所融。液亦化。不自覺其外之。所授者何如。不自覺其耳之所受者何如。故曰。順大舜之聞。一善言。若决江河。與此同一机括。○聖人之心。體就是矩。而心體之活。發流通處。就是心之欲。即此活發流通處。無不適得吾體。不失吾常。就是是心所欲。不逾矩。只就心體上。插寫即心即矩。即矩即泛的意思。不必在行事上說。

無違章

此章以禮字作主。蓋為之家。偕禮義也。不重在告樊遲上。○無違。渾說不可說不違。親也。不可說不違。理。只言事親於始。此無違也。事親於終。此無違也。皆以下始終字。未為是。○夫子

曰。懿子不能浚問。恐其誤認無違。以順親為孝。故因樊遲之。祭之。講戒對曰。無違。要見得孟孫不識果能喻我意。不作文。以此等意。玲瓏插寫。不可實講無違。若實講。仍是首節話。○何謂是問。果何指。意生事三句。正祭無違之旨。禮即理也。曰。禮者。見得無過不及。毫不可加損也。暗切名分上講。蓋生事。祭。要使親享而心安。為順。違理。即違于親心。不順乎親。不可為子。以大夫擬天子。于親安乎。故夫子以禮範之。要重不可過分。一。邊方共三家。偕禮相關。但須語意渾然。

愛疾章

此章夫子以父母愛子之心。告武伯。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

體親心而孝道不外是矣  
補新直親與子一心也孝與  
慈一道也欲知人子事親  
之孝當體父母愛子之慈  
為人子者非已之身也  
母之身也奈何以父母之  
身乃父母之心也奈何以  
父母之心疾也

公孝章謹于游問孝子曰人  
子事親不容解者情而不容  
地者敬也今之孝者但謂其  
能養而已如徒以養則上自  
父母兄弟次及婢妾奴僕以  
下至于犬馬皆去有養之而  
所以別其為善養者敬也不  
教訓也然之養何以別其  
教訓也

之失則孝道成矣

補新直今人心能養自稱推

至而論正未足為能也所  
貴能養心能敬耳不敬則  
且無以別其為養尚謂之  
能養乎玩本之二能字相  
照敬不專在容貌上言如  
曾子曾元即是能敬與不  
敬的像子

色難通請手自問孝子以天  
親不可以人為根心始可以  
生色也者動于營動之頃  
索于終身思慕不容以強致  
者也雖美若親其事而弟子  
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而先生  
饒則凡有材必皆能之其  
于根心之色何也嘗是以為  
孝乎亦免其難而已

子事親之道惟字是懇切意無一時一念不在子也不作獨字  
現註常以為憂則不待疾而後憂要想像父母朝夕徬徨不能  
自寧意便令人痛心疾首有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者苟有身不  
自惜即百為順百為養將何以承一歡乎註人子体此意落一  
層曾參至孝体受全歸當把來參看○一說一毫不在名檢上  
即是病痛處非止疾病語要隱然警悟三家

今孝章

此章重敬字看大馬句輕遞過敬在吾身上做工夫便有誠身  
順親之意養只在父母身上做工夫雖先意承志終身不出我  
根心之誠此敬養之別非別于大馬別于後養也太意云今之

孝者謂能養親了然這一個養就大馬都是有個養的不敬何以  
別于徒養者乎須知養不必廢但要敬以行養然敬是常敬  
又不專在養時○一說養親貴敬不敬何以別其養吾親志是  
色難章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深明惟色為難耳愉悅之色  
根於深愛之心不可勉強矯飾而能所以為難有事二句只就  
當其有事子弟任其勞當其有酒食自與父兄饌不必將事屬  
父兄酒食屬子弟服勞奉養非可廢者但不以色將之便不見  
得難以其未必根心故也曾是云者言孝曾在此上也○一說  
色不止見於面也一身舉動在內凡察父母之志而樂承之論

上論三卷

十一

精新道此亦在心物說之  
愛難是色耳不然如赤  
子孺人于親側渾身是天  
氣有餘難服勞奉養非是  
不孝特事無開于根心頂  
着服勞奉養時之色何如  
方見孝與否

如愚童道予只傳道者傳其  
神而心不與焉吾此回言  
且終日矣而回也若公心若  
不會心但見其不違如愚人  
而已反退而省其獨處之私  
則人無勝不解無解不念亦  
足以有所善哉即不違者  
之抽其緒而不違特發者之  
固其病也回也其不愚矣不  
愚之回即如愚之回一其神  
可也

善性不知如回之受然為  
身回之妙處不違如愚是  
將若決江河氣象於神  
明中此悟境之深處亦是  
字對如愚以不對聰明才  
辨人說發非發一言也哉  
有心也言言有眼而有心  
無窮故發之之發非受  
言發也受忘言處發也  
受言處有限而忘言處無  
窮故發之足夫子省見他  
亦足以發覺得終日所言  
者六足發的又覺得終日  
所言者猶有未盡的  
視其重子曰天下非小人  
之是也而小人似君子者是  
應將持何術以知之若以為

父母於道而樂順之皆是服勞奉養不可說易了服勞即事父  
母能竭其力奉養即曾子之養志此皆有志之士可勉為惟此  
色必如舜之變然慕乃能

如愚章

此章總是形容顏子悟道之妙只重如愚不重不愚看下一句  
只說得一個如愚不是替回分解浪一氣講不分兩截不用贅  
語○道有不言而言有言而不言吾與回言要就言而未嘗言  
上描寫方合與回言本而不違非不違夫子之言不違夫子所  
以言也心中無分毫障礙與夫子默契合說無問難使粗如  
愚是渾一體景象是極其想像智識見解字不必插入形說

退是顏子退省是夫子省不是去窺伺他乃神情默照處私非  
私居主方寸亦若之境言即聽言對坐時回心亦有所有私者  
發字來脈實根如愚來發是生發之發于夫子則謀及言與所  
不能言者一透露出來不是發聖人之言是字要看言其心  
中足以如此耳看來不違時已含發的機妙夫子豈待省之退  
私方知之哉只舉是發處見得回之不違于有神悟意故曰不  
愚不愚是顏子真體若作領畧聖人言語上看便落二乘休夫  
子口氣只好渾融說個不愚不必稱他智說智便涉聰明智識  
顏子分明是如愚處不愚夫子與顏子不在不愚正在如愚上  
視其重

事呈于為以善事之類然若  
也必視其所以者何如而善  
惡可據而得矣才也必當規  
其所由以時並進而由其根  
也猶未也又當察其所安由  
得其意而安其神也而以而  
由而安形神合併捨非適變  
之情實而視而觀而察神理  
也鏡堂第形迹之雜文人馬  
得而便哉尚馬得而便哉  
謂新古童察其所安上時說  
謂到察時已無小人不知  
偽君子甚于真小人故着  
人瘦字正為此等設密網  
也若說不安之君子是半  
塗而廢的恐不然註中偽  
字宜玩。

此章論觀人之法上三節畧重察安邊末節合上三句方見得  
難度意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其實心意都沒事為上見之所  
字正是頭緒末路處不可忽○視所以兼善惡觀所以單承所  
以之善者而觀其誠偽察所安單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  
安是樂於為善而能保其終不安則勉強苦難而不能久據所  
字之意則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心安乎不安乎當云察其心  
之不安者在道由乎在道外乎人烏瘦哉夫子不曾說煞無得  
而度言若如此觀人不知人又將何以自匿蓋深慨人之情也  
唯知與孟子口氣有辨

温故章

温故章子曰天下之理涉  
獵之而成故細繹之而轉新  
者也第不温則不知耳有所  
温習吾心之故物而自然知  
新則妙悟無窮妙明無盡不  
可以為人師哉  
補新旨此是夫子教人以能  
自得師之意謂師不必在  
外面求討温故而知新即  
自己心體上隨處開朗即  
可以為師矣  
不冕童童子曰人必成冕而  
后適用而一落于冕又不為  
用所局君子者大道無名超  
去象外空刑礼樂經權常變  
環中應之而不窮矣又安可  
以冕目之哉  
補新旨君子惟功能遍天下  
而形迹盡化不以才技顯

此章不重為師只重在心得上說故者心之本體温故即在心  
上看言能念常存此心便是温温者如火之温常存不死便  
有無窮活潑之生意知新不是故外有新只說故中義理融洽  
自覺趣味之纏綿者無窮為師之不重其應不窮上只要描寫  
出心得之學有觸類無窮之妙處  
不器章  
此章只就心體上說不器者言其心體渾淪變化不局于品格  
不落于方隅而無轍迹可尋者也非說君子無所不能要本字  
日誣養本體渾全無疵末  
先行童

上論三

長不以事功滿念故謂其

不罷若使伎倆外見則屢  
中之子貢亦止以罷稱又  
若意氣內溢則如仁之管  
仲更不免於罷小矣

先行章謹子貢問君子夫子

意其尚言也曰天下事皆吾  
所言者未必能行惟先行其言  
而后從而言之推是心也雖  
不言而躬行可也既行而忘

言可也是之謂尚行之君子

補新古言顧行顧言君子  
胡不慤耳先行其言是  
行顧言也而后從之是言  
顧行也此以慤慤之君子

勸子貢也

以情用者也然周以忘我而  
大比以自為而小君子其周  
而不比矣聯萬彙為一體即  
或投契一而新合之道

常滿小人其比而不周乎托  
聲援為羽翼即有時羅網而  
天下而派愛之情本薄君子

小人于此其辨矣

補新直君子只是見天下不  
見我小人只是見有我小  
見天下故君子是天下之  
君子小人以一己小也君  
子周而不比可以容小人  
小人比而不周難以容君  
子

學思章謹子曰理散于天下  
會之吾心无有之也故真能  
學者必參微于思斯得而勿

留南

此章總括是狀君子重行之心子貢問君子非謂何如可以造行  
君子乃問君子的實事先行其言非行在言前之謂已點進  
修疊不已之心其曰而後從之正見得行之為重耳非謂行  
了畢竟要言也先字要在心上看

周比章

此章別君子小人之心周比只爭個心之公私君子心體潔淨  
恢弘無擇彼此親疎其與人親厚也不過以天下心待天下故  
曰周非以善愛眾人為周也小人心體一團私欲其與人親厚  
也無非附名依勢趨利徇情故曰比此章專明一人為比也上  
句只講周便不是比下句只講比便不是周非是說周了又不

比比了又不周作兩層看○周比是接物上見和同謙卑乎上  
見驕泰凌處已上見

學思章

此章見學思相離不得休于身曰學憶于心曰思固是心體不  
明殆是心體不安學而不思則懵懂不醒了于日而未了于心  
故因思而不學則妄猜無據意其是而又意其非故殆講學字  
就要透出思字講思字就要寫出學字蓋不思叫不得學不學  
叫不得思因字只在不思上見得殆字在不學上描出勿疑  
後帶說

學思章

上論三卷

二十

夫有如學而弗思則所習者  
為之粗疏耳不亦罔而無  
焉乎真能思必剖發于學斯  
安而不危有如思而不學則  
所為者懸想之虛境耳不亦  
危而不安乎蓋學以益思而  
思以運學故合則兩得而離  
則兩失學者當自悟之矣  
補新直知做事而不於心上  
做事斯心蔽於事知用心  
而不知于事上用心斯事  
隔於心用殆但自心之受  
病言以罔屬外殆屬內似  
未的

異端章講子曰天地間道術  
有同必有異中之異易見  
而異中之端則難知也乃有  
致治乎異端者殫精竭神以

窮法情則好異者又亂常  
斯乃吾道之害也  
補新直異端不要說改此心  
受起一端即是害了自心  
心術若改之而其端益熾  
其異益顯大害了吾道人  
心斯之害者言則異端害  
非流弊也此二者謂改  
此害不可救也

由論章講子曰由吾誨女知  
之乎蓋事境不練之患小  
體不明之患大女但于所知  
者則自為知之而不極于自  
任不知者則自為不知而云  
以之自諱在事物雖有明昧  
之殊在吾心并無虛實之章  
是知也豈云无所不知而後  
謂知哉

此章是夫子正學術意異端者如云別一宗學問也離了正道  
別立邪教故曰異端攻即此人攻之非異端之外另有個攻異  
端之人攻專治也要看得刻切若其術疎而味淺還不足以感  
人惟攻斯有害斯字極斬截活潑害無害已害人既註其詳  
下云云更似重害人邊

由誨章

此章是教子路以真知者尾之知字以心言中知字以事物言  
看誨女知一女字則此一知字指而自知之本體說勿添之道  
二字只云誨女以真知乎二為字不徒口中任讓乃心中體認  
知不知自家心裡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平看是知也只在自

知上見知之為知是自知其知不知為不知是自知其不知  
故曰即此是知註以由此云云勿作

干祿章

此章教子張以為己之學當把多聞六內重發而未句只帶上  
回找出來是題發只在個心上看闕疑始乃不敢自是之心惟  
言行乃不敢苟且之心寡氣寡悔是人心已心各調其適都在  
心上做工夫正與干祿務外相反看來又須重二慎字闕疑始  
殆即是慎的意思寡氣寡悔全根慎上來此意宜曉○干祿只  
是此心未忘不要說大壞聞者聞善言見者見善行兼古今聞  
見是言行之資故欲多猶不敢持其多有疑而未信者便闕而

新言，上只要常空。至心  
空，故有知如無知。即大  
空，故無知而可知。以知  
若亦有以知之心則此  
中先填實而實則塞。則  
昏而裏是知。

干祿章。謂子恢為孝而有干  
祿之心。其于孝不純矣。子  
曰。孝之道。言行而已。言行而  
外。非孝也。多其聞矣。多則  
信者。常不敵其疑者。疑則聞  
而不言。其餘之不疑者。心  
慎言之。則言出而人心自潤。  
有不寡心乎。多其見矣。多則  
安者。常不敵其始者。始則聞  
之不行。其餘之無始者。六必  
慎行之。則行出而心自慤。  
有不寡心乎。言而寡心。行而

寡則聞修之至。雖無心得  
疑。在其中。無行以干為地。  
補制。皆然。不出吾心。以印  
云下。券切。則收天下。以證  
吾心。探而先。愧之。學。於。之  
心。遠對。千古之。至。發。執。兩  
有。亦。之。文章。是以。迄。對。一  
朝。之。君。臣。  
舉直章。謂襄公問曰。何為則  
民服。孔子對曰。苟在磨銼。全  
在身。錯上以之行。其賞罰下  
以之行。其是非者。也。誠于直  
者。舉之于諸。枉者。錯之。則。因  
是。無。混。淆。人情。元。復。壅。閉。不  
服。者。誰。守。若。舉。枉。錯。者。宜。用  
舍。則。直。民。且。有。心。非。而。卷。說  
音。非。則。服。之。君。若。民。服。之。下  
舉。錯。之。而。已。

不言有殆而未安者。便闕而不行。其餘無疑。終者。公不敷。終意  
于言。恣意于行。又從而慎之。慎不獨是謹慎。教地。真心。實意。去  
言與行也。總是要十分停當。意。但上慎字。是恐有餘。下慎字。是  
恐不足。慎則語無虛發。發無刺語。庶當宇宙公論。躬無妄動。動  
無疚惡。庶符方寸真心。縱有尤悔。為真也。言寡尤。行寡悔。勿專  
就慎。言行上說。連多聞闕疑。多見闕疑。意俱要透出。題意。方完。  
講此二句。要似過脉語。勿看實講。方妙。祿在其中。只是有得祿  
之理。即此是祿。只就落修時講。要學至君求。可以得祿。意無與。  
舉直章  
此章見王道本乎人情。舉錯合人情。便無乖戾。不服。故主慎。

也。公問曰。何為使有處置他服的意思。在公看服字。其淺故大  
子直說到服其心處。蓋直者。人心所欲。舉枉者。人心所不欲。錯合  
其所欲。故服。反其所欲。故不服。云服邊。怪直。即人之生也。自的  
直在心。體着諸衆也。不作虛字。有一小人。心之。以憾人心。故曰  
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人心。故曰錯諸直。詳義字。公要重  
季康章  
此章以感民之道。歸之於上。身不可徒責于民。使字。未之。以病  
康子。而其昧於所以使處。則康子之大病也。下能臨正。以使民  
敬者。孝慈正。以使民忠者。舉善教不能正。以使民勸者。公不是  
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精神全在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三則字○在不就容貌編莊說主心之效業言民敬公非的其

容而作爾之意我心無敢慢民誰敢慢也孝慈何以使民忠只

是一個真心相通蓋忠者盡心之謂孝慈是君盡君之真心忠

是民盡民之真心為君者上不欺其親下不欺其眾則為民者

亦不欺君不分感化上更切舉教必身舉而戶教一段旌別

陶鎔之意至懇至切有以獎成督責為事者勸勉真心勸獎

說不但避惡為善良心一撥便動并忘乎舉教矣

子奚章

此章是正家即是政不要說到家人感化上而以效言政公不

要執家國一理之說夫子分明是調定公以孝正家的音息請

中當重孝字○或人教夫子去為政以位言謂必居位而後可

以為政也此奚字與下奚字相應孝乎句是引起語出人道

政事今却以孝為言必有深意單出書云孝乎用此意惟孝二

句是書詞周公保釐東郊七年而沒成王命君陳繼之故稱其

孝友是亦三句即頂書詞而泛論其理是字指孝字說正與書

云孝乎句相應言能秉孝友之道以正一家之人則即此家庭

之中即是政事所在焉毛離東便是性中之民物仁讓愛敬便

是心上之經綸不載于政之名而載于政之實矣奚其為之政

言即此便是耳更有何者是個為政不泥定何必居位于托言

忘更有姪然

上命二卷

二五

補新旨德之曰德所謂正事

此也慈是所謂不刻制於

民也舉善而教不主亦不

相功于為善矣故君子慎而

以慎之者



是亦為政也。施字有字的。宜如此。此字不可作感化。言施字內有血心。言達之意。其為政而為字何。解能施就有政。不必為乃為政。

無信。董子曰：人心有通塞。而世途不與焉。故行身不行。在涉世之後。而可與不可。在眾念之間。夫人之可知者。精有此信耳。倘人而無信乎。精神言貌皆其是。披自以為可也。吾不知其可也。失其所。以聯屬人心之具也。譬之大車無軌。小車无軌。而可以自行乎。執人亦自完其真而已。植新旨。此信乃天地不貳之真。其元也。乃人生本來之命。

脈也。不可專在涉世運行。上論信則其所以為信者。淺矣。

補十世章全直。禮可以定天下之經。損益可以權此禮之步。損益字不可。因字對。謂因於其禮而損益之。卑三可知也。俱有損益。言無物因而可知。十世章講子振問曰。此以後十五之章。可前知乎。夫子曰。拾五者。規之禮而已。禮以維持天地而六。與天地相後始者也。繼要而王者。殷也。殷因于夏禮。至會通其間。微有所損益者。亦以易禮之貌。而非以易禮之精也。可考而知也。繼放而王者。周也。用因于殷。

附考昭公。允也。定公弟也。昭公為季氏所逐。斃于乾侯。定公即位。又後季氏之役。葬昭公于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夫子以為魯政不行。自家始矣。有閔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故以孝友。若成人。及為司寇。率構昭公墳域。而合諸墓。則初年不仕之意可知。

無信章

此章信字。不指言語。就真心說。人而無信人字。要點醒。而字極活。見人決無有無信者。萬一有之。此意宜別。不知其可。勿露行字。只渾融似詰問他。如何是好的意思。不是說不可以為人。亦不必說到不可行處。下面可發明不可。方總點出行字來。何以

行言無所憑。而彰也。須看以字。蓋車與牛馬交接處是軛。既入其人交接處是中心。設無此信。而車之無軛。既入不信。他方始望。礙難行。以就他無這實心。將把德。變去行。分明是直。指信為軛。軛當是。噤詞。不是喻詞。請向以。軛。字。指出無信不可行。意為妙。須知。夫子何故。以車之軛。比人之信。蓋軛。即車而具。非離車而有。信即人而具。非離人而有。車無軛。車之本來面目。已矣。惡乎行人無信。人之本來面目。已矣。惡乎可。夫子此言。直就人心之本。有者。提醒之也。不泛。以軛。為喻。十世章。此章。摠重禮字。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不外。

禮之變也。可考而知也。以往  
與未其或繼用而王者不  
斷。因循是而所損益以通其  
變者亦狹是。雖百世可知也。  
十五云乎哉。

補新吉夫子此時故損用之  
文益也。夏商之忠篤此大  
主意也。特繼用也。說得洋  
融昔之盛重而不返者。即  
為將來所裁減之端。其所以  
類廢而不振者。便為新主  
所增終之如。試思今日之所  
有餘者何在。則後日之所  
損者可知。試思今日之所  
足者何在。則後日之所益者  
可知。繼用非謂繼周而玉

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的做兩件。便隔天淵。細玩聖人語意。  
是假三代已往之迹。未出所因之理。一定不易者。非欲知將來  
常觀既往之謂。又須知禮所以維世也。要發得夫子維世之心。  
為妙。○子張所問。如國祚有脩短。時運有興衰之類。皆發所知  
之世。是王考易姓受命之世。○禮即五綱五常之禮。世數遷遷  
惟禮不易。照有損益。不過禮中之制度。文為隨時增減。正所以  
善其因也。如夏之禮殷則因之。因夏不許不就夏。損益使禮不  
悔以成殷之世道。而不失為因殷之禮。周則因之。因殷不得  
就殷。損益以禮不晦。以成周之世道。而永為可因。所以今皆可  
知其代二。不敢必之。詞繼指王者易姓言。勿就本朝相繼

可知。謂子孫又稱文武之  
烈。以行益夏商之意也。  
非其章。謂子曰。人生明明。列有  
義。幽則有鬼神。幽明誠偽  
寧有不當為而為。當為而不  
為者。非其當祭之鬼。而祭  
之。則虛殞心。勝非謂而何。又  
有見義之所在。而不為。是快  
儒途。巡蒲大無。漫蒙紫之氣  
無勇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又安有不當為而  
為。當為而不為者乎。  
補新吉。二節當以義字貫。君  
子於義之所不當為者。寧  
退而守。於義之所當為者。  
須進而圖。蓋守義方。幽無  
鬼責。赴義方。明死。人非。諂

非祭章

百世可知。句要看得好。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知。今此  
恒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亦  
如無定也。故曰。百世可知。此句正答十世可知之問。上四句只  
承承末之句耳。三個可知。兼因與損益看。  
此章一是不當為而為。二是當為而不為。然驗之天下之人。謂  
讀鬼神者。必不能專力于民義。二者每相因。故講此二節。要  
說得貫串。○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如季氏旅泰山。  
是也有越分意。此全是一點微福之心。故曰。諂。○義字說得  
如植天下之綱常。扶萬世之名分。皆是見字。須講得輕活。非真

此無勇總是不務民義而  
誦鬼神之也若無誦心  
者又去當大義若去奮于  
義者又不舉非禮之祀

夫而用天子之八佾以舞于  
家而之庭夫冠履之辨惟此  
倫數是可忍為也則何事不  
可忍為也吁此至人誅心之  
法也

補新直是可笑也何弄八佾  
言說不可忍推究其不執  
之大處言之非是此事忍  
而九十事皆忍又一說云  
這等大罪也容忍過了而  
不誅則後來的事將說不  
可容忍者此有血誓動魯  
君之意

知灼見之謂只是明白曉得如是為義乃退縮不為分明為義  
意牽滯不能決斷的念頭故曰無勇誦主心生于非字勇主氣  
生于見字俱是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

八佾章

此章見名分之當正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始于一念之忍耳  
故夫子以忍字誅其心○謂者記事之詞佾是舞者之班舞所  
以節八音宣八風故天子八佾季氏為大夫乃舞八佾于家廟  
之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于庭則廟制已備矣講此句書全  
要蕪季氏所以儲樂意思出是字指儲八佾忍若恬然安意之  
謂凡人干名犯分非惟法所不容義所不敢其心必有剛然不

三家章詩歌雍以徹俎天子  
之祭所以告成禮也三家者  
亦歌雍以徹天子不涉別致  
訊但接詩詞以朝之曰詩云  
相維辟公天子穆之義則有  
承不也公三家之堂亦即辟  
公之相穆之之主在承則何  
取于此義而歌之也恐祖父  
有司不敏而此音矣

三家章

補新直夫子只把雍詩上兩  
句來說三家何所取其祝  
史陳詞大是元味首註三  
家者便見是家也非堂也  
末句堂字正相照所引雍  
詩只提出天子二字極重  
然天子語氣中不可無說  
也王家之堂非天子堂大  
夫陪臣等宗俱不可說出

此章是攻其心之蔽也重一取字見得無論儲藉有罪即論詩  
之取義必與時事不協蓋雍詩乃武王祭文王之樂歌故周家  
祭祀廟畢則歌此詩以徹俎豆告成禮也三家大夫耳祭都宮  
而歌采蘋宜也乃公歌雍以徹則不惟越分而亦悖義甚矣故  
夫子摘雍詩之詞以譏之相維之句見宗廟之中助祭者諸侯  
主祭者天子故有取于相維辟公天子穆之義今三家之堂  
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之乎吾不知祝史何據而

亦他切語意

不仁章論子曰禮樂因人  
而生人心載禮樂而出非仁  
不能行也如有如人而不仁  
則秩序之精已亡即日取度  
而習之其與禮之進敬原  
不相入也如禮何人而不仁  
則元和之脉已斷即日取鍾  
鼓而奏之其身樂之和平又  
不相入也如樂何吁夫子斯  
言其記禮樂者切矣  
補新言仁是人生來一點本  
心先至特自心精神發  
聚於前文彩的嘆做樂耳  
流動活潑的嘆做樂耳  
心安見幸禮樂如禮樂何  
說足襲取于外不得也不  
必說到玉帛鐘鼓心六亦

不先不為之用

補林放章全言林放之問亦  
慨當時之奢也夫于謂當  
此奢靡糾鏡之去而能揭  
出一儉字為本題不必言  
夏言器而先惟可視其大  
之也正謂本朝于言道人  
心者大也

林放章

林放章論林放問禮之本所  
問也不法且等能勸勿欲  
雅道故夫子之曰大哉問  
請于子言本不之重來生  
請而涉約素疏看則與其  
而于文卑儉可也以其  
言之与治其節文而易也  
有威且同誠可以入儉可以  
中其所以為本矣

陳詞恐歌之者有逆詞當之者有愧色也冷語說着方得真取  
口氣若明說出主祭是大夫助祭是陪臣反不像譏意了合上  
章總是維魯經世大議論

不仁章

此章見用禮樂者不當強爭禮樂之欠貴在能探禮之本而  
把仁字說得重意思便好發了仁字當從游註主心言禮樂只  
在心上說如一言一動合于甲和者皆是不作制度整齊着欲  
發如禮何如樂何只在道中流出與襲取于外上體認蓋禮樂  
由人心而生仁是人心之天理惟心上天理渾然則自其心精  
之嚴肅處流出便謂之禮自其心精之共暢處流出之謂之樂

禮樂雖在外面却全是一段直精神發見若人而不仁則此心  
放縱而不嚴肅乖忤而不和暢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的不  
是道中流出的其奈禮樂何哉

林放章

此章見維禮者當以儉救世之意周衰文勝只認繁縟為禮林  
放問禮之本是點浮崇雅返饒還淳的机括正與夫子道先進  
之意相默契○大哉處要得此問不止係女一言而開世風之  
升降不止士君子之佩服而便為朝廷縉紳之一箴也豈不大  
哉不專贊林放註得禮之本一段不必用○末節指禮之本以  
告之禮字包得廣喪禮乃其中一端不可平對儉威要在真心

論語曰夫子于道波靡也  
指出一點未泯之真心  
論禮之本即先王有作  
也禮起上故禮亦在感  
心起上禮亦在感心  
乃至意切的話語  
的議論玩與其字字有  
無限感慨若作不得此推  
不恰則則是權宜之說非  
原本之論決不如此  
發伏重讀子曰中國所以異  
于夷狄者以禮義素明名分  
尊卑也自今觀之夷狄而且  
有君不知諸夏之禮亂也  
如名臣操威福並名分而盡  
棄之也可勝嘆哉  
補新道與之有君亦特  
一

上說儉非鐵音乃樸實悃誠之意戚非哀毀乃哀痛慘迫之意  
儉感直指禮之本說二字字全要發透取儉還本之意非不得  
已權取之詞蓋先王制禮原本人心一念真意不容已處制出  
來儉乃人心之率真處即此真心所在便是歸根之脉太始無  
色之禮舍此更無適于禮之路非禮之本而何然儉字著人心  
說還未見其顯故又揭出喪禮中一戚字正是人心一點率真  
而不容已者人能于喪禮中而認取這一點哀戚的真心則斯  
禮之大經已握在心源則是感真喪禮之本也謂之曰禮與其  
訖禮斷之引夫子自斷也人心原喜間惡煩喜真惡歸故好禮  
土鼓類此累裡可以得儉戚之真

時之七亦天地一大厄塞  
而人心之茫味耳要之萬  
占之綱常自不亡聖人特  
為一時諸夏之人心撥醒  
之此見聖人不牛以中國  
比夷狄意亦見聖人不忍  
顯言中國亡君意  
泰山章請泰山界在魯封惟  
曾君所以祭之以季氏而將  
旅泰山借竊可勝道哉天子  
謂冉有曰文仕于季氏之家  
獨不能抹上其過與冉有曰  
季氏責神之心方懺諫之  
意必疎不能抹也子曰女既  
不抹則季氏之旅必矣意謂  
泰山之享其祭乎嗚呼曾君  
泰山等神而享非禮之祭不  
知禮之本之休于為季

東狄章  
此章為下僭上者發舉矣狄以其諸夏之僭亂不是取夷狄意  
有君者且知有君也只是真其號令約束不敢違畔之意不可  
說太高君字只是部落之酋長也若有而若亡也有亡二字  
俱就心裏說心知有君便是有心不知有君便是亡字不必  
添君字此夫子不忍顯言處不可太抑不  
泰山章  
此章夫子暗季氏之僭祭因求不能救而自嘆以諷之也國之  
大禮莫重于祀封內名山君實主之季氏旅泰山是悍然欲主  
其山川越分其矣旅者將欲旅之也救不徒諫諍之謂是開悟

氏語亦可以止矣

補新章九祭祝史世帛為未

精神意氣為本以大夫旅  
泰山精神意氣已身山靈  
不相接是死其本矣泰山  
豈據其末而歆之乎林放  
尚知禮之有本泰山必不  
是射求不能勝而夫子代  
家決不全季氏至此

無爭章子曰今天下競

于爭矣乃若君子持元覽之  
風以法也備不平之境以煉  
心其无所爭乎求其况爭之  
實必也于射微之乎蓋射以  
中者分勝負者也然方其將  
射之時也又揖讓而飲程能  
則禮廢其先進止則尊居其  
後則操子挾矢原是角勝之  
場而心志直体卒當及求之  
念其爭也君子而不可謂之  
爭矣

補新章不說君子不爭而說  
君子無所爭言視天下皆  
我揖讓之境有何勝負賢  
否之比較蓋無爭之所也  
把天下榮辱界搃看做  
射之場把天下得失勝負  
世情搃看射之事把爭留  
節制節的道理搃看做射之  
讓行于射而射無爭也  
射之讓行于射而射無爭也

補新章今直時天下心給  
由

其心匡正其失而中輒其事如人入死地救而生之也不能非  
不能諫謂季氏立意已決而不可止也曾謂句要享泰山不可  
抑林放重在神不享非禮發季氏之自止決不可活學林放  
較量凡祭牲帛為末名分為本季氏以大夫而旅泰山則名分  
既與泰山不相屬已無其本矣泰山豈據其末而歆之乎林放  
尚知禮之有本泰山必不享無木之祭如此說方與林放泰山  
相闕着

無爭章

此章夫子風天下以讓也首句須重發下把射之有爭而無爭  
以見其一無所爭也無所爭要講得細宜就心體上說此心中

未忘了屈伸勝負稍起計較便謂之爭存心體上洞然無  
我無人非特不欲爭原自無所爭也字不其放過也也射學不  
是說惟于射而後有爭只言何漫見他無爭必也于射而見之  
乎射以較賢不賢序侮不侮六是有似于爭處然較賢射而  
升堂既射而後位射畢而飲脯皆以揖讓之心行之讓則不爭  
矣處爭之地而絕無爭之迹斯其爭也依舊是却無而爭的君  
子則信乎君子無所爭也而君子正相照應勿又生出一君子  
之爭來升下飲三項俱以揖讓貫

巧笑章

此章是聖賢重質之心特借詩以發明其旨只重礼上不重詩

上論三卷

之意已深而夫子素素之意獨切以商為落子正謂其所以落天下也

其所以落天下也  
可矣重說子夏厭世之造于  
之他借詩以問曰巧矣情亦  
美自助乎有此美質則亦純  
任天然可矣又云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子曰繪飾之事皆  
淺于素所貴者素也非絢也  
子夏因有悟曰有是哉素為  
先而繪為後也然則禮亦其  
後者乎子曰後素之通于禮  
後也子有此意而未之撰也  
商一言若和吾秉起于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合聖賢  
之論觀之總之不貴之意耳  
補新直素之為其真也禮  
可為而素不可為故曰禮

為絢一爾情時是生來本  
質之文所謂本來面目也  
至素以為絢則一洗于為  
便失本來夫子恐人泥此  
句而混了文質之等故刪  
之釋之云繪事後素言繪  
持素後之加飾其何貴乎  
繪為子夏遂悟今之禮文  
亦是這個樣子在而後者  
此意夫子然寓于刪詩之  
中不意子夏起之故曰可  
與言詩

夏禮禮謂子曰禮自夏殷以  
來皆可傳而不可廢者夏禮  
吾能言之無亦夏之后祀不  
三徽而據也故禮吾能言之  
無亦殷之故宋不足微而據

論語集注卷之四

詩人言以情為巧以野為美視猶之以素地為采色是說生  
質自美不用鉛華即質素便可當絢爛了子夏單問素以為絢  
一句專疑一為字蓋錯認將素來加絢也詳味子夏此問即有  
重素之意若曰太素而當獨存絢飾所不必尚只素自好何消  
又加粧飾似詩人反重絢了註中及謂二字可玩○夫子以繪  
事解絢字以繪事後素解素以為絢句繪事後素要得輕繪的  
意思言這此深繪之事豈得與素並乃後于素而主其施者也  
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乃言先後之序也可  
見天地間太素為根便所當先其餘皆受和受采者耳○禮字  
指儀文言如升降揖遜之類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言這等

看起來世間無數稠疊之事皆後來增飾而非其初也  
信字夫子平日願從先進他說繪事後素時太寓此意但引而  
未發得子夏一言不覺十分快暢故曰起子非發夫子所未知  
謂發夫子所未言不發發夫子所未言併先王制禮之精意  
能發之于千載晦昧之後也可與言詩與子貢不同子貢重在  
觸類此重在深得於詩蓋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而深探其旨  
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素絢之味悟到禮後上便深  
得其正人心維世之旨矣何詩不可與言哉

夏禮章

此章是夫子欲監二代以維周之文勝意周禮原監夏殷之制

上論三卷

也此其故何也則文獻不足

也易世之編既既既決于掌

故宿儒之傳習又凋謝于風

移即吾教以能言者言之人

且以為載之何典識之何人

使文獻若是則吾能微之矣

可勝惜哉

補新直祀宋之後風會日淺

文獻俱不足然夫子曰吾

能言之也吾言固得之遠

書遺人中未者即文獻也

如求二代之札于祀宋彼

之文獻皆不足徵如求是

徵乎則吾之所言能微之

矣夫子之意蓋謂世不必

徵是教于淵流之文獻只

徵于吾言則周初二代之

之遺教猶可追而復也此

斷自三個吾能字看出文

武有權禮故曰監夫子只

是曰言存禮故曰徵即

垂那監之意也

既灌章禮莫重于禘而魯

何以用禘也夫子為微言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所習之禮

文所陳之禮芻蕘已昭彰于

耳目吾不欲觀之矣象人方

修為盛典而吾亦惘乎有餘

天下雖不淺見先周之忠質然能言忠質之意則先周一脉尚

存關係不小此聖人維世大意思但夫子口氣似未可說出周

字○禮指制度文為言吾能言不是言舊套子是講明忠質之

美意以示人要天下信淺而見之行事耳言字主示人說蓋人

情喜友而厭忠質故必須有個證據方肯信奈祀小而論于夷

宋伯而流于弱皆不足以徵吾言無徵其誰信之文是典籍所

以載禮獻是賢人所識禮文獻要看得廣濶禹謨湯盤萬古

在人耳目益微伊傳百世可以神交只是人心無一段思渾慕

朴之念便乃仍其殘闕遺佚而不惜所以不足所以無徵故字

要挑出不足是非全無但故典散亡老成凋謝存十一於千百

耳吾字對夏殷說微字即本身徵民之謂非全靠文獻要講得

深夫子此處明是欲定禮樂以為萬世則欲人人還雅意也永

信吾言也作文要詩夫子無限感慨情懷方妙

既灌章

此章是夫子傷魯祭之失禘者帝也王札也本不當用之魯夫

子原不足他但宗因之非有難于直斥只借不欲觀三字以嘆

傷之禘字畧斷帶過湯入王者之大祭灌者用圭璋酌鬯酒以

降神乃祭最初一看則觀禘之禮者正自灌以往而觀之也須

知未灌以前無幾許時札事未舉未可指見得失既灌而往則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享獻送行二致送奏饗儀文雖隆而于報本追遠之義未如其

上論三卷

三十一



乃是說不欲觀知夫子之  
而不欲觀則其所欲觀者  
有在矣此景可深思既瞻  
而往此一往也可說往而  
與神交乎可見往而與神  
宜乎吾正欲觀礼于廟而  
廟中若此吾不欲觀之矣

問禘蓋講周之禘也華于有  
天下之後而行于有天下之  
人此其說可參天下現者魯  
亦有禘此何說哉然不王不  
禘夫子繼于顯然故于或人  
之問而答之曰不知也知其  
說者可會天下之精神以乎  
社考即可會祖考之精神以  
乎天下之于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夫子此時自指其掌  
所謂亦諸斯者亦此而已夫

知禘之易于天下禘豈易  
知乎哉意夫子言及天下蓋  
以禘為天下談也意自見矣  
補新言曾閔公二年禘于在  
公禘之借自閔也借公三  
十一年四卜知之借自  
信也原非成王之賜伯禽  
而然者處若明說出來  
則莊禘之罪何所辭于天  
下而天下且稱不用周礼  
矣且將謂周礼皆可假借  
之物矣夫子於此不能革  
魯之禘以還之周惟默存  
周之禘以寓之魯故對或  
人云知其說者之于天下  
也提出天下二字分明謂  
禘乃有天下者之事也知  
得此說則必遷魯革弊淺

如何揆之吾心誠有不欲觀者在也蓋入吾之目而已感吾之  
衷戚吾之衷不如其不入吾之目也不欲二字語氣極厚而不  
可露出魯祭非禮意又不可只在誠意上說要得其欲言不言  
隱然太息意方妙

問禘章

此章夫子重言禘諱魯禘之失也要重蕪不知之有禘者祭始  
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若論仁孝之意有何難知第不  
王不禘魯事已非或人定其說即司敗問昭公知禮之意夫  
子若諱魯若不諱魯豈曰不知也此句含得無限隱諷意思要  
說得渾融註意勿入只閑說立始祖之廟而行以五年蓋必  
有所當立者惟始祖之出而配以始祖蓋必有所當推者意思  
深遠吾不知也知其說知字不作閒見粗淺看精誠嘿合仁孝  
精神與享親之念渾洽便是說字深看禮文禮器之外口氣  
只閑說要切禘字義方妙不宜泛說且即要提出天下字如  
云先王有天下而制禘後王有天下而行禘崇其所自始推其  
所自出其中必有說奈無有知之者若有能知得此說則于  
天下的道理皆昭示于斯禘之內分明謂禘乃關於天下之事  
也之于天下不作治天下只還他一於字講此二句須重禘礼  
之大上蕪意不重在為治上若細說出個治天下所以易虞便  
失本旨夫子說到禘之於天下而忽指其掌若曰知禘之義以

知禘之易于天下禘豈易  
知乎哉意夫子言及天下蓋  
以禘為天下談也意自見矣  
補新言曾閔公二年禘于在  
公禘之借自閔也借公三  
十一年四卜知之借自  
信也原非成王之賜伯禽  
而然者處若明說出來  
則莊禘之罪何所辭于天  
下而天下且稱不用周礼  
矣且將謂周礼皆可假借  
之物矣夫子於此不能革  
魯之禘以還之周惟默存  
周之禘以寓之魯故對或  
人云知其說者之于天下  
也提出天下二字分明謂  
禘乃有天下者之事也知  
得此說則必遷魯革弊淺

知禘之易于天下禘豈易  
知乎哉意夫子言及天下蓋  
以禘為天下談也意自見矣  
補新言曾閔公二年禘于在  
公禘之借自閔也借公三  
十一年四卜知之借自  
信也原非成王之賜伯禽  
而然者處若明說出來  
則莊禘之罪何所辭于天  
下而天下且稱不用周礼  
矣且將謂周礼皆可假借  
之物矣夫子於此不能革  
魯之禘以還之周惟默存  
周之禘以寓之魯故對或  
人云知其說者之于天下  
也提出天下二字分明謂  
禘乃有天下者之事也知  
得此說則必遷魯革弊淺

周公之武制之舊而注  
能天明于天下亦何難于  
天下之治但此意宜軍  
不甚露

祭如在章謹門人記夫子祭  
祀之誠意曰凡祭者所以與  
神明之守也惟嚮之而後能  
享則如在之心是也子于家  
廟之祭如親之在而音容與  
接焉其祭神也如神之在而  
時響可應焉然惟是如在之  
心固以與祭而加格又豈以  
不與祭而或忘又嘗觀其言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其不  
與祭也貌雖隔而神已親其  
為不祭也思無旁而心愈勤  
與之皆如在之心哉  
補新章曰心恍神之我臨曰

在我心而親臨于神曰  
與神如在以吾之所與為  
在耳下即吾字蓋不可忽  
方祭之初曰我將我享及  
祭之後曰饗于祐子蓋以  
存吾在也存吾在斯如在  
媚與章謹王孫賈欲借夫子  
以為重也而諷之以媚已問  
曰殆云其媚于與寧媚于  
與夫與寧也寧卑也而傾謂  
媚與不如媚寧者豈權之耶  
在臨賈不伸而權所不在雖  
貴必謙也用此者宜知所行  
媚矣夫子直折之曰媚與不  
如媚寧此說不與與寧之上  
不有天乎人焉養罪于天  
必殛之勿論乃者親親之無  
術即傍者亦迎合之無門無

運量天下則天下的大把柄即在此掌握中矣或人如悟得指  
掌的意思則不言禘而禘自見矣不是猶在掌上易見易運之  
說註理明誠格不是夫子口中語不必用

祭如在章

此章上記事下記言極見夫子祭祀之誠○兩個如在不重根  
神來格只重在心上形出聖心注處便是鬼神如者吾如在者  
吾在吾有孝心在故先祖在也吾有敬心在故百神在也二如  
字是門人形容夫子的誠意夫子不自知也○祭者以吾心  
之精神交鬼神也若不與祭則精神不屬便無鬼神何祭之有  
此是孔子假設之詞謂禮意不及雖有禮文與不祭等耳不至

媚與章

認實說最妙是個吾字神附于心盡于吾故精氣即有而念爾  
即無曰與不但身親上須心注如禘之既灌豈非與而無與哉  
此章是聖人折媚之說而以天惕其心也兩節口氣中俱勿露  
正意賈以與與君以寵自况緊要在一媚字重寵一邊何謂也  
非詰問之詞乃諷孔子口氣意謂與尊矣而何反不當媚意者  
吉凶之權非所操取寵卑矣而何反當媚意者禍福之柄乃所  
執耶吾想人之意決非無因而發夫子以為何如○不然者不  
然其媚與媚寵之言天還是上天但究所以為天則理而已夫  
子把天字壓倒他言這與寵卑豈直不談去媚他至尊莫如

下而見也然則媚亦何益  
之有

補新言

都奸雄據要津每  
自張多欲天猶子要子既  
以樹紳場電者也而曹漢  
自族子寬一國而兩寬鳥  
元氣不我焦乎聖人肯爛  
額以赴之也權臣既視人  
主固是獲罪于天如士君  
子附權臣以求進用于人  
主亦是獲罪于天但夫子  
口氣渾、兩意不可指出

周監章

此天子之先進意  
也曰我周之開國也監視夏  
商二代之禮而折衷之天地  
渾靡之氣適值開明典章制  
度之規一時大倫蓋郁、乎  
文武君生為周人惟周之

補新言看起頭一周字見周  
非尚文之周也乃監一代  
以成其周之文也故曰古  
世周、字正映起頭加周  
字見人不要錯認了周而  
以為文勝也從周之說子  
思引于中庸意重在時王  
不可信乃夫子言于此慶  
則重在先進而當導領要  
識得聖人視未俗歸古道  
之意

子入章諸君有太廟非禮也  
夫子欲進之久矣乃人而助  
祭每事必問不惟在廟言廟  
可以進作者之精意說禮制  
一明公體操者深推而不自  
安耳其人不知而說之曰

論三卷

天假如人而獲罪于天果能媚于無靈所能禱而免乎這時與

靈便不昧尸其權了安在其為足媚也全要羨與靈不足恃意  
獲罪字不應推開就生平說只宜就媚上說出來凡人終生一  
媚心起念即不可與天知即是獲罪於天了無所禱不必說到  
禍福上去就如逆理天所不容的話頭必須無愧無怍正之無  
求則冥、昭、無不可與天知矣此是折倒大奸雄夫議論處

周監章

此章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視文勝之弊只好其諒周監  
二代只照註視二代之札而損益之講勿用忠質字面玩一監  
字便去有鑒鏡意在而因章損益必歸到盡善盡美非加增添飾

之謂節、乎文是贊詞不重文字亦莫估忠質以相形大意謂  
二代此辭積未炳之章上此畫倫後之人更無容增飾更無容  
粉藻善須會此意發揮從周非從今日之文從其監二代之文  
也須無帶二代說方合書脉若單就從周上說便不得竅

太廟章

此章主聖人維禮說太廟二字宜重看見是大禮之所在夫子  
雖俎豆嘗聞然但得之於紀載傳聞而未得之於躬親目擊是  
以入廟之時逐件探討逐事考挾固其真心不能自己上致與  
斯人共明乎斯禮也或人議夫子之不知而問未嘗不是但謂  
不知而問之非禮則誤矣夫子不辨禮之知與不知只辨禮之

謂射之子知礼乎入太廟  
無事問天子方以問礼寓棟  
礼之意或人及以不知礼而  
晦問礼之心則天子不得  
為礼辨也故問之曰是礼也  
蓋至是而天子明礼之心蓋  
切矣

補新音音緒非礼夫子之問

正欲使人知廟祀之礼至  
重每事不可一毫苟且此  
非礼而何故明之曰是礼  
也正表明問意也非徒因  
或人之譏而自解也礼有  
不得究者我之問者是  
心礼有不博不詳者我之  
每事問是也

主皮章議子曰鄉射礼文有  
曰射不主皮夫皮為射設也

礼何以稱不主皮也蓋為射  
以明德人之力強與弱不同  
利一主皮則有德而無力者  
拙矣古人尚德不尚力道固  
如此而今則不可復睹矣  
補新音力定于生不可強而  
同德修于人則可學而合  
先王不以不可同者強天  
下正欲以其所可學者示  
天下哉武于不武兼天下  
和平之休者正于一射寓  
其意凡上人所主决有所  
為而上人所為天下遂因  
以為主看此章主字為字  
則古之道句自上之以此  
道立教言非蔡指民間習  
尚也此感為主且教者言  
德力異尚即王伯介途之

是與不是意若曰廟中之問則廟中之事也廟中之事則廟中  
之禮也吾於斯禮惟欲與天下共求其是而已分明欲以已之  
是救人之非特聖人語意自渾不必說將昏而祭跛踣而臨故  
設問以傲之也不必說敬謹之至雖知亦問蓋入廟言廟正合  
便言原不着分毫意思

主皮章

此章夫子援古以黜力而于射寄慨最重古之道三字射是鄉  
射鄉射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主字宜  
玩非以貫革為不可但不專主于此耳為力不同科是夫子解  
禮之意言礼所以不主皮者何為也為力之不可強而同也亦

但弱與強異即強之中以論強弱之中以論弱亦有不同  
者如何可貫革為例為力不應薄德字而德字直于道字尚義  
出蓋古者群士于鄉而教之射尚德不尚力故用此道古字送  
說不必指定周初當時人尚戰爭有武射無復鄉射所以貫革  
非謂今人之鄉射主于貫革也作文只講古道而傷今意束後  
畧帶

附考射有禮射有武射禮射即鄉射也鄉射有三曰大射賓  
射燕射此所云射乃是大射蓋畫布為正賓射燕射之候棲  
皮為鳩大射之候皮革也至皮故知其為大射武王散軍郊  
射即大射也

告朔禮記

告朔禮記 諸侯每月必告朔

蓋尊親之大禮也魯已不告朔而有司猶誅供餼羊子貢欲去之蓋亦憤激之詞耳子曰子之欲去羊也無乃愛一羊而以羊存為無益乎若取則以羊非羊也即禮之所寄以不限也見羊即見禮而思去乎此我愛禮意也呼聖賢同一為禮而天子之意深遠矣

補新旨天子以政朔頒行于

天下諸侯若朔而不告則諸侯各自專擅是不稟正朔不復知有天子此亦正者迹想之一微也魯稱秉禮之國猶然不知周天子

告朔章

此章子貢去羊傷禮亡也夫子愛禮幸羊存也摠見聖賢同是維禮之思○告朔之禮所以稟周天王之正朔也當時魯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是告朔之名猶存告朔之名猶存是魯之君臣猶未敢顯然蔑典禮怠正朔之意子貢欲去意謂事貴核實今既無告朔之實則有司供羊不過具虛文脩故事而已何若併此羊去之分明具有灑率誠但未悟得羊去而禮亡矣○夫子意思謂存羊即存禮去羊即去禮子但以羊視羊即以羊而粗言之也吾却以禮視羊即其羊而精言之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禮不重猶可復意蓋白文札字不指大行之禮

如此其何以示天下夫子愛禮之意愛魯也愛周也乃所以愛天下也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羊所以寄禮留之則其禮也去之則其羊也兩其字可玩

禮禮童謹子曰君臣之分等子天地事君者周旋曲折無不盡禮亦臣子所當然耳而人習于禮上不以為盡禮反以為誦也可慨夫

補新旨蓋禮者亦盡此心耳此心不明而此禮因不明將以失禮者為不誦乎

即是今日有司供羊就是亡於禮者之禮蓋惟尊親之意尚未眠於人心是以月以供羊羊之供即此禮猶有僅存之一脉也愛其羊不是愛物的愛字只是惜也惜其禮又不是愛惜傷惜只是不忍廢了他

盡禮章

附敘天子命頒曆朔于邦國諸侯歲之祖廟每月朔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是生牲

此章夫子將禮字喚醒時人不可用傷特語本及無我字不必用出禮字要看得好冠履尊卑人心到此不能不怒若有心發

謂君何甚哉人言可畏也  
天以爲詭也此人是何人  
獨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  
人臣子且不畏禮而畏人

定公章請定公之時下凌上  
替事使兩失其道矣至是而  
問君使臣事君其道如之  
何孔子對曰事使有經在盡  
其所以而已君之使臣不送  
以勢使也使之以禮而寵遇  
無敢苟焉臣之事君不送以  
逆事也事之以忠而豈敢無  
敢故焉事使各盡其道而泰  
六之道成矣

以禮自持使非禮盡字須別禮自有個準則盡禮者如其準則  
而止不可增減之謂不是十分完盡之意不可用無過不及  
貼講諂字與他處諂字不同蓋天理做出爲盡禮已意做  
出即諂有微寵意非側媚也講此題須將禮與諂字兩邊對  
較得盡禮非諂意出併插一段堪慨嘆情景乃佳

定公章

此章要換各欲自盡意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便有明良之想  
禮忠都在自身上說本此心之不苟者出之而使浮體即禮  
本此心之不欺者出之而事竭誠即忠使不是後使只作馭  
使看禮不指禮教凡待之誠養之厚任用之專履置之當一切

以禮法如此方盡禮字之  
義陳言以忠告効方以忠  
勇臨難以忠義如此方盡  
忠字之義君若爲求忠之  
故而盡禮即非禮臣若爲  
報禮之故而效忠即非忠  
禮者體也端體爲禮忠者  
衷也行衷爲忠

多而性情之用爲急然無如  
關雎之爲正矣閑雅之詩爲  
文王得后妃作也其既得也  
鐘鼓琴瑟之樂與矣然宮中  
有游嬉天下有世儀即與也  
何至于淫露寐反側之歌哀  
矣然君子無好述乾坤無配  
偶即哀也何至于傷蓋其性  
情洽者其聲音亦不乘宜他

浮體皆是禮非優臣所以盡吾心也忠非事君所以不自欺也  
至於禮便可以作忠盡忠可以報禮六是餘意○一說定公力  
大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注故欲教  
之以忠講禮忠二字欲就嚴名分消借逆上說六是

此章是闡揚聖世之德不重詩人情性之正要把一德字爲首  
脈關雎是宮人爲文王得后妃而作哀樂即宮人哀樂關雎之  
詩于后妃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后妃未得則有寤寐反側  
之憂然却在后妃之德上起見不在情慾上起見故不淫且傷  
也不淫不傷在發竅處言不在末流處言註雖深與盛字勿用

詩之可及我

補新書聖人想見周家太和

其哀樂之情發皆中節即  
前為和為達道即可達  
于國都四境而開王化之  
首天子稱之意在此非  
徒表信人情性之正而已

問社章講哀公問立社之意  
于宰我宰我對曰社之制雖  
同而所植則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其用栗  
之意亦曰使民戰栗耳夫三  
家強橫惟禮可以已之若以  
刑戮樹威適以滋亂而不可  
訓也故夫子聞而責之曰有  
是哉子之輕議社也事已成  
矣不必說之以說為無益也

問社章

此章見宗社之長計在德不在威魯中自葉三家強公室弱哀  
公問社之意亦有感慨時事宗社夷陵的念頭戰栗之對蓋勸  
之斷也其言松柏者為周人之栗而發其言栗者為使民戰栗  
而發松柏只稍帶正意全在使民句但三家之僭惟禮可以制  
之哀公中主而欲懼之以威速禍而已故夫子責其失言謂其  
不揣時勢也成遂既往三年看勿以既往摠上二項須說責  
宰子意繳在未事已就為成勢必成為遂成之以為往說謂陳  
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答謂指其愆在不說以說之無益也下  
二句做此言外見得三家替勢已成遂矣魯君假借之失上既

事既成矣不必諫之以諫為  
無益也事既往矣不必咎之  
以咎為無益也論社之對亦  
成也遂也既往也于子必何  
責哉子當植之于後矣

補新書振弱之道在脩德不  
在脩兵而扶魯之策在竊  
臣不在威民倘哀公用宰  
我之言而殘民以逞則元  
氣益削魯者愈不可為皆  
此一語之也夫子責之益  
惜其言之已出不可收耳  
魯事雖靡臣下無戰栗耳  
然皆足成事遂事而既往  
者其諫說咎之無益也不  
若諫論正理以為潛德之  
計此聖人言外之意是魯  
國事中之理

論語精義卷四書序

上論三卷

生矣到此則無可奈何雖欲救正亦無可施了然則未事之生  
惡可忽畧而不知謹哉作文須得逆流難挽痛惜感憤口氣○  
一說公時臺社災故以社問似有欲修省而保宗社意宰我反  
說要殘民了夫子恐公誤聽而徒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  
益不可為故責之去云蓋深悲其言之已出不可復救也  
附攷萬物生乎土立社以祀土神為民祈報也為民者立社  
之本意三代之社以王杜言不以天下言註樹土所宜木夏  
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曰以為王者樹為  
社主使神依也然此是朱子所斷正意勿入宰我口氣按甘  
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管子曰管子之器小也以其局量不弘而注動易盡耳或人不知而曰管子之器小無乃侈乎子曰侈者必為天下之財用管子有三歸之臺以明得意官事不極以設專官若此其奢也與詩論或曰管子既非侈矣然則管子知礼乎曰知礼者不為天下正名分乃知君與塞門管子亦極塞門之設管子亦有反玷其僭如此管子而知礼則天下孰非知礼之人乎蓋仲即倫猶無解于器小而况乎其奢也仲即知礼亦無解于器小而况

屬陽石屬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不用命則戮之于社

器小章

此章小管仲以明相度不可不弘是亦尊王賤伯之意器小二字已盡仲之一生奢而僭禮皆由器小做來孔子只是因問而答非直以此証器小但按此二事上看必見他器小處奢者器小易盈僭者器小易溢須會此意講○器是人品定局無所受而施言中所容不多即施出來必易竭仲之局量只容受此小伯術故只做得此小伯功故曰器小註局量以在中容受言規模以外邊造說言王霸學作文勿明用出為妙○或人疑管仲之為儉意儉約者少潤大不知其高則費廣是不儉于室官衣

乎其儉也吾于仲無取矣

補新直君子不器心體之化也君子大器心體之宏也

小器者只是不能涵養此心體故其偏私耳仲無正心誠意之學故功成後驕氣生一切越分踰禮不復自知也堯舜之度量胸襟直看天大的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必如此方謂之大器彼其最初發念以為富強原無帝王之心體故功成後皆是富強氣象臺官玷屏之說俱富強樣于也

子語管仲夫子有意于正樂故語魯太師樂曰自新聲代

而樂若大其傳也然而首

則標多是不儉于國仲即儉無解于器小而况幾于器小

二句只照題面空做未句方說他奢○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意碩大體者弗吝吝不知去樹塞門則僭候禮于屏亦有反玷則僭候禮于燕會仲即知禮無解于器小而况幾于僭乎管子而知禮二句只是見其不知禮作文只講管子僭禮為不知禮而本題只作我語須知管子功高福厚三歸備官勢所必至非好侈也塞門反玷當時仲為盟主故設以待諸侯仲亦知此非可僭但置之大夫家則看禮不遠處

語樂章

此章夫子自衛反魯有意正樂適師執在官之初故告之如此

上論三卷



始作也。氣音分曹而不分。奏  
始命如也。及其變而出之。且  
共調而不異。何難。且其變  
如也。且其變而不奸。何難。  
鳥其激如也。且其變相屬  
而不乖。何難。鳥其變如也。  
自一成而九成。以是而樂終  
矣。所謂可知者。如此。曾大師  
尚亦有意耶。

補註。此是夫子所為正樂  
也。處始作而禽殘缺者。已補  
也。使之而徒。職釋以成。太  
次者。已序也。所云可知者。  
本人心之太和。以調之于  
樂。收太樂之宗旨。以想像  
于。心其始終。條理。即奏之  
妙。須細心會候而得之也。

中間數個如字。乃是心想  
得其樂中景象。正在此較  
如字上。見其可知。清明象  
天廣。大象地周旋。象風雨  
始。終。象四時。象字。即如字  
之例。此是夫子具有個大  
成在胸中。故能說出光景。  
封人章。講義。封人吏隱者。夫  
子至衛而請見。曰。九四方君  
子。游仕者之至于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今且藉此。一望  
夫子之顏色乎。淺者為之介  
紹。而見之。出而嘆曰。二三子  
何患于夫子之失位乎。使天  
不生夫子之德。或夫子不值  
乘龍之時。造化未可知也。今  
天下之無道也。夫矣。天始將  
以天子為不擇而行其教于

要看如字以字。乃聖人在聲音節奏上想像作樂之妙。以起人  
心之知樂也。樂其可知。常說云。樂有可知之理。看來不可字  
字說個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蓋樂由心生。故整  
音節奏。皆精神心術所流貫。直透人心上。會悟方得。優柔平仲  
之妙。故云可知。玩一其字。還是勉大師以知樂。下舉俞純嘏。釋  
正示以可知處。若說出掌故。猶存則大師已知。至曰元聲在天  
地。是字虛無據之說。俞如舊說八音。發作。看來太淺無味。還  
當就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翕聚。無浮散不攝之病。泛放  
也。愈作愈暢時。便是放。純是雍和。不乖。曠是明白。不混。釋是速  
絡不斷。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

方是作樂之妙。俞純嘏有後先。他職釋。只一時無先後。此皆以  
術流通自然之節奏。于聲音有可考者。所以動天地。格鬼神。事  
在于此。故夫子一一指點而示之。知以成。謂衆美既備。乃所以  
成。亦指音節之妙。言不是說樂之一絲。可見凡樂之作。皆與人  
心通。惟以此心會其各出之妙。又以此心想其合同之真。自然  
之真。賴即在人心矣。樂何不可知之有。

封人章

此章見聖人覺世者。大封人獨信之天也。封人請見。非徒慕其  
德容之盛而已。想不忘天下之心。必與夫子有相感者。故求見  
誠切如此。吾未嘗不得見。非誇其見。賢有素。其表其不見絕意。

四方耳。夫天置聖人于君之  
位。一也。之太平者其用猶  
小。托聖人于師之位。開萬世  
之長夜者其用更大。吁不意  
封人嘿識天意。並誦夫子至  
此也。大非晨門輩所能及哉。  
補新章。像封人見。透千古在  
此。而大人之上。傳註只謂  
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  
還就。字上際。遇論耳。封人  
木鐸一語。却在千萬。聖提  
聳振。晴大。括括。點破。當日  
以物之直。火莫容。賜之擬  
得。却家。尚未。說。透。此。開。得  
封人一言。便知雷鳴天下。  
木鐸二字。甚奇。然封人奇  
人也。其語奇識也。七十二  
圖。未。過。而。通。此。人。才。奇。隨

大聖人亦不拒我的。從者見之。是泛者通封人之意于夫子。而  
夫子與之相見也。喪字就世喪道意。不專指失位言。天下無道  
四字。是大綱。領莫放。過無道就人心昏瞶說。久字。畢竟挑。剔。天  
將句。在久字。內。看出。將者。鑿之。辭。非。逆。料。也。封人木鐸之論  
只就夫子周流上發言。夫子歷聘列國。席不暇暖。正天以此。輒  
環之路。為宣流名教之路。以周流之身。為代天牖民之身。因既  
位始得傳教四方。為四方之木鐸。因傳教始得垂聲萬古。為萬  
古之木鐸。此分明言夫子不會失位。其位與人不同。乃木鐸天  
下後世之位也。

謂韶章

韶章章。夫子論樂而有感  
于韶。謂韶之樂。歌  
九。叙而舞。九。功其聲。去。固。盡  
美矣。就美。中而。清。玩。之。又。盡  
善。也。其。有。得。于。雅。容。相。隨。之  
盛。者。和。謂。武。之。樂。奏。肅。維。而  
陳。于。殿。其。聲。容。亦。盡。美。矣。就  
美。中。而。綱。經。之。未。盡。善。也。其  
得。于。鼓。揚。暴。厉。之。氣。者。即。美  
以。撥。夫。不。得。不。同。之。致。善。以  
規。其。不。能。不。異。之。數。若。帝。若  
王。亦。是。九。道。之。樂。降。云。  
補新章。謂舜不盡善也。盡字  
要說得。幾。以。言。語。形。容。意  
請。去。盡。善。之。未。字。要。說。得  
渾。全。不。盡。善。之。州。說。未。盡  
善。而。隔。者。又。為。回。互。動。口

此章尚論韶武。不宜板。本對。要得嘉舞。而悲武之意。韶武  
俱樂名。勿誤武字作武王樂以象成王者功。或作樂其功大者  
其樂備。其情深者。其文明。故舜武之樂皆盡美。美以自修。各之盛  
鍾鼓管籥謂之聲。干戚羽毛謂之容。盛是聲可聽。容可觀。善是  
美中。純粹處。故云善者美之實。樂以道和。一團太和。方是盡善  
然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尚周改  
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故就盡善處。仔細  
潛聽。一則優柔。本中。一團太和。如天覆如地載。一則摠千山立  
猶有發揚蹈厲。未全是一團太和。未盡非全然未善。但未盡耳  
俱在聲音上。看出。低昂。慶性。反禪。伐。皆朱子推原之意。不必用

韶章章

上論三卷

四

便一是一悲武之思思若悲

武武思也則將情討之不

善而本意耳其語意自輝

不待直入征誅語以通有

亦沉聖人亦然制于亦沉

之命而不自知事務有難

易聖人亦各鳴其難易之

法而不能自秘

居上章謂子曰別人者先探

其本而後可徐閱其行事而

實敬則居上為禮臨喪之

本也苟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則其本亡矣吾將

以何者而視之哉

補新直居上不寬便不成個

居上的樣子為孔不教使

不成們禮的樣子臨喪不

哀便不成個臨喪的樣子

故曰吾何以視之哉非是

無其本之說也

里仁章謂子曰其於人之不

可不處仁也即以仁里論之

人不可不處仁之風可以薰感而

善長不亦美乎苟擇焉而不

處仁則擇非所擇焉得以為

智蓋仁智原一理而擇處德

一事不能處者並其擇而非

出夫子只是論樂未嘗許之聖之德業也

居士章

此章見人當務本也重寬敬取三字蓋有是三者于心是有其

本了縱行出未盡恰好人亦量得他若無其本則縱有許多行

事皆是末節而無所用吾之觀矣何以觀重以字不是不去觀

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把甚麼去觀他寬是寬大

有容非寬厚之寬禮是周旋進退之禮孝是父母之喪寬敬哀

俱誠心所存言三句似總說一個人○據註則寬敬孝是三事

之本而行得失是未如寬而條教號令皆善是得也寬而教令

未善是失也若不寬則失因失得亡失也何所據以觀之哉作

觀得失者亦是

里仁章

此章夫子不重擇里蓋借以醒人之處仁也要行處中思家如

云人之為仁當今而後左右皆薰陶漸染之益故里以仁為美

若不處仁便不得為智不智即不仁出一意○仁指風俗仁學

言為美字輕就在仁里上見只重薰陶成德看擇不處仁句本

文無擇里字不必混入處字不作居字看處置安措必要到仁

的田地一節要緊在處字擇字輕不處便是不知其美非既擇

仁了而又不處乃謂不智也

不仁章

不仁章

上論三卷

不仁而盡子曰天下惟不存  
之過是以証心不仁者失其  
本心以之久履約未有不順  
履者惡乎可以之長履樂未  
有不克者惡乎可若求其  
可則惟仁者乎仁者心与  
仁為一而置之約樂中其安  
境愈非也味可非搖若而安  
于仁者以与仁相契即置  
之約深求其悟境本非外物  
所能設者而利于仁彼不仁  
者則祇有驅逐而不返耳矣  
補新立安利不必分淺深自  
其純粹多私欲處便是仁  
便言安自其精明有分曉  
處便是智便言利安者止  
而不遷之謂是仁者靜之

此章重仁字。仁是心體。約樂皆是境。于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  
失却本心中無主了。故隨境流轉。而不可久。處約樂久字。長字  
要挑剔。言暫且難處。而况久長。此就其處言之。不可處約樂說  
詳細。有一念不在天理上。便是本文無濫淫字。不必看出不仁  
對下安仁利仁說。仁智穩成德之名。自純粹無私為仁。清明不  
雜為智。穩是一個仁安利去。要說得細。從仁覺安利。非由安利  
覓仁。安者是反觀幾微之內。油然而自適。其本心不是心安于理  
之說。利者據本心上。其趣味深長而津。可悅。不是以心求  
理之說。安仁利仁。正于處約樂時。安且利。不必尾後補出二句  
頃渾融串講為妙。勿多淺深。

惟仁章

惟仁章。子口好惡者。人心  
之公也。乃有蔽之為愛憎。流  
之為毀譽。可謂能好惡乎。惟  
仁者太靈。與我順應。無情以  
無好為好。為能好人。而得其  
好之正。以理惡為惡。為能惡  
人。而得其惡之正。焉。吾安深  
若人。而之好惡。天下我  
補新立此。三在心為存。通行  
于。以為善。惟仁人之能好  
惡。即此。無以尚。不使加  
之。存也。二能字。有許。是  
活動妙用。在中間。非特能  
加。了。當。當。惡之。人心也。

此章重一仁字。惟字。能字。亦要着。蓋人惟存一好惡之心。則好  
惡皆從私心。發出。辨能當理。而獨仁者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  
故見善則相投。自能好。見不善則相忤。自能惡。並不設好之惡  
之心。無心之謂能好。能惡。若說仁者之心。無私好惡。故能好  
人。惡人如此。則仁者之心。尚有好惡念頭。只是無私耳。亦妙。  
志仁章  
此章重一志字。無字。亦要着。不去理會仁。而謂惡根難除。惡習  
難去。是有惡而求去之也。有之則根不淨。有而去之。則善習而難  
絕。苟志仁。則精神來渡之頃。即萬教拔除之頃。惡自卷入。不得

仁者愛心。在好上見其  
心。然則心行其好。即心  
好。其好也。

志仁重道。子曰。理致貞勝之  
說。為未定志。言也。苟志于  
仁。笑其神注而不分。則仁之  
無存。廢即惡之。潛消。廢吾知  
其必無惡也。人其可不志仁  
哉。

補新。言志仁。即有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志。志一。念一。  
善惡之端。畏隨念。隨証惡  
之。迹。此。此。在危。微。制。漫  
之交。上看志字。方。河。聖。惡  
補。富。與。貴。全。帝。直。只。無。休。食  
之。間。一。句。便。包。滯。上。不。處  
不。去。及。下。造。次。顯。沛。終。食  
只。是。演。史。之。意。仁。無。須。更

之。章。則。富。貴。也。貧。賤。也。皆  
此。也。顯。沛。也。一。而。已。矣。

富貴。言。謂。子。曰。天。下。滿。五。仁  
者。境。也。境。吾。仁。者。亦。境。也。富  
與。貴。是。人。之。所。致。也。如。得。之  
不。以。其。道。于。我。矣。加。則。論。道  
不。論。道。以。却。焉。而。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如。得。之  
不。以。其。道。于。我。矣。損。則。論。道  
不。論。道。亦。安。焉。而。不。去。也。豈  
非。心。與。仁。合。而。名。為。君子。哉。  
如。以。富。貴。貧。賤。之。故。而。去。仁  
惡。乎。成。君子。之。名。乎。  
補。新。直。人。心。本。體。原。無。欲。無  
惡。惟。勿。處。勿。去。不。少。累。其  
無。欲。無。惡。之。本。心。此。仁。也。  
若。子。之。所。以。為。君子。也。這  
惡。欲。無。惡。之。仁。既。是。心。原

不志仁便是惡。惡根起于仁之滿。即志于無惡。未能仁。看反  
意不行可見此在本源上看。力不在末流處。拔除不必依註分  
心與事看。

富與貴章

此章總是一個不違仁。緊要工夫。全在欲惡二字。着力欲惡是  
個私情。仁是個真念。人都為私情牽掛。所以合富貴。厭貧賤。以  
至違仁之遠。須克此欲惡病根。方是存仁真功。首節不處不去  
便是仁了。若此心一去。便不感仁。故君子以此不處不去的念  
頭時。守之不失。通篇一直透下。以見心之當純意。○凡順境  
即屬富貴。凡逆境即屬貧賤。人所欲人所惡。正見君子于人  
情欲惡之中。猛着精神。不涉世味。而不以其道得之不同。不營

富貴而富貴。是不義之榮。不當得。貧賤而貧賤。是不平之尤。  
不處不去。就心上看。有一毫領得之心。即是處有一毫求避之  
心。即是去。不處者。以有沾于我。不去者。以無損于我。不可說夫  
處一準于道。既準于道。貧賤如何不去。夫子謂不處所故。正涉  
難言。且處見其中無欲之本體。不着也。不去。所惡。正涉貧賤  
處見其中無惡之本體。不流也。此最入細。故曰仁。但單出此節  
仁字。且待東處用出文中。勿用。○君子去仁。是深著不處不去  
關係仁道之意。不是起下文去仁字。要看得細。不特處之去之  
為未仁。即不處不去。而欲惡之根未除。非本來無欲無惡之

的本性更無可操持之時  
備一念少有涉著欲惡的  
意思便是去仁所以君子  
終食不違而不以造次顛  
沛去也

以會意謹君子之不去仁君  
下之不違仁也蓋無終食之  
間矣時乎造次而仁無造次  
又了是馬時乎顛沛而仁無  
顛沛又乎是馬是之謂純仁  
子曰君子不虛哉

補新章近来看得去仁違仁  
之界若言貴執道有心以  
處實賤非道有心以去固  
味了無欲無忘之本心而  
仁去若不處富貴而猶見  
是心非道不處不去實賤  
而猶見是心非道不去而

真體即去仁處就是不成名了不是去仁了方不成名成名不

是說名譽猶言成其麼君子去仁也違仁不同去之關於世

上爭真長金蓮之際于心境上爭離合違則漸至于去故必不違

仁乃可不去仁○未即全重無間意蓋人心有一間斷這間斷

處便是人欲便是物障天人消長理欲存亡之介正不在多所

以君子把這欲惡私情一切掃除即日用酢醅瞬息之間常存

得此心之天理不使有頃刻斷續此所謂終身不違仁也不違

仁即是純此不處不去之心不要說開下二句又舉最易違仁

時言之正見常不違仁非一步深一步之說造次急也對泛容

看與沛危也對蓋常看兩必於正是正是不處不去曰必者

做主不為境奪極狀無違光景二是字俱指仁言

未見章

此章三節總一意俱是說仁易為以數人夕仁意註不敢終以

為等語俱非正句好仁惡不仁正是用力于仁處無以尚不使

加正是用力是處即緊接下一口節不必別添摻語惟我未

見有用力者故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須會此句作文全重我

未見力不足句三未見字而末見好惡之純以未見力不足未

言好仁惡不仁總是為仁不可分作兩項此好惡二字呂室

暮意不可着在工夫上說好仁者無以尚之蓋苟知仁之可好

行彼道合補心實子无

是以理念制欲念無違仁

其念于理之中去之閑于

去境爭真妄專之際于

境爭離合掃欲惡于一時

方是下去仁貴本體于恒

以方是不違仁

補我未見章全音重車重用

其力于仁矣乎句前皆

其此音無尚不便加便是

見有用力者故我未見好

仁惡不仁者也

我未見章子曰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則以決所謂

好非苟為好而已也視仁

仁者惡不仁者則以決所謂

上合三

四

五

六

尚之此之謂好仁  
不仁者得加乎其身  
此之謂惡不仁者是好仁惡  
不仁皆所以為仁也  
補新道好惡不可泥二者作  
兩端人存理必去欲去欲  
正存理現惡不仁段內看  
皆為仁矣句則好惡之合  
一可知故下文只以用力  
於仁言之不使者裏面有  
個真物在何物也上面無  
以尚之上好也好仁之念  
誠辭文一分不仁即乘那  
語欠處加矣  
有能即窮人有能一日奮大  
仁矣矣欲仁心至

我亦見刀不足者即或有力  
不足用蓋亦有之而我則未  
之見也我亦見者不用力之  
人也又安得好仁惡不仁者  
而見之哉可慨也夫  
補新道好仁惡不仁者心也  
心之能好能惡即力也  
此力之心力非氣力心之  
用即力之用心之無以尚  
不使加即力之是若說氣  
力用事便不免有可尚處  
不免有可加處便覺有不  
足處蓋有之矣此句甚活  
我亦之見其上我亦未見力  
不足有別言心必崇用力  
然台不崇其足不足今人  
業未崇用力于仁則此不  
之於我亦未之見也

即此欲好一念便是尚了惟仁覺好非緣好竟仁則仁機之  
融洽處就是好此其好天下豈有可尚得時只認此意發揮非  
說舉天下之物無足以尚吾仁惡不仁即所以為仁故特下其  
為仁句玩一矣字有斬釘截鐵意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惡在不  
仁則其為仁矣不仁設何處而加不使加正是為仁處非有兩  
項不使字無工夫然不曰加心而曰加身蓋心無容加而不仁  
乃身外之妄所增加者也講向不可染着心字○有能二字承  
上未好至無以尚真以好之力畢用之仁矣惡能無以加真以  
惡之力全注之為仁矣人有能一日間如此用好惡于仁則我  
亦見力不足者能即果能此道之能曰一日者以用力之始言

註儒然二字最貼詩明力與心原非二項心神之鼓舞在  
便為力用力便是仁一日用則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足是者  
以其取足於心不待外求即成欲仁之至之意用力不可以空  
字好惡言畢竟有昧私克己工夫講向全要剔透一日字用字  
之字字字明透方合書旨○蓋有之矣是婉轉之詞大意云謂  
之曰仁未有不可以力為者謂之曰力未有不足以為仁者蓋  
雖以為有不足的我却未曾見他其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作文  
上句輕點重發下句收拾一章之旨  
人之過章  
此章見不可棄人于過而當察其心人之過也人字即重君子

上合三

人之過言... 曰在皆以過

而棄人矣不知過和事而所  
以處之也心各各于其黨而  
不可以概論者其味其過細  
觀之其境固過而其意未  
嘗過也其情固過而其理不  
得不過也皆可以知仁也夫過  
庸何傷而委為心術病乎  
補新直君子之過于其德者  
正屈應以伸心過于大庭  
者正污本為潔屈過于  
一時者正晦一時以明乃  
此此觀是打破至情閉關  
俗欲使以心休心處始可  
以訓忠臣孝子節婦義士  
沉治受屈之完

古神通則聖賢正脉當體已  
承本分內事具足無缺即夕  
先可矣彼不聞道者何以能  
哉

補新直君子無平日積累之勤

必無一朝頓悟之能而謂  
之可者自有不死者在焉  
聞道之心萬古未死味道  
之身一日無生

志道章講子曰士必有卓然  
之見而后可與語道有如志  
于道矣而猶然惡衣惡食是  
耻乎則志者其甚耻者其甚  
也濃淡既不同途雅俗判然  
二若若此之遠道口雖辨論  
而心已不勝徵逐矣何足道  
孫欽謙道者大惟忘物者乎  
補新直君子見洋道即草衣

補新直君子見洋道即草衣

自古來忠臣孝子仁人義士滿腔中皆是惻隱或限于勢不  
已或發于情不及檢豈能盡無過然其過自與他迥別故即此  
可以知仁講這個仁字與他處仁字不同頃就偶不及檢勢不  
得已披露其直心上描出仁字方于過字緊切觀者及要參驗  
極要發得透白文只說知仁勿泥註中無不仁言仁不必以心  
人換入形講

聞道章

此章其言道不可以不聞是心悟非耳聞乃平日積累功深  
百來道脉之傳我直有以窮其間奧而得其真會此地位乃  
是終古一大覺時人生事業已完全無虧了縱夕然無憾矣

可字謂得個收成結而不非生順死安無遺憾之說言外見不  
聞道則難生亦無益意

士志章

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關頭只重一恥字志字淺看恥惡衣惡  
食不可看得低是于卒然所忽處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  
塵情俗慮方勘得道體真境界識得道中真滋味故可與議者  
以衣食為恥便是此心未能淡處只此一念未斬便有牽引多  
般故曰未足與議然不曰不足而曰未足但說他造詣尚未到  
不曾說他識趣卑陋大意只宜云未足以語道不必說我之議  
與彼不相入蓋此是夫子提醒關頭以堅士之志非徒絕不足

上論三

四十五



本會終身却怕人非笑說  
有幾微念頭在此處為耻  
便是貪富貴厭貧賤的心  
賜即與他講緣起是口耳  
非是心志

無適章講子曰吾人不能離  
天下而無適也無適也惟義  
之干天下也幾難預料不一  
定而先主境亦履更宜堅折  
而不回無適也無莫也惟義  
之一比而我無心焉而已矣  
斯若予所為善應天下若乎  
補新章此言君子心德之妙  
處非言其應事之善也適  
莫非吾心為天下假無適  
莫義義與比則妙吾心於  
天下以首言之於天下非

言天下於吾心適莫則天  
下寄於吾心義與比則君  
子之天下

懷德章講子曰君子小人之  
別視其所懷念何如耳君子  
其懷德于結契于神明而好  
是誠德若小人則懷土而已  
便安是溺即惇德焉碩焉君  
子其懷刑乎保身于明哲而  
寡過是期若小人則懷惠而  
已寵利是狗即天刑奚恤焉  
蓋君子小人之致盡于此天  
補新章懷德之君子即懷刑  
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則懷  
土之小人不是有兩樣君  
子兩樣小人對舉而並言  
之刑註法也乃行法條命  
之法非真刑法也若畏刑

與議之人要認

無適章

此章天下二字最重見君子無意于天下而以天下應天下惟  
時措之宜而已不必添出事字只開一說君子之于天下無適  
三句須一氣添下用一字過久不得一于可是適一于不可是  
莫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著意思便非真機本體無者  
化而融之非禁而絕之然只是無適莫的心非漫無可否而得  
沉也比是比附比合不相離意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者義  
者事之宜他平日精究熟練心與義為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  
若說趨義後義便是有心而成適莫去了須知無適莫便是比

非此外又尋個義去比

懷德章

此章非徒辨其人品實是嚴其心術下一句自上二句生出出  
乎德則入乎刑欲便安則必求利不作四顧且要重君子一過  
懷字有味心思維如何能遂吾之念有絲毫量度之意必有  
懷抱不脫之義德指秉義士指便安以事言非以地言刑指國  
憲一說作儀刑典刑是惠指貨財懷德是念欲全其本來  
便有居無求安意懷土則溺于宴安雖至喪德勿頌矣懷刑惟  
恐失足于不善以掛吏議豈肯自廢貪穢懷惠則惟利是圖即  
刑法在前弗如畏避矣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詩所安而

而後不為惡何心為君子  
懷刑則不意有特故  
一登之變私思小德之聊  
皆是去惠私心這小人不  
要性剛也

放于利章謹子曰利之途至  
私也亦至公也如一放于利  
而訂則知有已不知有人不  
特天道所甚忌抑亦人心所  
不其取怨也不既多矣

怨謂剛者動于聲色柔者  
憤于胸懷近者憾其奪已  
遠者恨其友已其有不能  
者必其他同為利者也不  
然必其私匿者也又以其

怨曰放利者本身之得尤  
于入言也通

禮讓章謹子曰為國以禮而  
也則以禮讓為國者則禮皆  
精意而施之于國何難之有  
若不能以禮讓為國則虛文  
徒具其知禮何信乎禮讓之  
不可也也

補新章此節要明禮之于國  
其重不可一日不用起處  
與好此意吸起如禮何語  
意大意謂為國者全要養  
人尊讓之心昔先王教民  
必養而讓之為禮也也

柔天下之志使天下平矣  
謂禮家之外別有治道故  
便為國者果能以禮讓為

不致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主與惠亦要看詳細  
凡背天理而畧涉私心者皆是要知小人以土為土君子以德  
為土故懷德所以求安宅也小人以惠為惠君子以刑為惠故  
懷刑所以王汝于成也有以德字貫者上具

放利章

此章戒專利而以怨惕之也利不止貨利凡事占便宜皆是放  
依也非定不舎之意多字根放字來其蓋利誰不欲而况一動  
念一舉事無不非定此利則不但受害者怨之而公論亦且不  
容此身遂為怨府多怨皆自取之註中取字之要當知多者  
非止一處求而不遂則怨尤友而內疚則怨悔人覺其隱則怨  
惡人不覺其隱則已惡

禮讓章

此章須看能不能字禮只是讓不讓且為禮但讓有能有不能  
如古先恭克讓不矜不伐此真能讓者也若夫常人雖欲讓但  
私欲害之如謙恭下士豈不貌讓之跡其實欲為讓而不能能  
不能在真假上分能則揖讓而天下治於為國乎何有不能則  
怨附之心且無以為禮况國乎口氣甚緊俗於為國何有謂讓  
足以化人而君子讓于朝小人讓于野等語却似國已治平的  
話頭把為字看無着落一說禮非威儀之禮乃人主所立之  
制度而式以治國之事故為禮即所以為國而讓非禮外之意

之國便治了如不能以禮  
為國則雖治猶甚巧甚  
也去過在一邊其如此禮  
何哉

不忠章講子曰學求為己而  
已無非非所患也患所以立  
乎其位者所以立者道何以  
必進而亦何以不變也而此  
位較此其外矣莫已知非所  
患也求為可知者知而曰下  
位何以無狀名何以不絕也  
而人知較此其外矣斯為君  
子之去用也

補註守立是立節之功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可知  
是可知為天知可為人知可  
為鬼神知可為天下萬世

知上下段共一事位必求  
人知始有而立之出則在  
心之上自知其可耳我為  
有立之其人自然知而我  
以信何患也惟立乃我  
印知印故須于立處求其  
為可知耳

參乎章全直但看夫子一  
字即于一唯而下一應合得  
一忠恕而下一出言于  
可也聖賢之心俱化于一  
貫忠恕

參乎章謹曾子在聖門日者  
予忘怨矣矣而未嘗一也夫  
子乃指而竟之曰參乎君之  
道非也雖是教也而川流淵  
泉而所出一以貫之而一會

乃人主為禮處自有一種謙抑之真心能本謙抑遜抑之  
心而流貫于制度品式之間則所以整齊倡率乎臣民者皆真  
心所感動誰不式于禮而化于讓故為國何難不讓則驕心恣  
行而國家之制度品式皆非故曰如禮何上句為國處正役其  
能為禮處為之下句不能為禮處即是不能為國處要相關善  
不忠章

此章言為己之學有已知方有位有可知則是所以立惟以所  
立者為忠故用功以求為可知求為可知正所以副其忠所以  
立之心要講得融貫不貫上下作兩項看○無位無名何以不  
患蓋位以德授名以實起君子尚盡其在己則名位自是有  
何消愁他此乃自信自慰之詞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全要玩

以字及為字曰立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全曰所以立見經緯  
不起于政事而起于一心奈何不自寧曰可知謂名稱其實  
也至曰為可知見可知者不在人稱我而在我所以為之必無  
歎下獨知而後無愧于共知也奈何不自違患位因屬我盡  
患立猶為位計惟所以立便是實用患知固是徇人求知去為  
名計惟求為可知便是真脩求可知要看得明勿曾認求知看

參乎章

此章夫子以道之根宗示曾子吾道二字勿累過見得道不在  
事心不在物惟在吾也評其所為吾即得其所為道矣一乃合

子進之曰唯誠意有進于  
一之知而進于一之知也  
補新章不曰以一貫之而曰  
一以貫之功在一不在以

也詳一則貫矣所貫者無  
遺物所以貫者無一物得  
其所以貫則一之為不立  
可也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一貫之道即平日所聞之  
忠恕而已矣夫則尋想皆非  
時則指點皆實焉于忠恕求

補新章曾子曰向日忠恕便  
是今日一貫非借忠恕影  
一貫也試看一言而修身  
新章而天下平則忠恕

能貫是貫理實事忠恕正  
辭一非解貫也一矣矣

有不貫不在一之外也  
喻義章子曰辨冠者辨于  
心之所喻君子其喻于義乎  
義非他為君子說而君子亦

義則神情倍詭若舍義無以  
托其性情若誠喻之也小人  
其喻于利則非獨為小人  
設而小人亦利則聰明倍重

若合利無所托其非在者誠  
喻之也蓋獨知之說不可語  
人而心曲之說參分八品辨  
君子小人者于此較精矣

補新章子曰之折衷也精尚  
義也重也亦義也切安也  
定也義也故故其於義也  
其用則觀然故曰喻小人

之一非一件之謂貫字不費力既合一則無隔礙無隔礙便  
自貫通只重一不重貫字就在一字寫出為妙心字理字高

字但勿用此句內即舍下忠恕意了曾子一聞便見內而一身  
外而家國天下只是此真切心無不可通故曰唯心不是悟天

子之一〇子出是出入之常不必添出傳道意何謂也問道景  
敬殊何如一以貫之乃疑一不疑貫夫子之道道字即吾道一

字忠恕只是個真實無間雜之心即吾心至一之本體有此一  
點本休真心却將去應事便推無不準夫子之道固如是而已  
矣更無他訣也當把忠恕就做一貫看不必添一貫字纏擾已  
影一貫字意襯說為如

喻義章

此章全在喻字上着神義利二字最要看辨分明顯然天理固  
義即跡似私而心無所為去義顯然人欲固利即跡似公而心

有所為亦利而喻字各自心術隱微處言之不在形迹上看然  
不曰喻義而曰喻於義他心中喻處便是義若知其為妙而其

合之便非喻小人亦知曉於利而不覺其趨於利是之謂喻不  
但是曉得明白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  
得喻字之旨

凡賢章  
此章論人有著實為己之心隨在實可以取五思字由自字起



教不遠親一文字則知前  
一讀也教矣此教畢五頁  
到不想遠親教之間德則  
教之反

父母在章  
父母在章謂子日人子以父  
之心為心父母在也而可  
遊乎即不游已而遊亦必  
有方無方必不敢以遊  
何方之遊必不敢以遠也  
以完其不遠遊之心矣  
此章此與惟其安之憂俱  
是體親之意以成已之孝  
入子反顧此身中時有  
父母在也即不必父母在  
而惟疾防逸之心當在  
父母者在身身可也  
此章蓋子日人子未易報  
父母不可不知者則父

父母在章  
父母在章謂子日人子以父  
之心為心父母在也而可  
遊乎即不游已而遊亦必  
有方無方必不敢以遊  
何方之遊必不敢以遠也  
以完其不遠遊之心矣  
此章此與惟其安之憂俱  
是體親之意以成已之孝  
入子反顧此身中時有  
父母在也即不必父母在  
而惟疾防逸之心當在  
父母者在身身可也  
此章蓋子日人子未易報  
父母不可不知者則父

父母在章

此章是體親心以為孝非是上句謂不遠遊而以下句為不  
得已而遠遊之法也蓋謂之遠遊則是茫無方所矣所以遠親  
之憂惟以方為遊則其遊不遠跡雖遊而神未遊方非遠則心  
並不遠故遊必有方正不遠遊也上下二句是一直非一轉不  
重親之念我重我之愛親說

知年章

此章敬人子及時奉養意重一知字下二句俱根知字來知字  
非徒知年之多少乃時思念于胸中也不可不三字要緊透  
愛親無時不切於中何待年上但這點合頭執老壽時尤為感  
切故不可不記念于胸中喜懼二句須出講重懼邊言是  
慮年而果時以致孝者不容已懼是懼其衰疾而先時以致孝  
者不敢後若云懼來日無多大非孝子所忍言須深注愛日之  
誠句透見時不可不知

古者章

此章不主謹言說不待以恥不逮看作謹言之由須一直說下  
古人之言不輕易發者只取此躬之肩任處不逮無暇及言  
也蓋天下道德功業何事不在此躬旌當此躬致吃何時  
了結故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此躬為一生莫釋之憤力  
在躬上做不在言上做心在躬之恥上用不在言之出上用

則必苦其壽之已弊一  
則以慎其衰之將至蓋喜  
與而待而喜年不勝其父母  
之年而可以了夫哉  
此章蓋子日人子未易報  
父母不可不知者則父  
父母在章謂子日人子以父  
之心為心父母在也而可  
遊乎即不游已而遊亦必  
有方無方必不敢以遊  
何方之遊必不敢以遠也  
以完其不遠遊之心矣  
此章此與惟其安之憂俱  
是體親之意以成已之孝  
入子反顧此身中時有  
父母在也即不必父母在  
而惟疾防逸之心當在  
父母者在身身可也  
此章蓋子日人子未易報  
父母不可不知者則父

上論三卷

射果遠矣。言遠可也。出果如  
後尚言天射將安遠乎。此  
古人終日兢兢處。只在此  
射。云云。取不遠者不遠于  
射。非不遠于言也。

以約章。子曰失莫失于後  
以言以言。守神飲聖收功  
而失之者亦鮮矣。蓋以沉潛  
必不以必。必釋出于舉動  
批者于捨。與用。慎無以聰  
明才辨為可任也。

補新言。以字有九。謂漏識之  
地。不以馳想而以精收。應  
感之交。不以發出而以獨  
持。以此而求其一。念即以  
此而容其萬。念故鮮失。

君子之心。則欲射于  
而欲于行。以訥鼓敏。以敏  
而欲。直至于才。而不可罷  
而。而易其言也。我此所以為  
體心之君子也。

補新言。看一。欲字。是以心操  
言行。靜躁之防。以心司言  
行。闔關之開。以心定言行  
後。寡之。數以心制言行。先  
後之宜。此不是論工夫。乃  
是論主意。

德不孤。章。子曰。子之棄德  
者。孰以孤。自讓矣。不。德有  
獨濟之。莫亦為。同濟之。莫亦  
智。愚。賢。否。無不神相。而。行  
相信。也不。孤。而有。隣。可。必。矣。  
寧。待。同。朝。于。下。里。候。知。于。百  
世。式。

射字而不得添行字。遠字下不必添言字。不可先釋射之不  
遠。創補取字。若創補取字。是射既不遠。然後取之矣。

以約章。此章是以慎行示天下。約作心之收斂。謹懼者。以此點心。應  
出來。則凡弛張曲折。皆是真精神所管攝者。更復何失之有。辭  
失。即在約中。不更添一層。

欲訥章。此章當串說。歸重敏行。上訥有收斂。得密意。敏有乾健。不息。意  
講敏訥處。須在敏字上討精神。蓋此心常存而不放。自然言不  
敢盡。而行不敢懈。夫不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言處不。敏  
處。自然果決。並非兩項。而宜既。

德不孤章。此章通上德言。不重人。應上德字。須另斷。不孤必有隣。一直說  
下德者。于吾心為本。於人心為同。然吾苟有是德。必有意氣  
相孚。契然行高。寡和。志不諧時。自然豪傑。凌豪傑。一德。映一  
心。亦雖異。而神自交。勢雖峻。而機自全。神氣脉理。到處流貫。不  
必說。到同堂共室。方是隣。方是不孤。

德不孤章。此章是。要事。若。友。友。者。積。思。忱。以。動。之。不。可。徒。尚。言。也。切。要。處  
出。本。文。二。斯。字。言。人。臣。毋。輒。謂。君。之。屢。諫。臣。而。遂。結。舌。也。難。也。

出本文二斯字。言人臣毋輒謂君之屢諫臣而遂結舌也。難也。

補新首此不必拘一連同

等的人亦不必拘一連同

未或與世無奇而于古可

以尚矣或恐世不知而百

此且聞風而興皆是吾鄉

事君者于將日事君處友

何嘗以言為諫然而有私焉

不棄其私而至于事君幾乎

君不諫其忠而以為起已之

過斯辱矣辱則何貴于諫君

朋友數于友且不原其直而

以為相已之瑕斯疏矣疏則

何亦于事友善進言者信而

後諫忠告而善道之則幾矣

補新首至于數則彼已之問

無一毫餘味徑路區區已

身且無純由處安能使人

固轉其說不將不至區區

公治章

罪及彼也一是掛吏議不掛清議一是無濟行并無濟名一是

跡染而秉白一是世亂而身治搃見素行之善處故夫子以子

妻長以兄子妻容

子賤章

此章專重子賤能取君子而魯多君子意却輕君子不可講時

太高只言涵養造詣超出流俗之外成就個人品無愧於君子

之名然不是空贊之就要見其能取諸人以為善也下二句

持反言以明之耳但近菽都大發子賤尊賢取友以成其德特

下之句作反意足在後看來只被順來無君子斯為取斯口氣

用友言寓意他能尊賢取友却不曾說他能尊賢取友是守更

上論三

子五

公治章

罪及彼也

一是掛吏議

不掛清議

一是無濟行

并無濟名

一是

跡染而秉白

一是世亂而身治

公治章

罪及彼也

一是掛吏議

不掛清議

一是無濟行

并無濟名



子賤章子謂子賤其造指  
君子若人若人豈天從者  
乎抑豈獨諸者乎蓋蘇秀各  
邦敦重德而善良斯何幸而  
三千言也有可取也斯何查  
而不慮生于魯也能為取也  
魯無君子者斯人亦何所  
以成斯德乎吾不多斯之  
能于若人而多斯之知人能

新說子賤能取賢是正  
意多資足供子賤之取是  
副意若云歸功于魯非夫  
子所請意取是心上取  
其精華必有自為君子之  
意方能取必有不自以為  
君子之志方能取

白曰子何物子曰女器也  
蓋亦以有用之才評之矣子  
貢曰器有不同賜果何器也  
曰女之器瑚璉也夏禹高湯  
之法物人工天巧之並至也  
可以比器等之哉辨子貢之  
器而重入進林之敬微矣  
補新直瑚璉句不是取子貢  
有筆筆光粉之才可以濟  
和國之用蓋才美之說露  
不知德器之淵源故夫子  
不許筆蓋而許瑚璉蓋有  
意欲欲使之收效不華涵  
養德器無幾有質實之聞  
然此正是磨礱砥礪子貢  
處勿進之使化意  
補不佞章全言玩天子所言  
兩個鳥用佞通章語意皆

深遠

附致子賤宰單父事者三人見事者五人朋友者一人  
皆教子賤以治人之道鳴琴而治民不吝欺此二尊魯取  
之一証

瑚璉章

此章孰用世之才言是與之詞不可以不器二字形子貢之  
短何如主人品造詩言曰女器取其材之可用且虛融  
太好便不宜又有何器之問何器是桮止實不必着貴賤美惡  
等字瑚璉只在有用中抽出言之見得子貢之器殆濟然列  
於清廟明堂而為貴重華美之器矣器與瑚璉俱是借字形

勿仰辟喻注貴重字波宗廟生華美字波飾玉生當云器之  
美而可為貴重之用不可并提你文以虛、沈子貢材上形容  
影器字瑚璉字便是不必點子貢會事  
不佞章

此章夫子許雍之不佞以示正人心維世道之意通章只重佞  
字不以仁與佞並重或人所謂仁以淺、講舊說以厚重貼仁  
簡嘿貼不佞看來原重簡嘿俱朱子語不必入但可暗會或人  
口氣如云雅度有餘才辯不足端嚴可尚拙拙未融美其仁意  
輕惜其不佞意重故下夫子亦以沈佞上曉之○鳥用佞泛說  
末句方指仲子鳥用字須想明當時皆用佞故曰鳥用佞雖訓

是斥使之意只不知其仁  
一句點到仲子身上可見  
此節是聖人惡佞意非徒  
為仲子辯也

不佞意當春秋時去風成  
通于佞或人之論雅曰雅  
心仁而不佞何應在之才短  
心夫子斥之曰焉用佞為哉  
言現佞人之應答人者不內  
面之心但外資于口不辨於  
衷屢指惡于人耳故以雅為  
仁乎吾則不知若佞則焉所  
用之耶

補新直仁與佞相反全在口  
給二字上佞而徒取給干  
口則本心之德盡亡矣屢  
憎於人不重只愛於佞  
及心事使知本款取媚而

耳不知其仁者言自喪其  
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佞  
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子  
之仁之說

添離章講于使添離開用開  
恍然自疑曰仕必有所挾以  
斯挾斯也吾於斯也深覺恍  
惚之難憑後屢中疑之未釋  
未敢言仕矣夫不以可仕自  
足而以能信自期其誠見太  
非人所及者故夫子說之說  
之心又進于使之心矣

補新直信者不可無自信工  
夫不可有自以為信念顯  
夫子曰我未信又曰我無  
能開止與此象同益益  
念之虛得千古聖脈也亮

曾子語錄卷四書求

懸然要得德字趣味蓋德如禦敵謂以言語與人相抗敵口  
給二字極重口對心說。是言不根于心。只波口中。俗弊屢每也  
每二招尤取咎不但正人惡之。然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  
雖衆人亦惡之。故曰屢憎於人。此與仁者收歛心源而不外浮  
正相反。不知其仁。指雅言此仁字。作心之德看。心德在中。天理  
存亡未易窺測。故曰不知此句。輕特帶言之。而不佞乃所以為  
賢意。補在此句下。引起下句。然作文更貴緊捷。仁是此心本體  
佞則壞了心體。雅之不佞。正是他極好處。將焉用佞哉。焉用  
就。把屢憎意。來發揮。不必別生話說。

添離開章

此章重見性之學。說斯字。要認指性天之理。不指仕之理。若  
仕字說便滯。蓋夫子本欲使開用世。開却反本。還元觀見自家  
本來面目。言戒莊分中。這個道理。尚信不過。自治不暇。何暇治  
人。此其見解何等超豁。志趣何等高遠。工夫何等切實。故夫子  
悅之。悅字只就上句意講。非悅其他。自之有成。亦非悅其篤志  
此與吾與點也。意同。吾斯未信。吾字有味。人信我。不如我自  
信。信字要講得細。乃是真悟意。倘稍有執着。稍有推測。便非信  
信。入是非。可否說甚。差然不曰不能信。而曰未能信。見他不是  
全。未信的人。正是他歛然不自足之意。若認添離開。做真有  
未能處。則夫子之悅之也淺。而初意之使之也誤矣。看來斯字

上論三

子

舜之教脩猶病文王之望

道未見也豈是此意若說開

道有未備則夫子使之豈

尊在其才之可仕哉

道不行章子曰道不行矣

若其不及矣吾將乘舟

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蓋

丑之深而為其由而度之耳

乃子路聞之而喜雖知浮海

之真為憤也之志諒而憤幸

轍環之悲可絕情于長往夫

子悅之曰由也不解浮海之

從慷慨果決其好勇誠過我

惜其無所取于裁度也試一

裁之真是天下可忘我而我

決不可忘天下者由何求之

思乎

補新直夫子見天下盡海也

勿指理指心只字描寫為妙

道不行章

此章全要重道不行三字夫子一生只是要行道浮海之愛傷

其不行者正以望當世之行也其云子路從我分明是喚醒子

路將使由思之海不可浮也則中原必不可棄也子路一心只

顧夫子卷而懷之故于公山之召則阻其行于南子之見則不

悅一聞夫子之浮海適合素志所以便喜却不村思到聖人易

天下大義是一時勇退之思太過了裁拔義者必不爾也故曰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勇乃勇退之勇只說由好勇而過我字

不必着力材是裁度事理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乃事理也裁

者裁此而已若說裁語本非實然而由誤以為實公是不諒也

心不是不度事理

孟武伯章

此章重仁上說不可以才與仁并提武伯三問皆在干仁而夫

子三答皆在干才與其才正是與其仁故講三子才處俱要

粘仁字觀此講不知其仁處俱各根本節才來說方關切三使

字不可畧問仁者因其才之可見而疑其仁也不知者難其

辭只將仁蘊于心而難顯發註勿用○千乘是大國治裁兼時

其間練使士皆果銳作其忠義使士皆豫附之意剛勇足以振

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款故由曰不知○千室以民之妻言

外別有天地此心可令

人想不盡夫子論行藏

與四而不與由正謂其臨

事無謀未足與談身世之

故謂道之窮于世者所係

小吾堂小子不知所以裁

則所係干道大

補孟武伯章全直稱三子之

才者因武伯原是有用人

之柄的正宜隨才器使何

必舍由求亦可知而索其

不可知分明是動武伯以

孟武伯章孟武伯問于路

仁乎夫子以仁道至大未易

三許故答之曰不知也武伯

上論了

五十六

不申者言月

蓋欲探其仁之淺深耳  
由好勇人也以子來之  
國使四治之治其兵食之  
則生聚有方訓鍊有術國  
不震動矣不知其仁也又  
小也何如子曰求多藝人  
備不室而為家臣之邑百  
而為大夫之家可假為之  
至法家之宰也不知其仁  
天爵亦如何如子曰赤眉  
察人也使當束帶立朝之  
而使之言實客言則辭遜  
不屈道存而不宜真可使  
不知其仁也蓋治世之才  
先治心之學難言夫子許  
才未許其仁而三子之繁  
矣。

武伯止問三子之仁

何為三子及其才也  
告蓋此正是夫子仁天下  
勇蓋世間必待仁人而用  
之寧有幾人究竟整頓不  
眾不性隨心而長使之濟  
世湊合將來便德績成熙  
而仁覆天下矣  
既愈童講聖門知子貢其穎  
悟也子顏子者夫子欲動其  
進而性惜其途徑之善故謂  
之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  
照自察耳子貢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孫  
始融矣賜也聞一以知二彼  
此帶矣賜敢望回也夫不少  
而當論優劣而以所知較淺  
深賜亦頓悟矣素推則者之  
非而反之向矣故夫子與之

而來以事之煩言千室之邑有邑長而乘之家有家臣俱謂之  
宰邑宰主治民如可使是民之類家宰主治事如求也藝之類  
才藝足以理一時之煩劇而未必理眾欲之紛紜故求曰不知  
一說為宰兼理煩治劇使才無不足政無不舉勿分邑長治人  
家臣治事是也○東帶立朝是為官常度諸侯相朝為賓大夫  
束帶為客赤非言語之科但優於禮樂願為小相故可使與賓  
客言要根禮樂上會意準國之文章足以輝藻一時之聽聞而  
純紫之天真未必獨完無散之本體故去曰不知言外有用才  
者當器使三子而三子不可以才自足更當求進于仁意作文  
若能于此處體會則起繳語自有意味

孰愈章

此章夫子以心學覺子貢回是天性自然之知賜是多學而識  
不免在聞見上着力孰愈之問是把回去激勵他投醒他不是  
尋常話問口氣子貢乃自知推測之知不知性天之知便是他  
進德性的大機括所以可與○何敢望回是他真心實意認定  
不如回請這點意念便有奮發鼓動處聞一二句不可平頭串  
下相形一十二不在數目上看只借十字以形其一敵無不徹  
之妙借二字以形其拘泥對待之心以知十不落兩層十在一  
中一聞就玲瓏徹透到底以字不可作工夫下面以知之就便  
有段揣摩許多若楚的景象做出来故曰何敢望○弗知也

上論三卷

五十五

曰女自謂弗知而信弗如也  
也吾正與女自謂弗知而也  
今而後進而如則可矣  
補新言而為白見有十若自  
見為十則非而美賜之勇  
學已成贖矣而猶自歎于  
二將益求乎不知惟如  
愚斯不愚愈多識則愈塞  
其識故夫子非與其弗如  
之知與其博此心以求如  
若欲于知上求如何時如  
書寢即謂宰子曹震天子責  
之曰天地間惟朽木不可雕  
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予豈  
自其至是哉於予又何責焉  
補新言聖人說朽木二句蓋  
有求宰子筆有餘而實不  
足如朽木如雕飾豈能如  
相應

言以推測之知較德性之知女果弗知而此順他口吻來言然  
真知聞見之知不如德性之知便思求通于德性便是他如回  
處吾之與女正在此弗如之言此全是激勵振作之詞註自知  
自屈一意不必用

書寢章

此章首句為一章張本註志昏氣惰正貼此句造化動于晝而  
靜于夜當晝而昧動機息矣子謂宰子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  
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朽宰子未便是朽木  
糞土何乃自棄至此不足責矣此是夫子喚醒他語非實以子  
為糞土朽木○次節是夫子自謂非概人二人字俱暗指宰子  
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如此而今不用也一串說口氣言吾  
始之於人也曾以重行之志諒天下不虞其為欺若吾今於人  
則覺始之受欺矣必為聽而觀之也此非薄待斯人也○次非吾  
變初心也蓋於予而改之耳予奈何自處于不足信而令我疑  
也予奈何不憚以一言示重于我而煩我觀也只重整宰子意  
而牽連當今之世為是若謂予言不速行而怨天下多如予則  
是緊責乎天下而反放寬了宰子非聖人之肯是字指聽言信  
行之失

見剛章

此章須重讀未見剛句然為得剛則因或人舉申張及之耳剛

始吾節請天子又因是而嘆  
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為是  
即信其行亦如是與若共坦  
適焉可矣今吾于人也則不  
然聽其言矣亦必復觀其行  
即此在精覈焉可矣夫今始  
既不多時信觀何以頓異亦  
微于予而改是也予其可不  
自改乎

補新言天子是自謂非概人  
始何嘗受人欺今亦未盡  
疑人特抑揚其詞以徹予  
耳已說于子與何語更復  
與言也故又以此二句  
與予言云云聽信為聽觀  
三說言行之間誅之也

見剛章。蓋子曰：千古道脈，惟剛德可以主持之。深有意乎其久而未之見也。或對曰：申振可以當之乎？子曰：論剛者不在氣之振，而在心之淨。不淨者，振也。慈矣，則自友多情已。陰蝕其伸之體，彼激昂于氣，愈以露其牽引之私焉。得為剛哉？此吾所為嘆未見也。

補新直此處須看欺世之英雄與澄心之聖賢。所迥別廢事功節義，意氣而出者，則不剛。雖伏龍潛，恬心性而定者，不剛而剛。我不欲章。蓋子曰：人與我共此欲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无以是而加諸

人。則論如斯而已矣。夫子恐其視之太易也，曰：賜也，非爾所得而處也。賜試度所及者，何在非所及者，何在剛而致之則及矣。補新直無欲加人，而先說我不欲人加我。是未能忘前之所加，安能善后之所施？必心体渾忘，不見人加我之形，始妙無加人之欲。夫子正於此決其未及處，全在一無上着神。文章章講子貢曰：賜矣，而后知夫子之道矣。見為不可得，而當前已燦然見為可得，而旨趣之淵然。吾之曰與夫子遇者，夫子之文章耶？凡為議論著述，可得而問也。若夫子

主心體說與自強不息一例。看若把肩荷直前貼說，便似勇了。然未見剛只好体此意渾融說，而以慨嘆意義明剛者地位難得，不可顯然說破。或人乃以申振為對，夫子曰：剛是常伸之體，人惟心體上無慾，方能不怵。獨往獨來，浩然天地之間，只說慾便不剛了。不必說發出來，牽係阻縮，乃為非剛。慾不可作，嗜欲同在理上做，纏着意便是慾。夫子只就根心中粘帶隱微處，勘破為得二字，你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我不欲章

此章重欲無二字，只体白文講去，不必拈出仁恕字面，不欲與如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絕不見人已了。學問到此是心體完全，豈容輕易故以為非子貢所及。講上二句，要得自然模樣，講下一句，念只就上欲無加人意，闡發其不可易，然而以子貢未及意，輕點一二語，總是夫子渾融口氣。

文章章

此章是即文章之易聞，形出性天之難聞。要得上下相形，語意若不實說下，便不得解。大意謂夫子之文章，何嘗不可聞，只就文章中体貼出性天之妙，則非心領神會者不與焉。是何性天之難聞，一至此哉。講肉要緊，子貢悟後聲口方妙。○文章只空說威儀文詞，不必用性出于天性，天原非之道，故着與字，是今一意文章性天，亦非二件。文章即性天之流露處，性天即文章。

之言性與天通是乃天人合一之蘊就言索之若已著為文章至深聆而机敏又莫測是豈可得而聞哉信乎可聞非淺不聞非深特言化而聞不化故有聞歸于不聞耳妙哉夫子之道賜何幸與于斯取

補新直文章本是有言的反不用言字性與天通本是无言的反用一言字此中俱有大意在可聞不可聞即此中思之以聞性道之聞聞文章則可以聞文章之聞聞性道則不可有聞章記者謂子路勇于行者也試舉其无聞而無不行之心若未之能行惟恐更

有聞而不及行之也推是心也又其有不行之聞哉補新直如是而又肯宿諾哉則子路之而以進善无旁者以此恐心也如是而又肯與命則子路之而以世于善人者亦以此恐心也女子童請衛大夫孔文子素行多疵而以文謚子貢疑而問之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其為人也有性敏捷而能好學不耻以己之貴而能下問于人其章來可見者如此是以謂之文也而他又何論焉

所以然之妙但悟者無非性道不悟者只見以為文章聖人行不與在人自認取耳之聞字非耳聞乃領受契悟之音可聞不可聞都沒學者看

有聞章

此章總是形容子路急行之心一氣講下未之能行不是時勢所妨只是方聞了未到那行時節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恐字在汲汲不敢少停處見是形容他心裏急的光景恐字景重○一說未之能行在心上見言子路一念果行之心常若行之未能而有後聞之恐亦可從

文子章

此章表大夫之所以文以見謚法之公文子素行多疵子貢之問深有不足之意敏而乙句一直看當以敏字為主把不恥下問合在好學上說蓋學問非一事問之所以資其學也好此不恥非兩心不恥于問正其好學之心也講學問要切大夫身上勿太好文乃文雅之意若使其資望不親學問便是俗吏便非雅道故文字只根學問上寫出何必牽合謚法是以乙字要別

子產章

此章以君子乙字作主句一要點君子之道意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華者恭是謙遜在推賢讓能不矜不伐上說敬是謹恪在捍難抗節宣力効勞上說惠是庇民生聚卹其凋疲

補新直敏者多自滿而不學多

上命三卷

不耻正其不自敏之心也  
乃欲以其所問裨其學  
故以其好忘其耻心此  
所以問日究而學日富敏  
不自敏者蓋敏得以謂  
文者以此

子產道請天子謂子產鄭之  
良也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已也恭執國政而不盈其事  
上也敬相兩君而不迫其養  
民也惠而羅罔息肩其使民  
也義而隄防得法若子產每  
君子哉而鄭國賴之矣

補新章事上不敬則行已之  
恭為虛文使民不義則養  
民之惠為姑息然必行已  
恭則事上之敬非容悅必  
養民惠則使民之義非任

不曰行已而曰行已則  
知非自己之交人上言也  
不曰為民而曰使民則知  
術智之中有所以使之者  
在也

善文章請子曰齊大夫晏平  
仲者其善與人交乎蓋投分  
結契不在貌與而在心聯平  
仲以此處而敬不素交道察  
若平仲者當于古人中求  
之矣

補新章善交久而敬之只一  
指點他善處善字却說不  
盡也乃萬古與人交之要  
法也云敬不使諸君不投  
諸君不作朋友疑問之端  
雅云藝禮甚多恐有不敬  
生來曰久亦善有矣涼迂

也註訓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揔在寬一邊使民非役使乃  
制之取之、意當時鄭國風俗奢僭設立法度紀綱以防其奢  
章其僭便是義而屬嚴一邊四段都要切在子產身相鄭國時  
言只作稱美勿富不足之意善稱子叫辭賤子皮恭也始事簡  
公縊事定公故也鄭民疲命於晉楚之供則心易離故以惠養  
之殖田疇教子弟以誰嗣之敬者此也公族僭踰于繩檢之外  
則防易潰故以義使之辨章股錡刑書來與人之謗者此也但  
此實事雖不必用須使事實止模擬講語總親切○註有華是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有服是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封疆是田邑有封疆溝洫之法廬舍也九夫為井屬井有伍  
是相保之法

### 善文章

此章舉平供以維友道之哀善交句虛久敬止善交處敬字重  
看惟其敬所以能久敬而久只是一點實意始終不哀故其交  
固結而不散善處文縟禮始有綢繆之意終成熾隙之萌何由  
交而能久須要着平仲不驕不挾方是大夫之交友

附攷平仲友魯處士蘇晉齊大夫吳翰至老不衰夫子與處  
者六八年

### 居蔡章

此章不智只在箴龜上見山節蔡蔡帶言刺山所以免龜之費



神之意在內

君祭重謹子曰此大夫家不  
藏龜藏文仲乃為室以君祭  
非其分矣又且刺山於節盡  
蓋于梳齋雕飾之工為福盡  
一舉夫不呼于心而呼于神  
文仲何如其知也

補新直以國之休咎呼之乎  
神此心之神安在以此稱  
智視之不事龜筮而明覺  
自然者何如不說焉得智  
何如其智哉人之素稱他  
處曰微言之

補令尹章全直二人於大義  
廢多不明于文當楚子簡  
王猶憂之時當為遠引之  
清而不當為忠文子當者  
君見然之時當為定難之

而不當為諱夫子所不  
仁者當當逐其但未

子張問曰楚有令  
尹者三而無色至尹而為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其體  
國忘家若此何如子曰夫子  
不以一身榮辱輕懷而以國  
事得失置慮可謂忠矣子張  
意忠不足以盡之復曰有人  
若此不謂為仁乎子曰忠則  
可知而其結心此不謂可知  
也為得矣以仁許之  
補新直不知一字在心口說  
夫子少通蓋色之尤喜  
溫安知不喜愧于心政之

書深所以象龜之繫龜知未來吉凶故居之為趨避計大夫持

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于冥冥之龜便于幽明之際有未  
了然故曰何如其智是對當時人說言何如而謂之智只好說  
何如其智不可說不智註不務民義不必言不必云語實現  
神只就信神上說他不知○一說國有守龜為諸侯決策大夫  
家不寶龜此朝廷名分綱紀所係仲只為一避禍趨福之故遂  
爭龜之崇重至此是豈知理明分者之所為不智連暗名分與  
繳福澤俱在內按仲居曰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會廢  
六闕美織蒲此之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此之不智也  
令尹章

此章子張論仁以跡夫子論仁以心純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  
是仁不然只是忠清而已子張問二人實奇他一層高一層  
所以認定為仁人夫子未許其仁皆歸重無私心○文子子文  
之行須要講得懇到如仕不喜猶曰人情尚可制至于三已  
誰能不愠而彼畧不介懷且無愠猶是處已能平心耳而處人  
誰不有忌心彼且以舊政告新令尹是子文之一層高一層也  
故子張仁之其初問何如便有陰許其仁之意夫子姑就他行  
事許其忠但忠字只就註知有國不知有身句發揮若物我無  
間句則涉仁上去了不可用子張擬其仁特在難能上善哉未  
為得仁猶云未知其心何如為得遂以仁許之未知應仁字而

上命三

李

必告安知當于天下之心  
如政為僭玉猶愛之事則  
仁人之所必誅也

崔子節講子張又問崔子絀  
其君莊公時陳文子不忍置  
身于亂朝有馬十乘棄其富  
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侯吾  
國之大夫崔子也違之

他則又曰侯吾國之大夫崔  
子也違之其再三避亂若此  
何如子曰文子察其身不顧  
其利可謂清矣子張意清不  
是以畫之復曰有人若此可  
不謂仁乎子曰清則可知而  
其先心與否未可知焉得遂  
以仁許之歟夫子不許子張  
之仁則信乎仁人之難也

論語精義十乘矣知果不虛

之心遠也知果不虛  
之心如去為林利潔不飲  
所不忍也須會此意夫于  
只說未知二字何等渾厚  
而崇者亦出未知其心等  
意則是己悉知之矣且宜  
云未知其為何也焉得遂  
以其忠而仁之未知其為  
何清也焉得遂以其清而仁  
之曰未知文曰焉得此難  
非直斥之詞然亦不可看  
作疑詞何使子之不僭王  
權妄文于終身不遂可謂  
仁乎亦仍是未知若果得  
理之正而出諸心之安誰  
所能動哉不若先覺之邦  
亦何能其與心為仁此見

為得仁又須自忠字下來言忠者為得即仁方不大貶子文  
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餌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  
然人情猶或能矯至於之他邦誰不苟安而被令不統亂且再  
遷然猶是繫身于暫時耳而屢遷誰不厭其煩彼又且不然  
文子之一層高一層處子張以脫然風塵之表必純然天理之  
中故疑其仁夫子特許其清謂其去亂之快不以富貴說身不  
以屢遷憂即也然或者多是矯詭之行以立異而非出于純心  
焉得遂以仁許之猶吾大夫不指欲君之事但猶然有無君之  
心前一違之是相富厚而不辭淡而違之是值屢且而不悔  
一說未知之字有味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必有不可知他

者心事正大光明未嘗不為高行亦未嘗必為高行一味過人  
之事安得憑信其仁不可說忠清不是仁連他忠清之心亦可  
知耳若欲比之忠夷齊之清心事如青天人不知之所以為仁  
固外註言子文之相楚所謀者一段最常玩味一則知有楚而  
不知有周一則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便是不仁了蓋責以春秋  
尊王討賊之義尚不得為忠清况曰仁

附考崔杼之妻棠姜美莊公通焉擊郊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崔子怒因侍人賈舉以問公公沒姜氏妻入于室公拊楹  
而歌之崔杼帥其黨而攻公公登臺而請不許自刃于廟不  
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弑之

上論三卷 夫五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夫五

人臣歸國或夜在公家精  
自一心不愛物垢最不  
愛心也

學文子言... 之先大夫季  
夫子若每事必三思而後行  
夫于國也事而論之曰再斯  
可矣蓋庸淺者思或惑者亦  
思誠至于再而理已得矣不  
然執極後之意亦有不坐矣  
事統者可乎哉

補新宜玩再思可矣句說得  
甚活非謂一思之心得者  
又必要之于再也亦非謂  
再思未得者即止而不思  
也若如周公之思慮即百  
計可也若如中在大思誠  
即十慮可也再云乎哉二  
云乎哉人心之精神一思

子者言和有道無愛之時則  
隨時是明而知處邦無道危  
難之時則盡心而險而思也  
之論武子者莫不高其知而  
卑其愚矣自或現之時平以  
請共為事其知也為人之所  
能為可待而及也其愚也盡  
不可逃之義碑吾可竭之力  
非精誠一念可貫金石則不  
敢愚非才智兩合可推乾坤  
則不怯愚必豈必保身濟君  
而後見其愚之不可及耶信  
乎武子非智于前而愚于後  
也每固所以為其愚也王所  
以善其智也武子之臣節足

文子章

此章是夫子裁文子以斷以為作事之準三思不足思上隱乃  
是思已審而又展轉及讓思之也再字要認得明只是事到面  
前仔細尋思而見得此理方是一思再則從所見之理又平心  
酌量務期到確然不易處便是可不是事皆可行只在思上說  
言思至此送遠可否皆有定則而不差註中已審正貼可字文  
子相宣成聯齊晉所思之事必舉國事上說

武子章

此章專重愚一邊是以有道之知形出無道之愚以智之可及  
形出愚之不可及智以形迹言可及不可及以事功言邦字  
實指衛邦勿徒有道只是內憂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  
是晉文外措元咄由爭有道則智者謂可以展布之時武子則  
以智巧出來運用明則有以自見故曰智非無事可見及  
行而無事之謂無道則愚者謂時不可以明白自建武子則嘿  
地周旋暗用許多的機謀而不顯其迹若無智巧之可言故曰  
愚非不知避禍之謂夫智于有道明目張膽知無不為言無不  
盡凡見理明者皆能之故可及若愚于無道倘其精誠未極力  
量不大彼時外搶攘而上下危疑可以把持得定而一不為所  
挫抗試于此想其用心何等苦設慮何等深正是他大巧若拙  
大慧若愚處故曰不可及濟國事尚落一層而保身二字尤不

武子章

上命之卷

字

新直九豪亦按當大事情  
用愚小可得不濟事愚者  
大智無智也哉子也  
辨于辨此處亂世之室也  
而關係于亂室亦甚大智  
者明用其知也愚者暗用  
其智也明以成天下事易  
暗以成天下事難成事于  
無事之日固難成事于事  
事之日尤難故曰不可及  
也

必說全要。想這個愚關係甚大。決不可少的意思。  
附考。晉文公出亡時。不理于衛。故渡國首誅不尊王者。以晉  
為始。故成公為晉所執。今元咺輔其弟外武以守國。或誣成  
公曰。元咺棄主而立其弟。據國矣。時元咺之子角送公殺之。  
及成公歸。未至門。戮其弟叔武。故元咺訟之於晉。晉人歸于  
京師。實于深室。命醫衍醜之。武子納體于秦。以進貨醫。公  
其醜。成公得不死。及事平。盟國人於宛。濮國之友側者始安。  
歸與章

不念章。子曰。作夷叔。齊古  
有稱惡之。及者然。思其惡  
如惡其人。使其人能改而自  
知。齊有已。然水釋。不念其  
惡。矣。其無成心。如此人方  
不。信。子。元。瀆。而。樂。於。見。收

好處。謂志大而脫畧細故也。成章直就狂簡上看。出惟狂  
簡也。則淡于俗情。正其濃于道。趣于世事上。疏漏于本性上。  
成。但見任地性質。自是光明俊偉。成得個片段。但高瞻遠  
在。依貼工夫。少章則可裁也。而簡之章則不知所以裁也。不知  
裁。即在成章內。言非是。而轉語。此正簡之所以為狂也。未補  
歸而裁之意。方足。  
不念章  
此章主夷齊與天下共維新上說。不是以量服人。全要于不  
二字上着精神。不念。不是不記念。有化而忘焉之意。惡。是正  
意思。若加一分念頭。便是有心以絕人處。誰不怨之。夷齊原只

不念章

上合三

六十七

如不用者  
新直看一念字竟齊無念  
因人之惡以有念故人之  
惡念化而二人惡之念  
亦與之俱化彼其惡之慶  
全無作惡之心故人諒之  
不然別人之清只是欲清  
一已吏資之清乃是欲清  
天下天下清則已心亦覺  
其清已心清天下儘以共  
忘于清

生章講子曰微生高世所  
直者自今視之說謂微  
高直或乞醯焉乃乞諸其  
而與之其乞也不以自與  
以與人其與也取諸人而  
取諸已雖其心不欲取人  
而心行迴宛轉之狀揆之

可與天下共知高此事前  
不可與求者知後不可與  
授者不與雖小而心之受  
屈處是天下章所皆二股  
皆是心之不可與人知者  
較微生高尤甚也

足恭章講子曰人心惟有此  
直不忤人亦不失已有心交  
安有面朋有如巧言令色而  
且足恭者假一生之精神供  
他人之憂必媚人也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又自惡怨而  
及其人者心甚惡相違而貌  
與情不習詭也左丘明耻  
之丘亦耻之何惡之無取用

言甫番  
上句三句

惡其惡不曾惡其人人之惡改自我之惡消我之惡消有人之  
怨希字作無字看就一人身上說非信人之怨他者少也

微生高章

此章是夫子維直道不是譏議微生直即人生之直更不得于  
人已間加一轉念稍有計較作為便不是直使高而誠直則施  
子之際有者應之以有無者應之以無且待轉念而决者乃或  
乞醯彼乞醯而與因人之乞為乞假人之與為與許多遷就  
回讓便不直了不必說到掠美市恩上

足恭章

此章最重一恥字當時溺于世風皆指此乙等人為厚道故特  
喚醒天下巧令足恭三平看足以貌言巧令在道理上做個  
有心要善使巧令矣不可用求媚等語置怨而友只是外面托  
為渾忘不校的人不必用陰面報復等語一則挫銳以恃物謂  
是可以博折節馴謹之名而不知此認交也筆而不實一則抑  
忿而偶仁謂是可以邀仁人長厚之譽而不知此貌交也面而  
不心曰丘明曰丘像彼不知羞替他羞一般丘亦恥之勿作寫  
比丘明也勿作恥而不為

言志章

此章提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勿分別大小而大小自見為妙  
當以夫子之志為主○言志探其蘊藉也只泛說勿如下論作

而先得我心者僅一丘明  
亦可以自秘然矣

新直左丘明傳春秋者也  
夫子作春秋者已春秋有  
家心之法此三項皆吳外  
而迹殊而誅其心則深可  
也故云丘明耻立亦耻非  
此若論之意以耻字則解  
人心以左丘明申明已志  
言志革全直二子有願聖  
人無頭則則期望之意畢  
竟有邊幅可滿無頭則無  
意即竟舜狄病意象又云  
至人無頭天下之願即其  
故不言願  
論講顏淵季路侍子曰  
有志尔盡各言之矣子  
由志不私已之有而已

願聞子之志子曰吾志在  
天下天下有老者原有安理  
吾則此之以安朋友原有信  
理吾則其之以信少者原有  
懷理吾則其之以懷吾志如  
是而已在二賢見地已其在  
夫子動念即到何莫非公天  
下為心也  
補新直此意見心夫之堯舜  
見其用之天地想開口時  
且是清氣神皆生意滿腔  
中皆實也但其流脉雖私  
而於氣日海夫子說到老  
而心更反信則身雖在春

用世之志○子路之所願真是他性也高明果決無一毫依情  
係累見得天下之物盡屬身外何有於車裘天下之人皆屬度

內何隔於朋友不必就區區輕財利上講須要發出忘人已形  
骸的意思方妙○顏回之所願真是他克己復禮性也空同無  
一毫已私牽絆更無處覺得有善之可伐勞之可施非言有善  
勞而不伐不施也伐施不在事跡上只在他心上看既一無字  
直是若虛的襟懷如愚的景象善是理之得于己者勞是功之  
及於人者勞在善中非有一件○二子心體上俱一般毫淨洞  
達與夫子分別處只在一願字然曰願亦有待也有待則有意  
夫子惡乎待今據夫子語氣只是云天下之老者而各懷待於  
天年天下之朋友而共還於樸茂天下之少者而並舍百千夫  
造則萬物咸若之日乃吾心什憾之日而一夫缺望之時乃吾  
心負痛之時此見聖人之志只是欲鴻鈞內物之得所耳不消  
說我如何去安之信之懷之六不是在一家則行一家在天下  
則行天下等話頭看來此三句不可說太物滯亦不可說得太  
奢大要得語意渾然

已矣章

此章夫子非絕望天下特為是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題雖全  
在一個由字口不言而心自各氣改過之一機蓋悔悟深切則  
誠意所蓄自力為改過之計終一說出意思便消散了作此題

利溥之過而心已遊黃  
虞恭亦之天矣

曰矣乎章子曰是過而切  
于自訟者改過之真心也吾  
嘗以此望之天下乃今已矣  
乎天下之人不公為偏非則  
始有寬假求于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以痛加刑責者吾未  
之見也吾能無深慨乎哉  
十室章子曰人不患無質  
而患充學如以質而已矣則  
十室之小邑亦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丘之不虛此忠信也  
丘有教敏求在也而人則  
自負其質矣坐使天生之性  
地半銷耗于妄營非忠信不  
如丘而好學不如丘也亦可  
以學矣

信是赤子之純一  
好學則成大人之變化使  
其下學則無以充拓忠信  
且致效也  
章子講當時治尚煩苛故  
夫子稱仲子以為訓意確也  
為人可使居兩而臨民之位  
蓋以其簡而可之也仲子知  
夫子取已在于簡而欲借于  
孫伯子以自證故問曰子孫  
伯子之為人何如子曰天下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若伯子  
者蓋可也簡夫亦以其所可  
者在簡非以其簡為可也仲  
子遂曰夫子之說而發明之  
曰簡一也願所居謂何耳必  
居之以敬而行簡必勉其民  
是其簡乃要之簡不亦可

要字、分明又一氣渾成、為妙時文、刻畫訟字、亦屬小定、

十室章

此章是勉人好學以全忠信意忠信是實心是為人之根器不  
離不琢之真機好學不過常存此心而不妄非忠信之外又有  
窮理之學十室必有見易得意有字活看勿用厥付維均之語  
但世人學失其性往不從忠信本體上用事所以聰明愈遠  
而本體愈漓故曰不如不如曰重人不肯學上勿屑之較量藉  
以忠信作薄林美質看亦是

南面章

此章重一敬字簡為治之大體而敬尤為簡之本源勿犯敬

簡並提即單重簡以不透肯○南面者臨民之位不可言人  
之位其可使南面者正謂其得臨民之體耳註有人若之妄是  
體度非度量也寬洪簡重四字亦指暗會勿明用○仲子意大  
子之許已在于簡又意已之簡異于伯子故問伯子為人以探  
夫子許品何如不必說証簡之得失簡字勿露可也簡不是言  
其簡之可謂其簡如是為人亦可矣可字只渾指為人說講  
內須含嘿寓不足意乃有丰神僅可僅字切勿露出○仲子不  
是過疑夫子與伯子因夫子說簡就簡字發揮居敬行簡不是  
兩項行簡只在居敬上說即此居敬處就是行簡蓋主敬則精  
神必不屑越于細務所謂恭已無為不期簡而自簡者也如此

若若謂之行簡則其簡為  
因循玩愒無乃太簡乎夫子  
以為然否也夫子曰居敬居  
簡之言蓋簡而之法戒俱備  
焉誠然哉然雖之意即其此  
雅而簡也

補新直于此章見孔子之  
道與老氏之道不同屢孔  
子是繼堯舜精一之旨老  
子是開道釋空舟之端仲  
子是習孔子而得焉者也  
伯子是襲老子而失焉者  
也仲子之言然見得伯子  
之簡不然矣仲子之言然  
見深簡而之可決然矣  
袁公重謹表公問弟才誰為  
好學曰子曰有顏回者好  
學

此心之學未好也固本無  
怒而怒而不遷怒當其則  
而止矣動而傷失者過也而  
貳焉不能檢此心必求  
學未好也固本無過即過而  
不貳南前于哉而漫矣其克  
己之功如斯不幸短命死矣  
未聞復有好學者也君試垂  
听焉亦清心寡過之一助也  
補新直顏子一生之學在克  
己不遷怒者犯而不校也  
不貳過者三月不違仁也  
此正好學工夫非克己之  
後乃事不遷不貳也克己  
之學就在兩個不字上見  
子華章請子華為夫子出使  
子齊冉子為其母請來子曰

則簡所當簡故為可謂是說行此簡而事治民安之謂若先  
厭事之心自居而當行之事皆不事則心與事俱簡如何去  
得故為太無乃之字有質疑意太字藏不可意勿說及孔英  
然其居敬居簡之言漸當治天下之理世人論簡只說個  
簡便了雖獨出一段敬的議論直從精神心術處剖析何等  
精細故曰然不重嘿然不必復將不可入換

袁公重

此章全重好學之字不遷三句要模寫好學光景俱在心上看  
不涉事上要講得細他人之學在聞見上用功顏子之學獨在  
心体上用功故夫子稱其好學怒是一念少拂過是一念

怒不休歇便是遷過不消除便是貳顏子克己以來此心常  
已無忿恨不平事了俄而有怒亦隨其可怒而怒之怒過即止  
未有所留滯遷延此心常一已無差錯越理的事了俄而有過  
亦隨覺隨過此心即與天理合一安得有二全是念在天理  
上故稱為好學未聞句亦就弟子言

子華章

此章前二節必義裁冉求之過與重不繼當句後二節以義裁  
原思之過辭重母字使於齊及為之宰句是春秋書法便當會  
不必與粟不必辭祿意發揮○子華為夫子使於齊分也冉子  
念及于友之母而為之請粟亦是高誼處與金與庚亦是夫子



與之益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益曰與之庚所以示不當益  
也與子不察而與之粟五象  
重意氣而厚饋遺室不可  
訓薄道然未知有所不必與  
者在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其富如此則其  
家固不貧矣吾聞之也君子  
周人之給而不繼人之富五  
秉之與何為也哉原思為夫  
子之宰此之詔祿之粟九百  
原思辭之而不受是豈不可  
以愧素餐者然未知有所不  
必辭者在也子曰思母以辭  
為也身以與兩之鄰里御堂  
乎寧以應周給之恩必不可  
廢詔食之與矣今而視之恤  
人之私不必過厚受君之惠

裁之以義而示撫恤其家之意非不當與不當益而姑徇之也  
與粟五秉非為友私情亦存恤其母之意若謂其意在償  
勞則鄙矣○肥馬輕裘要點富而養足於母意周悉輕帶重不  
繼富周字繼字有味註可玩○為宰而與粟分也原思之辭  
非矯節以為名特廉恥之心重若以為當官雖稱而厚祿不  
耳辭非合辭其多也夫子謂人臣事其事當食其食故止之  
毋字重講是正意隣里句是餘意正見不當辭字可廣周急之  
惠不可廢班祿之典看來冉子重友輕財辭世之吝者耳原憲  
重行輕祿辭世之貪者耳但一則有心市惠一則有心明節夫  
子則如化工之賦物而應之以無心如請粟則便與釜請益則  
便與庾祿有餘則便與隣里細當不必過辭故之贊之

所不當與子華之母不可  
得之于冉未義所當與原  
思可得之于夫子鄰里御  
究豈可得之于原思此至  
人將以克盡之矯思矯慮  
若非原思明用財之義  
犁牛章謹仲子之贊不繫世  
類夫子托言以謂之曰犁牛  
固以犁而棄矣乃其所生之  
子以色則駢而合乎當代之  
尚且角則心而中乎犧牲之  
需人雖以犁故而欲勿用采  
山川之神其昔合諸聖則稟  
無起自擬生孝子為誌於墓  
尤明時所不禁也此一犁牛

而終不如夫子之無心要認此意  
犁牛章  
此章只是泛論世類難拘言外有勉仲子脩身道德之意不專  
在見用上說駢合當代之尚角中犧牲之逸要看且字重駢一  
邊謂駢而且角也牲無角不可以祭角始生如重如粟正是可  
用的不必言周正犁牛字駢且角字俱要想像父惡子善意挑  
剔得醒駢角內已含必用意下二句反言以見其必用也雖字  
振以犁牛之故鄙之而勿用也心無神何以不舍只論埋祭享  
山川非此不是告虔便是山川不令人不能違山川意即此可

補新道應俗中無俗類不能

必其相投于俗物皆必益  
實于造物不重山川亭  
牛重此牛必為山川亭  
類之物處于野名山大川  
所賂而於者在焉百種之  
英產于俗至君夫相所採  
而收者在焉

回也章請于曰吾門惟回也  
是已之功至其心歷三月之  
久而不違仁哉于仁與心為  
一焉其餘二三子則或一月  
或一月以至於仁而已矣能  
其盡而不能久易亦進之  
回也章

終食之間遠仁遠字同至  
若向而未言常在在外而今  
方至也然我欲仁斯仁至  
矣至字同因遠後德章其  
有至言至必其愛而遠

季康章遠李康子問仲由可  
使使政也直子曰由也果人  
也。以是果而後政將擔當  
所不克于使政乎何有又問  
賜也可使使政也其子曰賜  
也達人也。以是達而後政將  
剖析靡所不精于使政乎何  
有又問求也可使使政也其  
子曰求也。以是求而後政  
將指海濤所不致于使  
政乎何有三子亦不用之木  
而為之。使使在玉政者何  
也耳

知須知夫子以犁牛之子養瘠。分明謂塵俗中有奇品不能必  
見知於人世。而天地鬼神當有真鑒。見君子不必求合俗情。  
惟葆完天賦之原質。以還為天地鬼神用。

回也章

此章以仁字為骨。以回為主。蓋特與回之仁。以勵其餘也。非兩  
平語。須看其心二字。仁人心也。回惟操之以常惺之心。則即仁  
是心。即心是仁。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此只是狀其久。非三月  
後有違也。日月至猶云以日月計者。言其竟日竟月。都在仁上。  
非仁自外至。與一日一至一月一至之謂。蓋日月至。沒用功于  
仁。得來能至于仁。止不是容易的。漸有不違。括矣。勿言沒為

德之木恒為德之固。至焉若可。訖謬而不違者。可語恒。只在念  
項新續工夫。生熟上。看出切勿說壞諸子。

使政章

此章甚言三子使政之易。不是欲康子隨材任用。意果達。其  
才品上說。於使政句。方說到應用上。果者實性剛決。有風裁者。  
於使政則可以決大疑。定大事。于俄頃。達是心。何謂怡。適達。  
明者。於使政則可以晰機務。鏡群情。迎刃而解。蕪是心思。巧  
材能。歷練者。於使政則可以理盤錯。應繁劇。揮霍裕如。三何有  
字。見綽有餘裕。意達通事理。在諳練世故上說。通有通。通員通  
之意。明通與改。聞及員通。與拘滯。及實是一意。舊每以決疑斷

三子各奏其能則一  
長可用共濟其能則衆長  
可用顧執政者處之而已  
由來已仕季氏之家問意  
多在賜夫子曰賜也連只  
是受事理若果達道理則  
必拒權

季氏章講季氏使閔子騫為  
質也蓋借聖門之高美為  
私色重也季氏重而魯輕矣  
故閔子騫曰禮夫固于大夫  
感心而不仕實吾之素志其  
善為我辭焉今不復召我可  
乎如有復召我者則吾必去  
魯而在汶上天呼寧居齊以  
附魯不願居魯以附季閔子  
大義可不謂凜然乎  
補新章季氏使之意只是

為私門之重耳夫魯與齊邑  
也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子  
羔治之九月無功閔子之  
不就點契夫子隨費之心  
伯牛章講伯牛有疾夫子問  
之自跡執其手此之永訣也  
亡之命矣夫不意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補新章原思之貧類淵之天  
伯牛之疾皆命之定于天  
者言不<sub>過</sub>脩身俟命之理  
賢哉章講子曰人無所淫于  
中則有所動于外若回也其  
貧乎飲食居處人生大款所  
存固之食則一第美飲則一  
第笑居則陋巷矣其貧如此  
人方不<sub>堪</sub>其<sub>受</sub>者回也蕭然

事中機迎刃應用不窮等語

季氏章

此章當主抑私家扶公室上說蓋費重則魯輕賢如閔子豈肯  
重費以輕魯講語要得委婉中寓嚴毅口氣○季氏使之意  
只是以費叛服不常得此高賢為宰或可靖耳若云求忠臣於  
孝子太腐若云欲植黨以傾君又太刻善字不可說勿謂彼之  
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便是善也如有復我二句不可  
說汝上非季氏所得召只云辭之不可就之不可計惟有去之  
汝上耳汝上一語有飄然自適氣味作文要發此意

伯牛章

此章以命字為主自備是避崇奉之禮執手是致師弟之禮曰  
亡之不諱其死也曰命矣夫不咎其致也斯人也以平日有德  
行言而謹疾在其中再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重惜之正  
見其為命也

賢哉章

此章讚美顏子全重不改其樂上首末賢哉總是讚美顏子之  
樂以重嘆美之詞第賦三句雖是居食兩項然只要描其情景  
對說則拘人不堪二句當以憂樂相形串講纔得肯發樂非樂  
貧亦非樂道蓋樂不着情識只是活潑生機性體自然而已顏  
子之樂率性之真故此性體常呈露即第賦陋巷而其樂不

已居不日之而改其樂是何  
天之定一至于此也賢哉  
山也吾不勝其贊嘆矣  
新直曾氏之樂不在於所  
風詠顏氏之樂不在於樂  
陋巷程子之樂不在於吟  
三月不遷怒不貳過三月  
不違仁可以想見顏子樂  
之不改

此章再求非真能悅道  
乃自誇曰夫子之道至矣  
非不悅之第力不足以赴  
心謂之何哉夫未悅也悅未  
力必力其于道存心矣子  
曰求謂悅道而力不足哉夫  
力不足者必其試用之中道  
而愈廢然後為真不足耳今  
女子欲觀之始已先認一死

不可前之快特自登耳  
之不足哉蓋有能悅之  
無不注之力也其悅豈  
耶求非惟証力並証悅  
補新直再有非真悅道者  
天子身上尋求故言道是  
子之道顏子無言不悅只  
在自已心做工夫故博曰  
我之文約曰我之礼求之  
我斯欲聖不能又何不足  
之云

女為章謹子謂子夏曰儒一  
也然心術既分儒品亦別在  
心慎而為之耳女其務內為  
君子儒毋務外為小人儒定  
品格于既為之外亦真似示  
習南燕女直四書亦

改也即非箴歌陋巷而亦不改也不改正形容他樂的光景  
知有樂而守住便是改矣曰其者本其所自有者而言即此一  
段滿洒胸襟自然非人所及故曰賢哉回也是高其人品非是  
羨其安貧

悅道章

此章悅畫二字正相反畫者不悅也若不必畫悅字有企慕求  
至之意冉求之悅只是浮慕曰子之道便以道屬之夫子而自  
諉手力之不足便非真悅夫子直破其力無不足之理謂天下  
本無力不足之始諉子所謂力不足之說必大用力一番  
奈手中途廢了方可說力不足今子畫地自限一畫不自用力

豈力不足也此夫子因冉子之言而解不足之美非謂世有此  
等人也宜一看且要得夫子勵進之心不可用貶詞

女為

此章是進子夏以真儒而為字緊相應勿平對總得夫子戒勉  
口氣女為君子儒是欲其收斂心体淘洗得光潔充養得純正  
一團全在天理上做去稍有毫釐不純潔便是小人最重為字  
有着力擔當必欲其勝意無為特反言以足其意非有個為又  
有一個無為也看來君子儒雖不離為已然却要說出他淵大  
規模與小人識量狹隘者迥別方得擊子夏意

戒明章

上命三

此章是子游重士節以挽回世道人心之意。講語要說得極  
關係。人內就舍個得。有持公道正士風。這樣人的意思。這  
人輔治無干。子游本處亦要得他。延訪名賢一段。光景行不  
句。一氣串說。重下句行不由徑。不過先舉其行已之正而言。  
非公不至。正在與已相交接處。見其為正人。不由徑不可。其  
行。說乃戒明光明正大。必由天下之大道。不在邪路曲徑上  
行。故其交于偃也。一惟以公事。若以私事干邑宰。便非其不  
徑之素志。子游之取。又若此。真是扶公道而明士節。

明章道子游為武城宰。以  
學之微而被絃歌之化。意  
下其議論者。故夫子曰  
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室。戒明其人者。見其行不  
徑矣。一舉足而不苟焉。至  
之室尤。奔。風塵者。所時  
合說而戒明。苟非公事。未  
與。一。至也。其大。行。又。如。

行非公事。二句正言其。偃  
此。戒明相。得。乃。得。之。于。道。  
義。授。合。之。中。出。俗。親。幸。之。  
外。也。故。有。時。為。公。而。進。而  
偃。之。室。重。有。時。舉。公。而。退。  
而。偃。之。邑。重。非。公。不。至。止  
行。不。由。徑。處。

不伐章。講子曰。人臣非有功  
之難。而居功之難。若孟之友  
者。真不伐人哉。當齊魯交爭。  
我師先潰。衆皆奔北。以旋而  
反。彼居殿後。則扼敵而全師。  
者。友之力也。將入國門。正衆  
人屬目之地。乃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既。於。殿

此章是夫子取之。及以風世之驕爭者。不伐。要本真心來。審  
曰。章。後曰。殿戰。敗以殿後為功。蓋敵賴以。其  
賞。師如戰。右師敗。奔。反。為。後。殿。舉。之。全。師。不。伐。者。其  
頌。國。門。將。入。之。際。正。衆。人。屬。目。論。功。之。秋。獨。策。馬。以。自。誇。其  
中。心。誠。德。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特。許。其  
不。伐。右。說。有。功。不。居。託。言。馬。不。進。以。掩。之。使。非。之。反。之。心。夫。子  
不。取。矣。一。說。是。時。三。家。怙。權。同。惡。其。敵。數。兆。薛。之。罪。已。不  
待。言。及。一。旦。難。至。又。觀。望。逗。遛。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  
入。無。人。之。國。而。孟。氏。之。師。又。先。奔。為。敗。首。以。貽。其。君。之。憂。辱。孔  
子。取。孟。之。友。不。伐。與。勿。傷。汪。錡。之。衛。社。稷。同。意。取。二。子。所以。深  
罪。三。家。也。

此章是夫子取之。及以風世之驕爭者。不伐。要本真心來。審  
曰。章。後曰。殿戰。敗以殿後為功。蓋敵賴以。其  
賞。師如戰。右師敗。奔。反。為。後。殿。舉。之。全。師。不。伐。者。其  
頌。國。門。將。入。之。際。正。衆。人。屬。目。論。功。之。秋。獨。策。馬。以。自。誇。其  
中。心。誠。德。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特。許。其  
不。伐。右。說。有。功。不。居。託。言。馬。不。進。以。掩。之。使。非。之。反。之。心。夫。子  
不。取。矣。一。說。是。時。三。家。怙。權。同。惡。其。敵。數。兆。薛。之。罪。已。不  
待。言。及。一。旦。難。至。又。觀。望。逗。遛。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  
入。無。人。之。國。而。孟。氏。之。師。又。先。奔。為。敗。首。以。貽。其。君。之。憂。辱。孔  
子。取。孟。之。友。不。伐。與。勿。傷。汪。錡。之。衛。社。稷。同。意。取。二。子。所以。深  
罪。三。家。也。

可也。此節要意在將入

門三字上。雖奔殿之功尚

懷喪師之耻。正屬目之際

不欺本心之真。其身居人

後。其勇在人前。而功在人

上。又心居人下。此是立功

于無功之日。又該功于有

功之中。可為居功者法。

祝鮀童子曰。甚哉。盡之好

諛而悅色也。如不有祝鮀之

佞。宋朝之美。誰尚。然。抱璞不

失。古人之意。已大拂。今人之

情。雖平。克于今之。去矣。不意

世道之衰。一至此哉。

補新造。彼何以免。而美不免

也。蓋在。亦則人。感而。動。

附考。魯哀十一年。齊師師伐我。及清。孟孫子洩帥右師。冉

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入自稷曲。右師奔。齊大夫陳

瓘陳莊。涉泗。追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云不

進也。○此錡乃昭公子。公為之。嬖僮也。維時孟子洩。馭馬欲

奔。公為。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謂死節也。冉有。有用才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善也。

祝鮀。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憍惡。不是為難免者

惜口氣。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于難免。習尚之澆。溺為何如哉。

不有字。其。美字。而字當與字看。要看今之世三字。古之世尚

德。故取木訥。今之世尚華。故取美佞。難免者。難免。亦則人。感而。動。

所棄古之所取。誠為世道人心之一概。

誰能章。此章是夫子以由戶提醒人去。由道是勸而勉之。辭非。不

意。誰能二字。不是說人皆知由。只重不可。不由意。由戶。只取其

最切且便者。耳。道之切于人。而便于出。不啻戶然。由戶而出。便

處。可通。不由戶者。何處出。得由道而行。便其出不窮。不由道

者。一步不可行矣。誰不由戶。而何莫由道也。何莫二字。然有提

醒意。即何莫。學夫詩之意。

質勝章。



不如好之者好于表有專注

也好之者不如好之者集

之境在忘也。由知而好而

德新宜此章以知字另提

言學之入門。須要知此

空之知。則得如好。雖

已勝于知。然畢竟不如

無至樂。方為真知到頭

中人章。夫子曰。人知語為教

者之所擇。而不知即听者之

所操。故理要之上。而理至矣

人。皆以中而人分矣。如中人

以上。迎稅即悟。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下。逐響皆粗。不可以

語上也。人各有勵焉。以為受

教地也。

補新章。既章不他。說人不可

說。謂上非直。把上而語之。謂之曰上。便非言語文字所能盡。惟

不語之語。乃為真語。此意不可不發。

問知章

此章夫子告以仁智。但是示以心之本體。不必分事與心。民義

如人倫事物。都是曰民者。謂此義乃民生日用常行之理也。務

字在心上。專力修為。看務義向。即有樂神。明求免鬼責之意。鬼

神亦民義內事。敬遠亦是務民義。惟在義上用力。于鬼神便是

乃知之實。諸處然好。雖有得。猶覺有矜持之迹。樂則與理相忘

外化其耳目。內化其情識。有一段渾融光景。兩着不如字。要人

必造于樂。而後已。若直用順文鋪叙法。謂知不如好。不如樂

便非題中景。

中人章

此章只是語上無語。下意當以上字作主。然上不離下。天命只

在人事中見。但人有悟不悟。即可語不可語之分。中人以上。見

解已在言前。不語者。畧其端。而彼即會其意。有多少活潑。若

中人以下。而語之。以上波將參透不得。無下落處。中人上下

只在頓悟之敏鈍。見解之通塞。上論不可就人。上不主敬者

說。謂上非直。把上而語之。謂之曰上。便非言語文字所能盡。惟

不語之語。乃為真語。此意不可不發。

問知章

此章夫子告以仁智。但是示以心之本體。不必分事與心。民義

如人倫事物。都是曰民者。謂此義乃民生日用常行之理也。務

字在心上。專力修為。看務義向。即有樂神。明求免鬼責之意。鬼

神亦民義內事。敬遠亦是務民義。惟在義上用力。于鬼神便是

仁字後獲。即是仁之有得。先難必之。後獲說。個後獲。形容

先難之純難。就心說。此乃無私之本體。故曰仁。每段講上邊。就

上命三卷

七十九

上命三卷



補新言仁者但在用心之一

上心一于理而不昏是智  
心一于理而不雜是仁以  
求神之念分其未義之念  
則是滯于福禍私私也  
以  
求獲之念分其求難之念  
則是汨于得失之私也其  
用心之一處只處是去私  
而已矣

知者章講子曰理一而已智  
者見之謂智仁者見之  
謂仁智者其樂水乎涉涉之  
成無異契之入理智者之悅  
動也動不必紛馳則宅虛而  
神自行焉仁者之天靜也靜  
不必枯寂即御置而盡自凝  
焉此以知智者樂矣任欣感  
應之感而帶適于自如此

以知仁者壽矣任枯枯脩短  
之運乘而不變者自在合而  
通之而仁智之蘊可識矣  
補新言德也心於上分別  
吾心之寂然一物不牽處  
論便而山的景象有靜的  
意思有壽的受用從者心  
之然然萬物皆通處論便  
有水的景象有動的意思  
有德的受用不為私私練  
便動便樂便契于水不為  
已私斷便靜便契于山  
齊一變章講子曰今日之齊  
言非昔日之齊也頌變之  
何如專齊一變其至于今日  
之善乎勿勿其馳驟之習而  
急法其功利之心則孔教信  
義之遺風亦可企而及也若

要為個仁知尾後只消一點便中題數

知者章

此章總是形容仁知之心各項開看動靜是心體樂山水是心  
之感樂壽是心之徵仁知總是一個人知者未有不仁仁者未  
有不知但自其心之寂然寂然一真自如則謂之仁自其心之  
豁然油然萬物皆通則謂之知樂山樂水不可着實在山水上  
說當知山水是天地間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之精人  
心上原有山水仁知之謂也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知耳便見  
得胸中有造化講語要就仁智上寫出山水情景不則不離方  
妙註有似二字却淡動靜俱屬心知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

礙故曰動而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氣不  
主萬感不移故曰靜而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  
處即見仁智不作推原說凡人執一不通習中便不洒落故進  
知者樂凡人私欲戕伐精神便不完固故惟仁者壽樂不在亦  
上論只是不粘不迫之神脫於塵障之表壽不在數上論只是  
不生不滅之精運于天地之間切要看看詩話

齊一變章

此章以道字為主夫子有志于先王之道故深望齊魯之能變  
不重分難易不必專重魯齊魯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  
齊自桓公以來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壞了春則中間廢

上命三五

上命三五

八十

魯一變則直至于先王之道  
久矣之習一振而上理輒臻  
矣夫以魯易齊必不願願  
其不為魯者乃其不能為魯  
者也。以魯當齊魯何敢望願  
其不及齊者乃其遠過乎齊  
者也。爰有難易而期于至道  
則均齊魯何憚而不為此  
補新直夫子夢寐東周何日  
不思行道示宗固故云齊  
一變方至今日之魯於道  
尚遠若魯之道狹在特若  
于廢墜耳稍一振起即可  
至道與齊人不侔而奈何  
不變也  
鮒不願重道子曰臨古之去  
必稱其美器必附其名不  
虞至于今而刺謗甚也即如

墜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齊變是革去須脫胎換骨一翻方可  
至魯之變是振起須洗腸滌胃一翻方可至道至魯至道皆以  
人心風俗言玩本文二一字非再變一變之謂真有一刀兩斷  
氣力夫子是欲二國皆歸于道而別言之作文須得幹旋法註  
功利等只暗會

鮒不願重

此章重名官三字春秋之時凡事名存實亡者多故夫子曰  
時事惻然而傷之姑借一鮒以寄慨上下三鮒字指名不願  
字指制實之不存名將安附此夫子是惜名存實之意○一  
說你傷時人刻方為員意亦可

宰我章

乃以名也其象之有缺也  
尚謂之鮒哉今之名是而  
安非不知凡幾吾不能不  
于鮒一寄慨云  
補新直一鮒雖小而輕變古  
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  
門陌廢井田焚詩書尚律  
法之漸此與春秋大復古  
而訊變法同一旨  
宰我章選空我問曰仁者以  
救人為心雖或告之曰井有  
人為其亦將浚井而救之也  
宰我之意蓋慮為仁之不深  
自遂矣子曰仁者雖切于拯  
人何為其不浚也君子可  
使之漸而進教也井而  
救之也豈可浚而阻乎蓋

此章以仁字為主問答皆借救人一事以明仁之為仁雖字言  
不但平時濟人誰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  
人然字指浚井救人何為其然言仁者雖切於救人然必愛其  
身而後可以愛天下何為其至於斯也不必說若此之愚君子  
四句只辨從井二字之非從井則欲以救人而先陷害其身故  
曰可漸不可陷又理之所必無者故曰可欺不可罔君子即  
是仁人能愛人者陷字正應從井謂陷于井也漸陷以事言欺  
罔以理言欺謂言者欺其心罔謂聽者蒙其耳此二句確說之  
就君子平日言看來就從井一事論更有意趣

其所信者理數以理之所存  
即君子亦為理受其若固以  
理之而無則仁者未嘗不知  
愛心者未嘗不見自愛顯仁  
而死者亦以為君子慮矣  
禮漸遠守我借彼井以問夫  
子之出處夫子容以可逝  
不可阻則行道而尤重身  
心志可見宰我在壺境上  
論仁則去每是以齊心夫  
子在心境上論仁則心不  
自勞于世寧我之問亦大  
子之答活  
詩學童謹子曰道一而已其  
取見之英華為文其合編之  
準則為禮寓于文而文外  
禮采而約之以天理自出之

品類不一不精者謂皆要  
自與前相親亦可以此  
畔矣夫畔道者皆終于不約  
而岐之禮為二者也  
補新章博學即字禮但禮之  
數見處須詳考不可遺也  
曰博文約禮即約之但文  
之隱要處俱是天則不涉  
於後曰約禮在文中即  
博也約即文即禮至全詳  
南子章謹子見南子蓋曰其  
請見一念之誠或有可填以  
正者子諾以夫子見此語亂  
之人為辱而有所不悅夫子  
難與之深言則但夫之曰下  
所不若大厭之天賦之由亦  
可以觀夫語矣  
中庸章謹子曰行之為德

博學章

此章夫子示入合道之功。一直詭下更無而層博約非二事。文  
禮非二物。凡天地間倫物燦然可觀者皆是禮。即吾心之天則  
也。君子博學於文。不使他散漫無統。即反約于吾心以歸之天  
則。至當恰好。處弗畔。急領着約。禮來。蓋徒事博文。必至于汎濫  
馳騫。或不免于畔。惟博極而又約收之。文洽而又禮束之。則耳  
目聰明之用。俱會為心體之實得。而奚至于畔。講而只隱。說  
道不要明露。道字為妙。

南子章

此章以見字為主。以天字為骨。南子求見。畏是也。小君之禮。  
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後見。以禮之所在。不可以重絕。子  
終不悅。非恐其晚。夫子乃恐其辱。夫子夫子矢之。是言平生行  
求當可。若有不處。天且厭絕之也。否只指不當見。而見勿露。有  
見小君之禮。一說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王之賢。察朝容。而知  
陽速之變。此皆實質。可成就。挽回得。故夫子見之。是欲因  
其好賢之志。故以天性之愛。將使與前暗全。冊子之恩也。

中庸章

此章重中庸二字。中庸即是德。至即至中。至正至簡。至易之至。  
若作至極。宜民之鮮。字並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不必添  
能字。不必無上下看。久矣二字。要寓慨嘆。意。

此推諸天命而於人性易簡而無奇焉蓋至無以加者乎乃為道而德人及厥為尋常而通其神髓其非此中斤也非一朝夕之故矣不亦深可慨哉

補新直肅似不可以言至而中則至矣民之解者德其為序遂知其為中也

博施重謂字貢出事功論仁者問曰仁之庸甚弘而量難滿如若施盡其博而能于衆有濟何如可謂仁乎子曰為仁者何必山博施濟衆為事也若論博施必仁之盡致而

聖者能之乎聖至克舜止矣時雍同勳堯舜之治盡知其

博施章

此章論仁當主在公已之心。上說根骨在中節。二已字。二欲字。又在末節。近取字。首末二能字。二可謂仁。正相應。于貢以事求仁。則主在及人上論。斯勢有所隔。而唐虞有未竟之事。夫子以心論仁。則主在反已上論。斯心無不通。而方寸有無外之規模。能濟衆是求能于不可能。近取是求能于所可能。○施之博。使濟之衆。串看何如云云。尚疑未足盡仁。何事於仁。言何必後事於此。而後為仁。若此事必聖人始能。然聖如堯舜。猶以為病。此三句。宜連說。聖即仁之造。其極者。非仁上。又有聖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猶病在心上。

濟者誠非前以責仁人

大上者只有此心而已

欲達矣而達人之念即俱

一已欲化而一情不情也

一欲謂仁道近乎不近乎

在無以譬之耳能近取于

而推之則並舉一人心已蒸

之可謂仁之方也必有求

博濟之遠哉

看世界至廣。民物無窮。即極遠。廣濟安能滿其所以

如此。○次節示以仁者之心。必字即是貫通人己的公心。天賦

間只一個立達。只一欲使人己大同。此仁體也。立是植。立不願

仆即立心立身之類。達是通達。不壅塞。如心休明。達行等通達

之達。皆就字義虛說。勿分散。養立人達人。就在欲立欲達。寫

出初無先後之分。人己之別。堯舜猶病字。即欲立欲達欲字

俱是同體痛痒之意。○末節止說求仁法門。近取者取吾欲立

欲達之心。譬之人而得其同有欲立欲達之心。此中便有惻然

為然念頭。即此是仁。故曰仁之方。註然後推其所欲句。是又自

子說可謂仁之亦子有說  
可謂仁乎。字。夫子說可  
謂仁之方也。已。字。此是  
謂之證意。

述而章。子曰。今之作若何  
也。也。則嘗有所傳述矣  
而不刻。亦作也。惟以理不外  
於古。載籍具焉。吾但信而好  
之心。此與公竊比于述者之  
先。而己。然則分門別戶。競  
以詐自命者。亦大惑也。  
補前章信而好古。是其心也。  
古人相傳。今慶其刪定等  
事。夫子。孟傳。義襲。其帝克  
舜禹。也。武周公。之心者。也  
以其心。實之于刪定等事。

述而章

此章重不作二字。天下古今。只有此理。若更添一分意思。有盡  
于你。便非道理。本体夫子。雖有刪脩贊定。亦只說道理的本体。  
不曾加增一毫。原自加增不得。故夫子只須述而不作。不作非  
謙處。不能作。只是明其不必。你要得此自信而好。正是述而不  
作。處不是二項。項。一氣。請下勿作。推原信好。亦不可看作二件。  
信即信其可好好。則好其所信好字。就在信字上看出。竊比句  
輕不必重。接見得。就是傳述也。只是竊比。老彭况。敢有所作乎。  
只其言不作之意。

默識章

此章重默識句。教學皆從默識來。默識不是不言。只是時。在  
心上理會。惺惺。不怠不徒。為口耳之學也。本此默識之心。以為  
學。則不厭焉。蓋默悟此理。為終身無涯之路。而絕念不已。自不  
能厭也。由此默識之心。以為誨。則不倦焉。蓋默視此理。為萬物  
公共之理。而教思無窮。自不能倦也。合為人為己之間。而皆融  
于默。此其功甚細。其理甚精。直非聖人不能。故曰。何有於我哉。  
句。不是空嘆其無能。乃汲汲不容自己之意。

德之章

此章以首句為主要。脩德。故去講學。徒義改過。皆脩德之目。德  
指性脩。指存省。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修德者。德

上論三卷

全

子曰。今之作若何也。也。則嘗有所傳述矣。而不刻。亦作也。惟以理不外於古。載籍具焉。吾但信而好之心。此與公竊比于述者之先。而己。然則分門別戶。競以詐自命者。亦大惑也。補前章信而好古。是其心也。古人相傳。今慶其刪定等事。夫子。孟傳。義襲。其帝克舜禹。也。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實之于刪定等事。

子曰。今之作若何也。也。則嘗有所傳述矣。而不刻。亦作也。惟以理不外於古。載籍具焉。吾但信而好之心。此與公竊比于述者之先。而己。然則分門別戶。競以詐自命者。亦大惑也。補前章信而好古。是其心也。古人相傳。今慶其刪定等事。夫子。孟傳。義襲。其帝克舜禹。也。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實之于刪定等事。

則不三若也學之不講將  
其何者為其學之信日從而  
不不足若也聞義不能從  
同以隨道義之根日而日  
發發者不善也不善而不能  
或何所以汗不迷之變是四者  
皆言所獨用為憂者也心  
不心代言憂則無時可心釋  
憂此言我之心也  
神新直無之不脩由於學之  
不精是以不能從業不能  
改進而德無由脩吾嘗有  
此而深以為憂惟恨諸學  
之功廢缺無以遂善改過  
而修吾德也

除玄覽約情歸性乃可名脩不脩者由于學之不講也講學是  
體認于身而研窮其理正所以入德也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  
須搬居故曰徙徙遷也乃徒若轉圜之意不善是德性參錯歧  
路必須走轉故曰改改者雷勵風行斬草必除其根這幾件關  
係身心軍切漆漏處誰代補得故曰是吾憂也憂是憂勤之憂  
非徒憂懼而已吾字極重四者切于吾身必親體承當反躬擔  
受始得此意切要醒發

燕居章

此章狀夫子中和之氣象燕居凡隨地獨處無不應接便是中  
申者不脩容而容舒布天天若不作色而色和愉容是堅一  
言色專指面言兩如字要別有得其似而未足以盡其形容  
申之大只可對嚴厲看不可對放肆看

其美章

此章要就久不渡夢上裁出聖人撫今追昔無限悲傷意思之  
與甚字相應吾夫子一生欲行周公之道故積思成夢及道既  
不行而年又不可恃故嘆其哀然不形諸夢而猶記于心夫子  
果何嘗一日忘周公也註無復是心句不是吾哀當以氣言志  
則何時來也

志道章

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外本末只志道

上合三

十五

乃夫子則其容甚知申人如  
也德亦如其色甚愉天人如  
也何以不形容之哉  
補直直分容色亦可但若要  
容色想到心上來申心  
如造化之真裕靈天人心  
同造化之暢治靈兩如字  
是記若傳神  
甚矣章清天子有然而矣曰  
甚矣吾志之衰也蓋吾向也  
有周公之思而常有周公之  
夢雖不得接公于一堂而猶  
見公于寤寐乃今久矣不復  
夢見周公吾衰一至此耶東  
周之想其他望矣  
補新直此天子之絕望于魯  
也周公與周而逝寄于魯  
天子安欲為東周而承平

管子能為故學其為最之

甚謂周道在夢恍惚過了

志道章講子曰學先定志

必于道三當當以心為鵠而

趨向端矣乃所據而守者何

在惟在于德以心得為執持

也所依而安者何在惟在于

仁以天真為浹洽也欲游藝

之功亦所不容然其理于有

意無意之間領其神于文章

無暇之外必如是而後為真

志道者乎

補新章通章卷尾只是完此

仁仁是吾心本賦之理即

是道得此心之理即德依

則此理純熟而心無間斷

是仁也至于藝亦仁之散

是將亦依之趣味由志據

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任不得當以志道為主另一件工

夫到底不是四項要講得融貫道是一條大路非旁蹊曲徑

志道便是為學第一根基礎即道之有得于心者也而得而真

失不可謂據即不可謂志故要據德據者隨得隨守也仁即道

之得全于心者也而得而不化不可謂依即不可謂志故要依

仁依者心即仁仁即心更無離合也要之德與仁皆道中轉注

之名據與依抵志後圓通之象也至是則可以超于萬物之外

去可以行于萬物之中神而明之即藝而即道也涵而咏之即

游而即志也此志道之全功也游藝游字要玩不着意便是履

業緣着意便是苦心聖賢工夫憑他做得滿足還須有一

閒順適的意趣方渾化而不自知游藝者正使道德仁貝馳遠

熟到渾化不自知之地位

東脩章

此章以誨字為主要得聖人大道為公心事東脩就說自是

自己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意此句不重東脩上是

聖人借個東脩來說說教舞人向上來學之音采嘗無誨不重在

教重者求教之心上說全有矜矜引進欲使人欣然入吾誨中

意壽向要得此光景

不憤章

不憤章子曰學貴于去疑

尤者于去疑心有所拂而

未通此憤也既其憤而放

其憤如三彼不憤者原無意

一問而後其問不礙可

不憤章

不憤章子曰學貴于去疑

尤者于去疑心有所拂而

未通此憤也既其憤而放

其憤如三彼不憤者原無意

一問而後其問不礙可

不憤章

不憤章子曰學貴于去疑

尤者于去疑心有所拂而

未通此憤也既其憤而放

其憤如三彼不憤者原無意

一問而後其問不礙可

上命三子

八十六

也心有時談話而不出此非  
就也就其非而談之沛如已  
彼不排者原無言可待何法  
而疏其壅不發可也至一隅  
中自寓三隅惟心知者可以  
類喻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相証則亦不復與之矣教其  
可以堅施哉

補新章不惜不教聖人憐  
教人只要人自得隨根付  
與所謂善口裡說來不中  
女用者是也凡教人眾忌  
說不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看此章語意說不勝發者  
正以進之憤排不復者正  
以進之及也

子食章語吾夫子感德之至  
即一氣之蒸騰不中物故食

子食章語吾夫子感德之至  
即一氣之蒸騰不中物故食

新章聖人惻隱之心最真  
最懇玩未字則字有無心  
而自不能已者乃聖心與  
天地同慘想天下之疾痛  
痲痺無不相聞

告重子謂項淵曰行藏  
之適隨時而已有知用之則  
行無心于必行舍之則無  
心于必藏惟我與爾有是天  
地是道也又武可合為一途  
矣子路不知乃自負其勇而  
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吾亦不知也蓋亦自負其  
勇也知之遊退亦有動天  
地之氣故彼暴虎馮河自

下一段承上二段憤排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是不知  
此理而不安于不知故發憤求知排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  
故在口中不吞不吐不待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故以開其意  
如彼無求通之心吾何從其意而故之排者意稍開但詞未達  
故發以達其詞如彼無欲言之機吾何從其詞而發之不故  
不發正欲使之憤排以受其啟發也非以故之無益而反生其  
惑之說不漫論微此一隅是道一端三之理不在一之中非一  
隅之外另有三隅也三隅反是借言惟類的意思不是曉得道  
之全辭反是反之於心即註中還以相証意復是別一件道理  
指三隅言憤對明排對敏反對圓融活潑通就心上說起敏復

子食章

此章見夫子以食有不甘之心為心故不能以聞樂不樂之心  
為心故不歌作文要看註中二不能字緣得自然意

用全章

此章見出處與行師均以卷勝行藏以自言而道在其中用舍  
淺看卷有用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良合舍亦做此二  
則字重負活不滯意用即行舍即藏要表出不先時預撥以不  
臨時斟酌化成心而合成理方於則字有蒼落若說一聽子用  
舍而已無與便是無主意之人矣我與爾不是我和爾把已對



此山必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子而與者必也臨事而無  
好謀而有成者乎蓋用命行  
威者應机而折衝亦宜能  
機謀者而笑周而進退自  
知所謂時也惜也之未可也  
君是也

新言時說此章前後語氣  
不一須臾只兩兩散說為  
一合大意大抵聖夫任此  
心與心性之學不作而  
斷以此出處則舒卷無  
心絕不着意見以此任  
事則絲毫消除絕不露一  
毫意見若一落意見便失  
如雁去大本領大机苟矣  
如雁去大本領大机苟矣

今日天下無以可富者  
而富之可求乎富而可  
求之役操必償之利進執難  
之士吾亦為之非不有奸也  
有所以奪之也然無如其不  
可求何也夫亦從吾所好乎  
好吾好也原然以待吾之好  
沒吾沒也亦隨以供吾之好  
可自暢其性且得現其真  
與又何必營無益之求哉  
補新言此聖人設為必窮之  
境以曉華世之迷執鞭豈  
論人之好哉樂其富忘其  
財耳或笑人而不知思吾之  
可足耳若好則以吾好言  
不富而能裕以吾好言不  
求而自足

顏子說重在顏子同於已上看有是夫言有是可行可藏之道  
而終無必行必藏之心講此句須大發時行時止其難意方打  
惟字有精神看來夫子許回重用行意更後了子路口氣只反  
問不必纏回此是相與共事之此下此字同暴虎馮河車二  
事以見後勇勿太死死而無悔是立心自擬如此必也二字直  
貫下言我明此行三軍必定要這樣人俱乃謹嚴持重不是畏  
縮謀是商確指運籌帷幄說成者計出萬全俱處即是謀慮便  
要期于有成一串說重慎共謀不重成此但就本素言不指行  
軍須知臨事慎而好謀成即時措之宜此用行舍藏同一機括  
當面

此章設為必窮之路以開當世之迷要得說言虛活口氣若實  
說便非註命字義字理字俱不必用如不可求是轉語若曰富  
而可求雖賤役也顧不得若是不可求則何不從吾所好所好  
是胸中自得處役者以之為主而吾隨之曰吾見一切榮寵皆  
身外物獨吾為最真也  
子慎章  
此章是夫子極慎之心聖心之慎與他人不同慎辭不專在愛  
食遷坐上人非怕神吐不格乃聖心與神明通且是湛然純一  
肅然敬慎有合德神明之妙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慎  
戰不專在制勝必竟上聖人為國愛民直是不欲人主起兵

上合三个

八丈

子曰慎者

子慎者謂天子之所慎者三曰齊以天神明不真則神其則以國與敵氣曰疾以開之危也慎則以父母遺本行始矣試其祭必受福盟必克勝藥不敢嘗可以得夫子所慎之樂乎

補新直天子對天地鬼神之心無時非祭則其祭乃心齋也天子為社稷生靈之心無時非戰則其戰乃心戰也天子為道而愛身之心無時非疾則其疾乃心疾也

聞韶章論天子嘗謂韶樂之美矣及在齊而得聞之則若神若處廷之上心絳若春三月不知肉味也

補新直天子身在齊神遊度前在耳舜在心聞字裡便最去悟詩大光景看一為字聲是得神領一團大注于韶乃其所以為樂也而為樂之至于斯即舜亦不自圖其有也天子焉得而形言也

管仲

成民命。澁是于戈。如不對問陳之類是也。慎疾不是貪生怕死。聖人一身之氣與天地流通。直是衛乾坤之精。順性命之情。如紅之壽。人之類是也。三慎。一是敬神。一是愛民。一是保身。合之皆仁孝之道。故曰聖人之慎。三要說得極大。關係處非謂惟此三者加慎也。

聞韶章

此章是聖心慕帝。沿意舜之浚封。打陳。用先代禮樂。故自敬。仰奔。而韶樂有傳聞。是心領神會。不知肉味。要稟與他心。樂契兩妙。于忘光景。不圖二字。最有味。此理本非思量。而度之。所能及。舊時見解。到此俱空。有此然。起出之意。為字至字。是題中緊要字。眼主德言。蓋樂不過。后稷之遺響。故仲以來。樂之至于為樂。不但出于高擊。搏拊外。且出于天。漫地。載外。至即無聲無臭之至也。此乃夫子獨得其趣。處不是聖人思想不到。六非耳聞。不如親聆之意。此中深有嘆聖治不得復見。不得與世共遊。舜天之意。若只在樂音上說。無味。

衛君章

此章重論衛事。不重論夷狄。伴問伴答。是非不露。而自明。須會此意。若着意把夷狄翻案。便不得旨。○冉有子貢。決非為孺孫當立之說。輒既拒父。何論孺孫。但當時刺暗。得罪于父。衛人既不以為君。公子鄆。又不肯受。使舍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死矣。

上合三了

八十九

而此義子之難曰國人之云  
據國也此雖無君不可  
以爲國也蓋無父可以爲君  
者天子適居于衛冉有疑于  
心而問于子貢曰夫子爲衛  
君乎子貢曰請吾將問之朕  
存衛言衛于君君故入見  
夫子而借問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子曰古之矣人也噫以  
讓國許之也又問曰夷齊之  
讓雖高其心猶有怨乎曰夷  
齊受命當齊齊以天倫爲重  
皆求仁而適得其心之仁又  
何怨于貢出而謂冉有曰仁  
義國者則不仁爭國者人倫  
爲重社稷爲輕夫子不爲衛  
君也君子貢者可謂善觀聖  
心而衛事之是非矣

不可不與君而君尤  
不可不與君之德也  
君之德也衛人以爲當立  
亦君之一字許之也不知  
天下古有無父之君哉子  
貢不言衛事只以夷齊問  
其美夫子論夷齊亦不明  
言讓國事只暗指其意爲  
言乃即出而曰夫子不爲  
君也故子貢亦不君他然  
不惟君字不輕許即行字  
亦是子貢許諱的是善悟  
亦善於言

飯疏章

國家爲重或者父子爲輕耳故冉有疑而質諸子貢子貢但應  
之曰諾吾將問之蓋將折衷于聖論耳爲猶助也說他當言復  
是助○問夷齊是且問其制行有孤竹之封緣結地憑他新地  
了意曰古賢人或其清風高節言有見今之所難意子貢亦謂  
知夫子決以夷齊爲賢其緊關處則在怨乎二字意以夷不怨  
不世及人皆知之至于夷去而齊不殞命損我宗祧夷不將折  
心而飲恨乎齊不怨不承祖人皆知之至于齊去而夷不苗立  
絕我國本齊不將撫衷而扼腕乎如是則猶以得國爲重衛君  
之事尚可原矣仁只是不傷其本心二子不交讓則本心傷上  
着本心便是不仁了故該正求無傷本心各遂其讓則本心未  
無傷絕是天理了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求仁而得仁則又何  
怨衛輒之事於心安乎天理當乎故曰夫子不爲不必慮斷  
以父子兄弟較量

飯疏章

此章要極力摹寫樂字勿以安貧賤輕言富貴並講見得聖人之  
心惟有直樂而已浮雲六只是這個樂不是兩項勿用過文爲  
妙疏水二句只間說初無有困極人不堪語意如此說便不  
是樂亦在其中須着去字夫子原有個樂在監貧富自不相  
關故雖疏食飲水而其中有真趣焉其中有天機焉安見其爲  
不樂之處若以在其中爲疏水曲肱中則涉于樂貧若以在中

上合三

九十

中而動我予不龍息我以至  
便者是其以也彼不又而富  
且貴矣志成幻而眼即  
直等雲視之耳行雲之視其  
補新言此非其貧賤而自樂  
也亦非輕富貴而不視也  
只是聖心之天常定也參  
飯糗茹藜早董同樂亦在其  
中即是相安于又處俱不  
可說以又為樂也浮雲富  
貴又正。是其樂處非有二  
意也。細玩自見

加我章謂予口易若易也隨  
時變易立人于無時之地也  
至也云學之而常編三絕覺不  
意也。德而過也其假我終年

之乎則現玩之深  
心相運吉凶悔  
吝之時至商可以無大過矣  
甘矣易之不可不學也  
補新直了得天地間皆易吾  
心中皆易便得學易真種  
子易者時而已。孔子聖之  
時者也其得之學易者深  
矣而無大過之云則學如  
不及之心也  
雅言章謂予所雅言之而不  
置者曰詩。所以理性情曰  
書。所以道政事曰禮。所  
以固廉守三者均經常之訓  
則用之皆皆天子之斷推言  
也蓋經明則千聖無餘。經  
合則受文無及峻。學于雅言  
而詩聖人得心之教矣

為在心中則涉于樂道俱不是不義二句正形容其真真最妙  
是我字我即萬物皆備於我之我乃真我也便寓有直學直貴  
意如浮雲不但具輕言貴蓋浮雲乃虛華不實之物隨風任散  
而過眼即空見得言貴倘來無常有何用處如此說更覺深切  
有味

加我章

此章是發明易道之無窮而不可不學意當以易字為主加我  
數年謂加我數年之功非年紀也五十以學易謂竟學易之功  
也須知學易不但觀象玩詞觀象玩占不是章編三絕盡易  
者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

雅言章

此章要見三經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于經如詩之無  
邪書之執中禮之無不敬皆心學也夫以先王之訓示人摠歸  
到心學上來須在人心上指出詩書禮勿指在經上發揮雅言  
不是自言乃教人之常言執字不必注末句樞三件講方該  
皆字意謂之皆者見不可缺一也註中理性情等語入在皆字  
言也內  
世公章  
此章是聖人自道生平心事發出好學的樣子却要露出呼

此夫子明雅直以做人  
為好異者整意聖人何處  
言詩書何處不言詩書  
也若欲擇詩書杜之文詞  
為言於所字皆字神情隔  
葉公章律葉公問孔子之為  
人于子路蓋有高視聖人之  
心者子路不對是言重其疑  
笑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  
有節奮發而為憤則至于忘  
食有節自得而為樂則至于  
忘憂且憤且樂無停抗也而  
日月為之代候愈憤愈樂無  
程限也而身世為之移又  
安知老之將至云爾我之為  
人如此爾矣不以之對葉公

字為妙。○問是問何如人有疑之慕之二意。子路不對。還重聖  
德未易形容。上蕪。○矣不此云爾。相對應。但是代子路說。開口  
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若曰。吾非有遠于人之  
為也。惟就其同得于人者為之也。重為人為字。下三句。總是絕  
一不已之心。羨憤是聖心一段奮起的精神。非直有未得斯道  
也。精神奮處。便是忘食樂。就在憤處。有一種宣暢的意趣。六非  
自知其已得而樂也。意趣暢處。便是忘憂。又樂。一直說下。非  
有兩時兩意。不知老之將至。就在上憤樂字內看出。只是此道  
始終沒身而沒已之意。非另推開一步。去不要說憤樂而說守  
語云爾者。無他之詞。

好古章

夫子之為人無不可  
與人知者。既不欲不言。以  
啓人之疑。又欲言之。以啟  
人之學。故及心以己之好  
學。為子路道。發憤便是他  
為時時時樂。有何后先  
不知老之將至。是常憤樂  
後句于道之意。  
好古章。諸子曰。天下有生而  
知之者。即不言。言可也。我豈  
其人哉。哉。蓋好有欲求之者  
也。沉醉之盡。精不策而自前  
嘗寐之。冥氣隨運。而若赴我  
之。有進于知者。心也。而好學  
意。已哉。  
諸子曰。古之學。賦。只此良知  
一。隨。隨。古人之知。先有  
心。心。破我。心。之好。好。亦是

此章夫子不是以有知自任。只重學上好古敏求。正自表其用  
功處。而之字。指理。兩者字。指人。好以心言。惟其好古。所以敏求。  
意本一。串口氣。謂我不能生而知此理。但好古人之學。而敏以  
求此心之理者也。敏字最難。乃至誠無息意。古人之理。即吾心  
之理。求就心。体上。研求。非求之古也。求于下。不必添知字。只  
口氣說為佳。  
不語章  
此章是聖人維世之意。以理字。作主。怪力亂理之。不當語者。神  
是理之。不易語者。起發化此。二意。發揮。語怪則。放入。妄誕。不經

心之知耳不可說是得。知  
之由不可說是以。此得  
生知之名。

不語章蓋言夫子導之詞心  
不語詳矣而所不語者有四  
曰怪而異常曰力而逞勇曰  
說而恃才曰神而竊實皆所  
不語也德之無非為人心防  
而已。

補新直此皆長正人心之意  
惟世道之衰為賢智之過  
者防作文只宜虛張個不  
語方妙。若着實講不語之  
所以然便是病。  
三人章蓋言曰師道甚廣六  
藝皆入自得何如耳。誠存  
自得之心何必比面受。

師以長善抑失擇其善者而  
涉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受  
彼而後不知彼授我而我輒  
取蓋解擇即為訣自得師也  
何問三人行哉

補新直蓋三人以樂交接舉  
行以樂日用舉善不善以  
樂是非憂患之益政知此  
則無往不得師工夫在法  
字改字机要在擇字  
天生道講夫子遇宋桓司馬  
之難獲天以自信曰天既生  
德于予矣德之所在天必眷  
之天既眷予予復之曰桓  
雖其知予何二三子無桓矣  
補新直德天生之德天生之  
而人能守之生字亦在

之惑語力則故人凌弱暴寡之端語亂則故人背理逆倫之心  
語神則故人馳神查具之鄉故皆不語須知子非檢點不語蓋  
日與學者談平正切近事凡道人心之惑者自語不及之

三人章

此章示人自得師意戒字極重見師還在我豈在人所謂能自  
得師也講語要語勿混行字必有二字極緊切擇字要看擇非  
必之人必我之心而已二句把擇字另講其善者從不善即改  
須串看改字不是定如他人的不好處只以此為脩省便是改  
了是沒我改么是改我全在自巳身上做工夫蓋自己先有  
一段思齊內省的念頭故隨所感觸皆我長善收失之功可也

能自得師者正不必馳騫于及門受業之迹也善不善要  
非必一善一惡也註解大拘

天生章

此章夫子解門人之惑而發非自信也天字以主宰言生德即  
付德德字虛看只重天意上說  
附攷按史記孔子適宋弟子曾禮于樹下雕惡之而伐其樹  
孔子去之微服過宋

無隱章

此章著大道為公之理以故二三子之自得不是自表教人之  
心事也要重吾爾兩個字言二三子以我求道即說有所隱

精進無私。則子。何以。為。子。而。相。難。所。謂。之。子。也。二。三。子。以。我。之。道。而。容。隱。吾。無。隱。乎。而。行。而。不。昭。然。也。二。三。子。之。為。立。也。二。三。子。之。為。立。也。則。知。道。之。為。道。而。不。昭。然。也。

補新直聖人自說無行不與。門人何分四教。未聞一貫者。語也。其教文行中。即是教忠信。教忠信。亦與文行並傳。聖人童道子曰。天下有聖。統有聖。真。其真。而聖。統可。統也。始者。思得聖人。而見之。而聖。不。出。而。望。已。孤。得。見。聖。學。之。子。斯。可。矣。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也。且。不。得。而。見。矣。其。何以。一。見。聖。然。三。有。有。恒。之。人。學。不。如。君。子。

以行。其。規。矩。準。繩。而。約。之。也。一。曰。存。心。以。忠。也。而。追。遠。之。真。一。曰。應。事。以。信。也。而。聖。道。之。障。此。四。者。非。子。之。所。以。教。也。補。新。直。聖。人。自。說。無。行。不。與。門。人。何。分。四。教。未。聞。一。貫。者。語。也。其。教。文。行。中。即。是。教。忠。信。教。忠。信。亦。與。文。行。並。傳。聖。人。童。道。子。曰。天。下。有。聖。統。有。聖。真。其。真。而。聖。統。可。統。也。始。者。思。得。聖。人。而。見。之。而。聖。不。出。而。望。已。孤。得。見。聖。學。之。子。斯。可。矣。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也。且。不。得。而。見。矣。其。何。以。一。見。聖。然。三。有。有。恒。之。人。學。不。如。君。子。

殊不知此日用當然之道。吾與爾所共有的明白顯露觸處皆著。何處可隱無隱者無可隱也。不是言我無所隱。無行不與。言我就今日所行的。即爾所當行的。故行之所。在皆是道。道之所。在皆是與。即行即與。方真是立。特在二。三子能認取之耳。何以有隱為疑也。以為隱者。差認了立。却不是立也。不必泥本文行字。又添出一言字。

四教章

此章四平看。乃為四教各點出。以字。占。非分作四處教。蓋言夫子以四教一。起。教人也。文行忠信。根是完其心體。以文教者。因文可以見心。以行教者。因行可以証心。忠信常自慊。勿令人。欠之意。且四項。須聯絡。講。言所博之文。又踐之於行。而所行者。又忠而心無不盡。信而心無少為也。然得聖人。命。一。之。教。意。

聖人章

此章振重在有恒上。蓋見聖人以屬斯道。是夫子之本心。聖人不可得。故沒入心上。尋覓聖真出表。使人認取這點本心之真。以為你聖的根本。末節。既人之無恒。正以思有恒。講內要像聖人。望人有恒。口氣。聖人者。心之神。明不測也。君子心純。具聖人之體。而變化之妙。尚難言之。善人是資質上帶得有聖人之靈。粹而不能入于聖人之感。學未到也。若有恒。則學問不及君子。資質不及善人。而其一念純。常。無虛偽。反覆之思。以

庸不知善人而立心不二是  
為你聖之基。得見有恒者斯  
可矣。乃本亡也。而歸之為有  
本。聖也。而張之為盈。本約也  
而多之為泰。天下之盛美豈  
不可巧。系自己之空。疎宜容為  
愛。得乎有恒矣。其何以為作  
聖地哉。

補新旨。聖人認取本心之  
真。以為你聖之地。本心之  
真。只是恒。恒重有恒上。末  
節。人無恒。正惡。有恒。意  
也。恒者。天地不二之精。聖  
人亦不過恒。到不履。故一  
有恒。便是接于聖之脉。非  
由善人君子。而漸至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孔孟正揭根原。以球

子。若夫子心同天地  
也。而不綱焉。鈞之獲  
也。目其貪者。自罹其網。則竭  
澤而漁。夫子不忍也。吾見其  
弋也。而不射其宿者。流之中  
也。目其動者。取海耳。宿則出  
其不意。夫子不為也。偷短。其  
甚自然。隨消息之定。理有餘  
還之造化。見飛躍之玄。概可  
以知其至仁矣。

補新旨。鈞。聖人之考。甚也  
不綱。不射。宿。因。物。付。物。之  
心也。將。出。而。心。之。動。就  
住。飛。鳥。截。而。心。之。靜。就。伏  
運。於。仁。體。中。皆。皆。中。節。分。明  
天地。而。流。氣。象。特。括。出。二  
事。之。妙。理。全。在。聖。心。在

曾子語錄

上論三

九五

田亂其中有實心。而充以實字。可到聖人地位。故夫子思之。而  
吾不得見。但不可說氣。氣微。不似聖人。他人意。講聖人。不得  
見。當云。既無性之者。又無反之者。講善人。不得見。當云。或天新  
厥美。成人。喪厥美。而斯可矣。俱是望。由此進。非其真  
終折也。○是絕無虛。是字虛。盈則死。是矣。約其寡。約泰則  
溢肆矣。三項。只虛。在語言。張大容。止浮華。上模。寫。不可說到  
機心。機事。上三。為字重。為處。便無恒。使人喪其本來。而遠于聖  
域者。皆為之過也。雖爭者。非謂三者不能久。謂人心如此。雖望  
有恒也。未要繳出。反是。而有恒。則可也。漸進于聖。而慰許多未  
見之思意。○一說。亡虛。約是好字。眼如心。體本無一物。為亡。却  
以為有心。體湛然。常虛。却以為實。心體虛。亡原是至約。約却  
然。自以為泰云。

子鈞章

此章妙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綱與射。宿不免有意。取魚鳥  
鈞。則魚來就鈞。非鈞就魚也。弋。則鳥來遇弋。非弋遇鳥也。要見  
聖人。只是假此。以適對時育物之情。而一毫機械。不生于胸中。  
真有上下天淵。景象。而今魚自泳。令鳥自翔。此是聖心胸中造  
化之妙。要講得自然。勿涉有意。時文。作取物之中。富愛物之仁  
者。諫甚。

蓋有章



蓋有童子曰作者顯以知  
為禱矣蓋亦有于吾心之理  
亦能明其而至于天下之  
事更以行其所長者其病在  
不求知我無是也我以聞見  
不傳非所以求知于天下擇  
識不加非所以求知于吾心  
惟是多聞矣而擇其善者而  
決焉身矣而織之不忘焉  
會聞見于一心則無博而亦  
約雖未為自然之知是亦知  
之次也何不知而作之有哉  
補新旨還當以述而不作意  
看夫子當時作者已備更  
無容作焉有作者必其不  
知者也且世嘗聞見上用  
功以博聞廣見為學問其

此童是夫子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乃後三  
人以求知之方不在夫子上說不知而作只要發出知不可  
已意不重我無上亦要照本文渾融說不必插入妄字作字直  
拍作事說多聞二句重擇識上擇即明善泛字屬心未說到事  
上識即默識不必云善惡皆存參考只渾融串講為妙泛聞見  
收向心裏來正見聞見即德性非屬口耳之學此意要發知之  
次不是說生知為上聞見之知為次曰次者言除却生知就足  
這個知合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人求知方法未補由是而  
作即舉其素所知者措之而何妄妄心已一說多聞三句緊承上  
來是上我無是也之意知之次言此有此致知工夫亦可求到

不古人甚遠敢自任作  
耶不知而作謂不假知識  
而作乃先天作者之聖也  
下面釋字識字正對首作  
字看為知之次也

那知處庶幾乎有知之地故曰次三節口氣俱就夫子上說  
么是

互鄉章

互鄉章講互鄉之人羣習于  
不善難與言善有一童子請  
見夫子見之門人惑焉蓋凌  
靴擔染者難化誨而不知  
去習俗者推在自新也夫子  
曰人之善惡何常據以現在  
者為真人有能索已以進德  
其今之索也不保其既往之  
不索也與其一舍之進也不  
與其後念之復退也何以絕  
人已甚為哉

此章見聖人不為已甚適是一點與人為善之心欲與天下共  
入於維新之際已自是一篇大頭腦進退等語俱關習俗上講  
方有情唯何甚包不追之意○互鄉雖習於不善童子求見有  
慕道意况曰童子則習染未深故夫子與之見正養蒙之意見  
是既見非方求見也惑字不是疑其境見道之不當輕○人字  
泛說未後方找童子進本自潔來而往字退字則送前後之不  
潔處論潔者洗濯其已往之污而求登于清明之境自慮之

補新旨皆以吾門與互鄉說  
天有緣子弟化父兄意是

上論三

聖人之心如太虛任物性  
至於其中而不見一毫礙  
仁遠章子曰天下有欲之  
未必至有至之未即至者此  
其非屬我而為遠者也夫仁  
也而果遠乎我我欲仁斯仁  
至矣蓋仁即我之真體欲即  
我之生機欲迫而听于我即  
是合心仁迫而聽于欲即為  
未伏非欲者一時而至者又  
一時也夫何遠之有

稱新直徐傲該重斯字矣了  
在重我字顧源陽重欲字  
予謂字不可放過斯有  
不俟積累之意我有友自  
自况之意欲有甚念即是  
之意欲之心即仁鳥可  
言至字之義正欲速字

除言也惟索斯知所以求進  
處便是可與而往者之不索又何必論惟索可與則其進可與  
倘既進之後又退而為不索則不能必蓋學無前後惟見在  
此境為真善既學矣又追其往者之不索而深求之又逆其涉  
來之不索而先拒之皆已甚之心也聖人不為

仁遠章

此章首句且虛味乎我二字猶言仁果遠乎我講中要隱含  
個不遠意思不即不離方妙若決言不遠下便難說不遠在我  
字體認我者仁所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我欲仁是將  
我本來靈机自為提醒即此提醒處就是仁故曰仁至欲字勿

看太深且是一念覺悟耳斯字有不俟積累之意講而只說我

字上寫景方妙

司敗章

上生義非自外也  
司敗章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孔子曰知禮是臣不貶  
君亦因其稱而稱之耳司敗  
於孔子之退揖巫馬期而造  
之曰吾聞君子是也每有公  
評必不容一言相假借而  
為黨以令觀之君子亦黨乎  
君取于吳國為同姓又諱之  
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  
子禮論至此君而知禮天下  
誰不知禮之人乎巫馬期以  
告孔子不歡明言其故而但  
為自來之辭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說以受過亦不  
以全君也

此章首句因問而為君禮過下因譏而終不顯其迹是見聖人  
全君全禮而全其所以其愛意不必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並對  
○司敗之問原心疑昭公之違禮非因當時以為知也夫子本  
不欲顯君失且司敗未明指娶吳事故遂應以知禮字宜  
處看不宜直指謂于威儀○君子暗指孔子不當與之黨乎要  
一氣說字說得細事關名義君子不得私其父忠臣不得  
其君君子一言褒貶正于此處見不阿乃為人趨人若同階

補新直司敗此一筆遂論定  
是千古公道集出于聖人

上命三

之二。決是不忍。入于聖人之耳。亦是不去。即可敗之。語昭公之不知禮。亦怎得。得故寧自以為過。使天下知我過而思吾之過。胡為乎。素則。禮自。明于天下。而吾君之幸。付之公論。已耳。下。與。蓋。歌。雅。聲。音。之。微。乎。抑。禮。之。即。喜。怒。哀。樂。之。節。也。味。之。即。八。風。二。氣。之。和。也。于。人。歌。而。善。者。將。致。和。不。遠。和。也。又。使。反。復。再。歌。及。我。為。之。和。焉。難。以。盡。聖。在。人。正。以。宣。管。其。在。我。其。善。之。周。如。此。

聽響之輩乎。不可用相助。匪此等語。謂之二字。屢昭公指上告。宗朝下示臣民。周女曰姬。宋女曰子。異姓也。魯乃周公之後。吳乃太伯之後。同姓也。昭公娶吳女。是娶同姓。夫豈掩一時之公議。而謂之吳孟子。駕言。孔子所以諱言。於難借姓於宋。所以避姓於魯。君而二句。即娶吳一事。而斷其不知禮。以譏夫子之意。○巫馬期以告。是不能決其是非。尚不指黨。泛味。平日言。字虛有過。必知不至。曖昧蒙蔽。正是可幸。不必添改。過一。而無妨。得豈真為過耶。須領會他話言妙處。

子與章

之。莫。章。諱。子。曰。君。子。所。貴。者。行。非。文。也。如。以。文。詞。而。已。矣。或者。吾。可。以。及。人。也。若。夫。躬。行。君。子。則。吾。當。以。身。體。之。而。實。味。有。游。也。為。之。不。厭。雖。始。學。乎。仁。聖。躬。之。不。逮。實。昭。昭。于。古。人。予。惟。日。改。矣。夫。人。情。豈。甚。相。遠。哉。我。之。所。難。於。人。未。必。獨。易。刊。蕪。崇。實。吾。願。與。有。志。于。君。子。者。共。論。之。

此章見聖人取善之誠。與大舜會已。沒人同走一個机軸。歌而曰善。直是天機之發。天籟之鳴。一團真性。所自呈露。要講得細。不可止就聲歌上論。反是自輟其歌。使他再歌一番。和則依他聲。音。節。奏。又。自。歌。一。番。必。使。而。後。緊。相。呼。應。一。氣。講。妙。處。全。在。必。使。反。之。乃。與。人。為。善。之。心。欲。以。曲。盡。彼。之。善。機。和。之。者。更。饒。迭。詠。而。情。交。宣。善。與。人。同。矣。反。之。和。之。俱。是。取。善。勿。如。註。作。一。取。一。與。看。

文莫章

此章掩以文勝為已愧。勉人尚行意。須一氣滾下文。是言之斐然成章者。莫字有不能自必意。躬行君子謂躬行此文之君子。

一有自以為得之心即是  
不得君子正與上犹人人  
字相照

若聖章請子曰若聖之人此  
仁之德則吾豈敢當之抑以  
此理為之于已而不厭誨之  
于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斯言也夫子其欲以辭仁  
聖之名乎蓋思為之者力于  
何者為之而不厭者起于何  
融誨之者挽下何疾誨之而  
不倦者問于何勝非徒一不  
已物我氣問者不能也故惟  
公西華曰也惟弟子不能學  
也意現華之言而夫子之所  
以仁聖者可見矣  
補新道夫子正為人看淨仁  
聖太高何不可學者

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  
敢謂便到如此不厭不倦  
我可自反是人不必生而  
聖仁而聖與仁未嘗不可  
為也蓋把一段精神與心  
我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  
子疾章請子疾病子請請禱  
蓋以祈神祐也不知聖人固  
不必禱亦不必請耳故夫  
子請之曰有請對曰有之誅  
曰待爾于上下神祐子曰禱  
果有乎吾平日無一念不求  
合于神明其以心禱也蓋已  
矣豈待今日而後禱乎  
補新道在壇前禱夫  
子在屋漏中禱于中以祝  
也禱夫子以精誠禱精神  
禱何如曰問焉不能復下

是一氣渾成語不是二項要重躬字道體都在躬上擔當得之  
躬則文為實文不然文為虛文是躬正所以體其文者非文外  
另有躬行也志得不是未行即行而與文稍有虧欠便是未得  
若聖章

此章仁聖提是吾人心體仁以理言聖即造其極者只是一樣  
勿看你二件么不必以人品言造詣要到仁聖地位全盡本體  
此最是難事夫子望道未見看淨這仁聖道理非關小可故不  
敢自居最要着一敢字有一敢心便自足了抑為一句正是不  
敢之心為與誨非判然而兩項事倘不公于所誨么是所為之厭  
處倘一倦于入即是自為之厭處故身自為之隨欲與人共為

之而祛其倦心提是所以融其厭心要得融合為妙講而勿着  
出仁聖字面只渾講更高云爾者不敢自足之辭自量其力量  
可到意念可及者只可如此此外豈別有仁聖哉公西華就着  
破他是至誠無息純么不已貫始終融物我正是仁聖的妙趣  
故曰不能學弟子泛說非公西華自謂不重弟子不能學只重  
夫子上體公西華口氣么只替其不易學而即仁聖之意自寓  
方妙

子疾章

此章夫子不是拒子路之禱只自表其禱之心師疾而弟行禱  
可也請禱于病者之前是有免禍之心則不可子路差處只在

善不流改是善也也止之

善則章謹子曰世教雷於分  
誣久矣乃人不耻無分而耻  
無文也夫亦未睹其害乎彼  
夫若者越禮犯上其失也不  
遠若貪則尋陋太簡止於固  
而已固之害小而不孫之害  
大與其不孫也專固維風者  
亦知去其太甚乎

新直春秋之不遜也自有  
生也諸侯者不遜天子大  
大若不遜諸侯安處人心  
尚儉猶可以固而守之此  
聖人之志也

湯直謹于曰人心動與天  
而必其身與天下繫焉  
君子見其坦也何獨如

情之感之外其居易俟命之  
天也而不見不見充塞兩間  
而不見有餘何其廣也若小  
人則長戚矣遇逆境既如  
臨阱之已入遇順境則深失  
之屢驚君子小人之心可察  
見矣

補新直君子不求足而自無  
不足小人求足于外而常  
見其不足君子以加於外  
宇宙而有餘小人以守其  
容其身而不足

子溫章講吾夫子元氣中涵  
而一中在護吾說而擬之意  
其溫者子則厲者乎疑可近  
不可狎也意其感者乎則

一請字夫子有諸之問蓋欲子路深省子路不達而以誅詞起  
有是理則凡素愧于神明者宜禱而夫子平日敬畏天命戰  
兢惟忠獲罪於天有負神明蓋無日不然故曰禱久禱字指  
聖心說講內要得會善意味勿涉自誇方妙

奢則章

此章不宜重儉只借儉形容以諷出一段不孫之害方妙著儉  
不主禮說本文無禮字不在心上說只主世風言固則無文  
來不孫則無名分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缺哉纔儉便是固  
陋他自是固於謹守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于不可無文  
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狂瀾有懲驕抑奢之感

與林放章語意不同

坦蕩章

此章主心體上講與氣象無干欲境常敬常隘理境常子常廣  
君子養得心事無此牽絆此心坦夷順適自學宇宙常寬萬物  
無碍蕩即極其平坦也非平坦外更有一寬廣感不是虛  
得患失緣他胸次不窄未免畏首畏尾不寬廣耳安能與君子  
同日語哉坦字對不得長字看

子溫章

此章提見聖人之容貌一個中和之氣以溫威恭為主曰厲曰  
不狎曰安只在溫威恭內看出見其自然中節之妙無相濟意

不猛者乎。似可畏非不可親也。意其恭者乎。則安者乎。若按點也。而實非檢點也。折之

和時莊。不費功節調停。之。至動至應。有所卷舒。其斯為聖之味。與。

新旨其寬處自熱的。溫恭非假讓以濟寬。其嚴處自熱的。嚴恭非假寬以濟嚴。

故曰恭而安。予謂合上兩句。皆是恭。而特舉一。便安。字。以贊上。兩者自熱耳。

伯童謂子曰。泰伯其可謂德也已矣。三以周之天下。名借為開吳。而不以讓王。見民無得而稱之焉。非德至而何哉。

恭而章。謹子曰。恭慎勇且美。德也。皆當有禮以為之。開如恭而無禮以節之。將使。于

悅仰屈伸。不得自適。不亦勞乎。慎而無禮以節之。將使。于

于成敗禍福。不能自決。不亦

慮乎。勇而無禮以節之。則有

憤。無禮而己為亂而已。真而

無禮以節之。則有攻許無隱

諱也。彼而已矣。由德之美也。且有甚於此。如信。失。禮。之。不。可以已也。

乃一時俱有的。非時溫時威時恭之謂。溫和厚屬嚴肅。威時恭。不猛中和恭莊敬。安無矜持各句。却要說沒根心來。

泰伯章

此章夫子闡泰伯之由。以立臣道之防。講至德內。要沒心體。白無兩上。發出扶天常。維人紀。而非恒情所易及意。下二句正

是德之至處。三讓。註訓因遜是斷。然遠避。而以天下還之。商蓋當時之天下。雖商之天下。然太王自遷岐之後。氣勢日大。治

以太伯繼之。自勃然不可已。伯却早見而逃之。荆蠻以避之。惟夫子自漢日。進論其事。看得泰伯當時不去。則今日有天下者。

必伯之子孫。惟伯去天下。乃屬武王。始見伯不是以國讓。至

實足以天下讓。王商說三以天下讓。正是提破他心。至以

無得。而稱處。當時讓者不見有天下在也。其一念精忠。潛運于

隱微者。何得而稱之。要看無得之字。此心泰伯心事。對天地

鬼神。而不欲令人知者也。若使為名而讓。則讓非真讓。而何至

德之云。註太王有前為之志。勿用。此章欲人以禮而成德。重一禮字。即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

節之之。勞惠等。就是無禮處。不是無禮後方勞惠云云。勞者勞

其形。惠者廢其事。亂則犯天下之大義。而不顧。絞則傷天下之

至恩。而不計。禮就性中。節制言。非借矩矱于外。無禮都在太過。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禮記卷之四書解

篤親章

此章言君子修身以化天下。君子主為人上者言親。燕一本九族故舊。燕故交。數禱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有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三則字重。見仁厚本民固有。故觸之即興。有捷於梓鼓者。合上章主禮以莊身。六以莊世言。

門弟章

此章見曾子全歸之孝。故手足二句。蓋指保身以唯保心體猶是耳。心不可放。故手足而此心見矣。戰兢戰戰。乃曾子一生心事。惟恐其有毀傷處。正是聖賢惕厲心法。而今二句。非自幸之詞。乃自陳其終身無已之心。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語畢而叮嚀小子者。意以小子一日為天地之人。則一日為父母之子。為戰兢臨深。有不如我之。所以為心。其如爾身何其如爾父母何。最之。

敬子章

此章首二節不重。只重末節言為政者宜敦大體而敦大體。當以道來物身。動容五段。正以道物身之實。遵豆二句。又言。等之所存。而非道之所存也。問字不專問其疾。公問其濟也。鳥之一節。敬子毋忽其言。意首二句。輕引起下二句。註。

上論三卷

百二





忘二則是有擇乎中序意  
忘二若無渾忘施伐先景  
不校而天下歸仁氣象各  
句開着不必粘帶更似顏  
子虛靜之休要操過思慮  
漢中氣  
託孤章講管子曰人臣不  
託孤而才而貴于有完命如  
使其人可託六尺之孤當  
託孤之時而又可寄百里之  
命至三時勢危迫臨一生之  
大節而毅然不可奪也吾度  
其品意者君子人矣識才  
而合其君子人也吾誠心不  
謂其也  
補新直必有可寄無可奪方  
與是託求二句乃深嘆  
其為君子之意非上一句

此章首三句一連之詞以託孤為主而寄命正託孤中事託孤  
不可作輔君說乃先君臨終時遺詔以孤子屬我而務身任之  
也命當作命脉之命蓋主少國疑而一國之命脉即寄于重臣  
之身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為難也此意見不負寄  
託之意總是個能全節之意未推究全節以明其為君子非才  
節而全之說也○可託有保其身成其德意可以托必定可以  
寄至不可奪後見可託可寄臨大節如變生倉卒禍起蕭牆是  
也不可奪不必拘定死節只說領義理不傾利害死生便是君  
子二句乃咏贊這人好處而深嘆美之意非是設為問答也其  
孔子言君子可夫受歲寒知松柏二意相似

弘毅章

為毅詞下句為快詞也此  
君子乃是天賜之君子乃  
是不羈之君子不必添入  
志臣蘇臣等語觀  
弘毅章講管子曰九作用起  
于一心而士之心尤非淺衷  
弱植者比也心不可不寬大  
而弘堅強而毅蓋其所任者  
重而所任之道不遠也非弘  
毅固不可耳言乎任重而  
道遠也萬物皆備為仁上直  
此仁為已任其為任也不亦  
重乎且其任此仁也遠之終  
食不能休之百年休久直至  
索而已其為道也不亦遠乎  
故曰不可不弘毅  
補新直謂以二字為主  
語意心字為主服曾子

此章曾子責成士以体仁意只重仁以為已任一曰仁雖不外  
于心却是包涵天地貫徹古今的故弘毅處就是仁非以弘毅  
去求仁也但首節且會蓄次節方詳明之作文宜從仁字提  
立格若從弘毅着實做起便非題旨矣○弘是心之  
不隘毅是心之不息共是個心體毅即弘之有終處只是一件  
分不得不可不弘字只是要其省察克治復却此心之本体  
謂凡民則可士則不可也○不可以弘在度量開擴着教在  
力強勁着弘毅只在任重道遠處見非謂先養得弘毅後乃云  
任重道遠任重道遠亦只是一意道遠是任重之佳頭處要

論語精義卷之三  
論語精義卷之三  
論語精義卷之三

看詩世上為士的。只因看  
得字家小。便濼過了古  
未多少聖賢。故特地把士  
來。說得這獻鄭重。以仁字  
貫到底。我不可不私教意  
也。詩重道。子曰。六經聖人  
之法也。所實于吾心。不淺焉。  
心之天機。原不味。而躍第。窺  
故。而沈沈其。與于詩。亦觸其  
机。其于流動之。每動。然失心  
之德性。原不肅。而飛第。守必  
禁。而誰定。其在于孔子。得其  
神。其于沈沈之。操。卓然。為心  
之元。和。原不。而。第。形  
神。沈沈。相。其成于樂乎。融  
其。其于甘苦之。天。共。遠矣  
與。其于神明。而。力。已。深矣  
印。其于名。理。而。會。心。自。提。說。謂

而字。萬物皆備於我。一擔仔肩。那一件。可放得下。故曰重。而極  
途至遠。他肩無期。終身不遠。造顛於此。所謂百里無輕擔也。切  
不可分作二項講。○仁以為己任。四句不可斷。以仁字貫到底。  
仁是心之全德。即人之真己。已與仁分不開。仁字要講得大方。  
見得重意。且這個任。仁到死方住。無一刻離己。則無一刻能離  
仁。何遠如之。死後已。即仁為己任之意。未繳不可不私教。方處  
足。任仁。只是此心。体完全。提提。惺。起來。就是任仁。  
興詩章  
此章主心學。說此心感興起處。就是詩執守處。就是礼和順  
處。就是樂。只在心上。描一寫。出詩禮樂方得。起興詩章。提是躬行

補新自。吾心之無所待。而  
忽。然。以。興。然。以。主。渾。然  
以。成。詩。禮。樂。隨。心。而。形。即  
心。而。經。定。已。自。吾。之。學。于  
詩。礼。樂。而。勃。然。以。動。南。然  
以。欲。溫。然。以。和。吾。心。隨。詩  
礼。樂。而。先。即。慍。而。心。是。已  
民。可。章。謹。子。曰。民。可。使。由。于  
此。理。中。系。若。以。可。使。由。之。民  
而。遽。便。之。知。則。此。中。自。有。神  
悟。而。所。寄。于。凡。民。也。蓋。誣。味  
之。深。修。成。意。喻。而。循。習。之。知  
自。前。神。未。王。使。由。之。到。處。即  
為。其。特。不。能。先。為。強。耳。使。民  
若。依。之。而。已。  
補新自。民。只。是。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可。至。民。已。是。何

良心處。只是一統事。要講得融貫。註始中終字。不必用。○興  
是好善惡之心。勃然發動。此雖吾心之良知。而詩最感  
人。而誦之。能生法戒。故興資於詩。○既興便順。立是立子有  
善無惡之地。操動不得。此雖吾心之良能。而禮最是準繩。入的  
把禮來檢束。自放肆不得。故立資于禮。○立則終日持養。終非  
渾化純熟之境。至於成至善純粹形迹。渾忘。此雖吾心之和順  
而樂有容聲。即奏中和之音。最是陶鑄入的。習之。自心曠神怡。  
頓入化境。而不自知矣。故成資於樂。而興而立。而竟有一步  
一步。意俱就成功言。  
民可章



人視之自覺其小彼自見  
以為才美人見之但驕吝  
而已故不說其才不足現  
而曰其餘不足現

三年蓋望三曰正學無所為  
而為者也第窮物其則功名  
之念易生扶持節感慨之情  
動有如三年學而不至于  
毅乎以提躬則真士之徒脩  
以用立則大儒之鴻業以  
見則若不能也豈易得哉  
前新直此示人純心之學須  
綏此一脫清靜的心體堅  
銳的志向恬靜的精神不  
至你想不到看不必又解  
作志字忘食而至忘學此  
謂脩也此潛養也乃真儒  
之學可不易得也

此章是以全德望天下重學守二字以首節為主勉人要  
有守下二節一正一反意言人能此則無往不宜昧此則隨遇  
皆恥提見人不可無學守也○首節重好學善道四字而善道  
又根于好學世上朴實的人皆能篤信或不知學則見理不明  
篤信到底人或能守死不學而見理不明則雖死亦無益故篤  
信須要好學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守死須要善道善  
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篤者翁而定注而不遷也守死非  
必死只極言所守之堅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  
盡善之道須知學與守非判然而截學是學其所守守是守其  
所學要看得身融○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程稷之將止身

個根本才能特其緒餘根本不足必截其緒餘則其緒餘何用  
須知不是說有才了又要謙蓋有周公之才映不驕吝驕吝快  
非周公之才要看提註其言句

三年章

此章是無所為而為之學三年言其久曰三年則積學儘可應  
其才路易變初心曰不至於教是何等純心故曰不易得至者  
自此至彼之辭不但身履其地或念頭嘿了打此經過○是至  
不易得乃極贊其心之純不是嘆世無其人須知此學○不是  
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即濟世○是此學○是不至教  
焉信章

此章是以全德望天下重學守二字以首節為主勉人要  
有守下二節一正一反意言人能此則無往不宜昧此則隨遇  
皆恥提見人不可無學守也○首節重好學善道四字而善道  
又根于好學世上朴實的人皆能篤信或不知學則見理不明  
篤信到底人或能守死不學而見理不明則雖死亦無益故篤  
信須要好學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守死須要善道善  
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篤者翁而定注而不遷也守死非  
必死只極言所守之堅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  
盡善之道須知學與守非判然而截學是學其所守守是守其  
所學要看得身融○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程稷之將止身

補新書世道原與音道相開

會善規世之有道無道乃所以善音道而善步世之適能善者則由學以先明其道故須以信之心去好學則于自處之道無不善而其所同守者皆于道守而無不善也。而世道常可以善音道而不至于可耻是則好學者所以善道也。

不在章謹子曰位者一定之局而謀者一定之畫也。如其位而謀及其政無論以局外之身侵局內之權為不可且將亂任事之意於畏事之心也。此為其美戒之哉。

補新書春秋時大夫侵諸侯

之政信臣執大夫之命。夫子言此以警當時墨重在天下可干上言然語意自

師執章謹天子深感魯樂之衰而追漢正樂之事曰方師擊在官之始一時音樂之盛無論始作若何如即闕雅為

樂之卒章而不淫不傷抑揚于三嘆之餘者猶或音節之和暢也不洋不盈耳哉而今不復睹矣可慨也夫

補新書漢世道原與音道相開就何見又王肅雍之化在也。如宛之素流注于聽聞。其聲充滿而有餘韻在。字而固也。蓋正余心。

却紀綱之已紊是亂邦不入不居超脫世垢以待清不但遠害而已天下有道已有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出而兼善天下天下無道已有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歛而獨善其身則見則隱或別處隨時意不同要得處合一意所謀求志達道也。見即見龍文明隱乃修身見世亦非長性絕絕學開太平庶幾明主之遇也。句有學守意未節輕反言以足上意。○邦無國收天下在內有道貧賤不其甘于貧賤道不足為一用而貧賤也無道富貴非以道用而富貴希世投合苟富貴也。皆由無學守來故可取上取其負時下取其苟富貴也。是內省有愧非徒羞士林玷清議而已。

不在章

此章戒有位而出位者。其位對政也。素位一字不同。指卿大夫之位言。謀計謀也。有干預之意。有一位必有一位之政。若越俎代庖。上瀆國是。下亂職守。所以不謀。非空然議論之謂。

師執章

此章夫子志王化而追感魯樂之盛意。吾自衛反魯。正當師擊在官之始。彼且諧音比律。下浚訂訛。刪紊故無論其樂之始作何如。即登歌既闕。所為採之闕雅。以總理樂章之終者。美哉洋洋乎。窈窕之徽懿。好述之幽思。已播焉殆盡。充然盈入耳哉。而今不可復睹。可慨也夫。洋。盈耳內有王化充溢。想見文三。

卷之四

康舉一亂慶其中翁維繼  
還俱在洋、肉故曰盈耳  
狂而童濤子曰人有質性雖  
偏真心未賦此吾之所知也  
不謂有狂而不直者簡略而  
托以巧故伺而不慮者愚蒙  
而濬以深薄性、而不信者  
無能而重以毀用挾不平之  
願以為性而履維鏡之智以  
為情試目之為狂為伺為性  
不應有以妄態若指之為  
不直為不慮為不信又不肖  
其技舞吾不知之矣可憫哉  
亦可絕矣

治太和景象不徒在音樂之盛上說○凡樂備章既成必撮其  
大指以為亂、獨取閑雅者六武之樂成于武王而實本于文  
王脩齊之化故樂之既卒歌閑雅以摠括其成使人知三業所  
本也

狂而章

此章是維士習意學者心體不受病氣質偏處亦無妨。狂伺性  
性是生質之偏直愿信則偏中之美處濬謂真本質也狂的人  
直便知得是狂不直却以固濬妄了伺的人愿便知得是伺不  
愿却藏說于愚了性的人信便知得是性不信却隱詐于  
拙了此等入以其性之偏而兼以習之惡不成其為狂伺與性

補新直此章書要看得開係  
狂是載道之器知能是入  
道之珠惟惘之無知性  
之無能乃完知能之初而  
曰不知深想其道長也  
若也其若道若知有所不  
及猶恐已得而傷大之蓋如  
不及者其求其得猶恐天  
之若恐其終無及也其血旁  
之心如此

學如章

此章二句一串如字猶恐字大宜體會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  
猶恐失者恐其終不及非既得而恐失也猶是狀學者惟日不  
足之心只在心上描寫不可着用工說

觀：章

此章有天下不與註解不以位為樂時說以天下憂勤皆非也

卷之三

上論三

百九

心不與焉正夫而帝王

動其申哉

不但德他是與即辭

使去已亦是與愛勤保守

亦是與即愛勤恐有天下

亦是與蓋皆不免為天下

所動耳舜禹之心每可謂

空洞無一著

補太奇章全曰天子替堯之

大只在則天處著其大而

堯乎成功正謂其則天之

高明煥乎文章正謂其則

天之明也

大哉章請子曰古今君天下

者矣矣而未稱大也大哉堯

之為君寧可以尋常測哉堯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德

與天為一湯乎民無得而

名之也其大何如哉

補新章首已明說堯之為君

矣下成功文章皆其所以

則堯所以為君而則天之

高明處備者多因无名句

遂謂堯之无為等意何哉

切典文正其所以為

為堯乎氏无赫名焉於無處

想其大魏乎其有文章於有

也煥乎其有文章於有

又說外至之榮毫不動念終于不與意未受不與者乃不以

與也大凡以已意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

有只如若天齊政封山濬川舉十古族去四凶皆因天下之自

然而已不尸考也可云與乎不與則其心體空且洞何等

座何等曠遠故曰堯上魏上六就心體上說

大哉章

此章只一大哉句貫下夫子替堯之大只在則天上以堯為大

而曰湯曰堯曰煥乎正見其則天正形容其大成功也

皆堯之所以為君處○首句下個為字極有意分則謂堯

洪荒有為處大耳但此句且虛直至成功文章亦只此大

之大以神化遺情無外言則天是與天一様不是法天堯之則

天以德之至周徧言非空在在體上說湯曰句心是則天

處更無兩層湯是廣遠廣遠以德無涯際言即大字耳非謂

廣及于四海遠被于千里也民無能名即萬物困于天之中而

不能名天之所為意全根湯上處正是民所不能名

言也稍狹隘後近可名矣亦不重民不能名只重堯德廣遠難

以名狀上註堯之德上字就君德言如積之心布之身而潛乎

默被于天下及下功文皆是○末節兩有字煞有味正說有句

為字生來不根堯德難名來註可見者此耳勿用洪蒙之世天

下未安堯時黎民於變太和布滿天成地乎千古無並故成功

之德三字首奉堯而說其

唐書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曰魏。即天之時行物生者。不時過矣。文章即制度章程。必不容疎闊者。堯時璿璣七政。文以經天。教養稼穡。水土蕩平。文以緯地。百度備舉。何其煥然。即天之四星輝映。雲漢昭回者。不是過矣。須知文章在成功上見。得成功是華業成就處。文章則其厝施於天下。所以致成功者。傾講詩融合。

舜有章

此章見周家才德之盛。上三節述詩入之盛。見詩撥亂之臣。固無遜于唐虞。未敢數王。死盡臣道。見詩恭順之德。亦不讓美于堯舜之揖讓。摠是揄揚昭代之意。一說以我周人才之盛。由于文王有德。所培植者深。亦是作法。首節輕因下有唐虞。

故先着此一句。舜紹唐而以聖禪聖。大奇也。五臣治虞而均。以聖輔聖。又大奇也。當時成平水土。而敷教養。或明五刑。而掌山澤。而天下咸風動之治矣。武王紹文以造周。嘗曰。予有治亂之臣。十人。或任股肱。以治外。或嗣徽音。以治內。而四海底永清之烈矣。治亂二字。要看個中。便有揖遜革命之不同。但此三節是記事。體未可便着論贊之詞。才難節。固是嘆才之難。實是替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才難是全才之難。非人才難也。講語要舍個難極盛之世。不能必其變意。義揮方着下意。唐虞二句。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不際唐。則其盛不能如周。可見自唐虞際會以來。惟斯十人為盛也。

唐書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百十一



周之志德言惟文王  
為至而治十亂皆此長  
其大意云周之志德非不足  
于其德也。視不曰文王之  
德而曰周之德可見  
問蓋董讀子曰古來非一君  
善焉者言先考其問而謀矣  
彼心天下非泰吾身也何以  
為天下者也何以涼薄而怨  
嗣于神民吾見其于飲食非  
之而鬼神則致孝焉于衣服  
惡之而敬見則致美焉于宮  
室卑之而清池則及力焉其  
所以持危防微者皆克舜忘  
天下之心而所以敬天勤民

然十人之中。京室賢婦實由替業。彼當且桓武諸臣。教僅九人  
而已。此二句見治由治外。俱是偉才。不是以婦人來証才難可  
見唐虞一盛。千載直至我周。纔美得盛則我周誠足配唐  
虞。而並其盛才不信。雅乎哉。然周之繼唐虞。寧獨人才。楚武  
其德又何愧焉。之分有二。只形容天下歸心者大半。以作率字  
看。厥事二字相連。謂順服承事之也。此忠貞一念。無愧天地。非  
至德而何。曰周之德者。蓋統周之世德言之。惟文王為尤至也。  
問然章  
此章分明。羨他敬天勤民的心事。而根于精一執中。米也。于人  
心道心之閑。看詳甚透。全是一團治民事神的仁敬。教出來。何

者皆舜舜君天下之法焉。吾  
其無間於矣。  
補新言。董倫適宜之說。查根  
入主承皇天之托。則口休  
之奉為。緩宗社生天。之計  
為急焉。惟緩下彼而急下  
此。此正能于惟微惟危。閑  
頭擇之精。而守之。也。此  
所謂先執厥中。則無不  
閑。  
罕言。請天子之教。有雅言  
矣。有不語矣。而亦有罕言者。  
曰利。計功。弄效之事。聖人所  
不道也。即有之。其放利。輸利  
之。或乎。夫利。歟。也。而余則。理  
矣。利。私也。而仁。則公矣。乃。與  
命。與。仁。而亦。與。罕。言。焉。何。也。  
一。詠。豈。微。即。談。道。論。行。也。

心乎自奉為也。故中三段每段重下半截。以仁敬二字作  
間言其盡君道也。只在心之純上。看心純乎仁敬。無半點私  
與于其中。故不可以間議之。鬼神是宗廟之鬼神。主祀一  
致。孝要切飲食上。徹。免是郊祭之服。主敬神。一。邊。盡力。是。不。愛  
已力以經理之。非。胼胝之也。頃。模。寫。他。一。段。克。艱。之。心。出。來。豈  
儉二字不必其統。  
罕言章  
此章總是防人心邪。若恐人心之趨乎此。正者恐人心之惑乎  
此。要。把。利。字。另。講。斷。了。下。面。平。看。要。看。兩。個。甚。字。與。者。與。利。罕  
言。之。也。利。不。是。多。寡。有。無。貨。殖。之。類。頃。看。詳。細。兄。有。所。為。而。為

上六三  
百十一

一及之而不為常也。仁  
一善之而不為常也。蓋天  
命與仁之別。命與仁之別。俱  
命與仁之別。俱

孔子矣。子聞之以博不可為  
制也。謂門弟子曰。黨人以我  
博學與名。意以我無所執。采  
吾將何所執。而後可執。御乎  
執射乎。擇術不厭卑。吾執御  
矣。意此夫子自鳴其不貴博  
之心也。

補新。此言若謂與其汗漫  
博學。不如執御。且聖人見  
名之累人也。尚欲為成名  
之計。則吾將執使以事人  
矣。即富而可求也。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意。  
麻冕章。子曰。禮有可變者  
有不可變者。則以名分之際  
係六耳。如麻冕。古之制也。今  
以其細。必難成而易之。以純

即是私心。即是利了。命即於穆的本體。不蕪氣數言。仁是蕪萬  
善四端之心。體命仁。總是一個理。但以天道人道分言之。則有  
命與仁之別。

達巷章

此章甚多。餘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大哉孔子。贊其不局偏  
至之繩。不落偏至之詭。博學而無所成名。皆所以贊其大也。不  
是惜他成定也。名非名譽。乃名目也。無成名。正見其博。講中要  
認此意。○黨人重博學。為大而不知。夫子之六非博。而無所成  
名。乃化而不可以名也。故孔子聞之。既不敢以大有任。而又難  
顯言已之不在徒博。姑托言欲有所執。曰吾何執。言道並容。

若以執論。則亦一併。此即射御而後。亦可存之。以為應務  
之資。然以執論。又亦一併。此即射御而後。亦可存之。以為應務  
生平之用。此以執字來。抵他博字。執字只是專習一藝。與執一  
不通之執。不同。何字與字字緊。呼應。執御二句。就要重執御  
乎。方合未句。講中須得虛活。曉諷黨人口氣。不作實事上說。

麻冕章

此章是夫子維禮之意。二者皆古禮。上節泛眾者。崇禮之儉也。  
下節違眾從下者。嚴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非以小形大之  
說。○周末文勝。競趨靡麗。冕易而純。駭。有反朴之意。雖從  
衆何妨。惟事閑綱常。必不可易。昔拜下而公拜上。是把乾坤冠

笑徒非古而工夫省約易  
就蓋委而無妨于變者吾亦  
與衆而共送之若夫臣之拜  
君而又于堂下禮也今則拜  
于堂上矣是白處于驕泰之  
習其漸固不可長雖遠要吾  
臣下弗恤也蓋堂際亦有定  
冠履堂容備喻吾政與免  
服之制豈議此也

補新直居却問俗可以戴純  
冕而入羣其與奢寧儉之  
思乎之制伏忠則宜禦天  
威而下拜其節君盡禮之  
懸乎亂忽之機漸不可長  
聖人之防潰于未然如此  
絕四章講夫子心所絕無者  
有四約念不致无所謂意也  
未事不見无所謂必也常境

不勝也成心不  
無也唯我無意  
必無固耳又曰意必固我  
當沒仕止久速用舍行藏  
大頭腦上說而以道可  
不可融看  
不長章講夫子有戒心于匡  
而夫子之天未嘗不定也曰  
昔文王嘗主斯矣矣文王既  
及之不在茲乎識大識小已  
于未墜學問洪周又附聞知  
吾蓋心之天意矣天之將喪  
斯文也則我後文王而絕者  
不待身于斯文也天之未喪

履之分俱紊亂了此是驕惰之失不可不防故夫子斷然違衆  
送下而禮字謂是古禮儉是省工夫非省財用恭是克慢其居  
意儉字恭字重看送違皆須根拔○一說之節原是一意以亂  
生于階階生于奢送儉之意就是維儉之意

絕四章

此章提見聖心之虛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完全此心體空  
然洞然何有四者故講內要就聖人心體上描出真無境界万  
妙不必着在事上說絕字四字要着得活是聖心自然純乎天  
而不雜以欲與常情禁止不同意必固我四平說一念自主便  
是意一念拿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已便是我皆  
道理上微有執着聖人絕此四者連聖人亦不自知非是一一  
而母之也

子畏章

此章夫子遇難而以天自信重天之未喪斯文以慰三子非  
懼匡人也畏是處變而慎重非畏懼亦有愛道以愛其身意○  
文者人心之精華以道統之流衍可見者言不曰道在茲曰文  
在茲者斯道自古迄于茲昭如日星原未嘗缺且晦也曰文在  
茲正見斯道之決不泯滅耳要得夫子毅然自任口氣茲字勿  
把我字換○末節上之句說言以起下之句轉折處臨註補出  
大旨謂文王之文在我而斯文之興喪在天天不喪文自不喪

此在昭著四書附

斯文也則我不虛坐若亦待  
匡人不能違之其如我何二

三子可無慮矣  
補新直文不在茲之文即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  
堯舜湯禹之統天子授文

王之統統天也統統天而  
王不能違天而富文王而

人能圖天而不能違天而  
常夫千

太宰章太宰問于子貢曰  
夫子聖若與不然何其多能

若是也太宰蓋以多能為聖  
矣于貢曰夫子之聖統羣聖

而集大成天固以全而付之  
而從之將聖而又其多能也

多能者非以多能為聖聞之  
恐人之多能也曰太宰其

我也故天欲斯文不終衰里天續斯文不終厄匡以斯文  
之興衰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焉此事天命之學  
非矜天以為重也

太宰章

此章見聖學有要下貴多能之意太宰專以多能為聖子貢以  
聖自多能夫子除却聖不居只辨多能不足貴夫婦與能聖有  
不能能何嘗非聖也多字說浮不好執字從多字生來不是將  
聖作能○首節聖字勿○生知安行講太宰即以多能為聖也  
能是熟能澁○看○固○固有之固謂本來也縱言二氣五行  
不為之限量將你死字○子貢謂夫子實天縱之而殆使之焉

聖者但其聖處包涵無限道德而多能乃包涵中之所蘊者耳

非多能即聖也看來又字之縱字意聖不能正形容天縱處

○三節總是言多能無與于聖意知我不要添出豈字也不要

添真字只浮○說太宰知我乎要象個知我中不知我方

得口氣如云太宰真說我多能其知我乎若說我聖而多能則

非也蓋我少賤故得以餘閑而習乎多能之鄙事耳如何反歸

之于聖太宰句只是起下少賤句要得語意來歷處故多能鄙

事是一氣話勿依註多一轉掃曰鄙者天地之數寡者貴而多

者賤多便可鄙君子多乎我二句遺却能字只用多字蓋能是

人所必有的所忌在一多字如赤子一點良能何其不多不多

知我乎吾少也概不適于用

故所以餘力而為多能大類

皆神事耳若君子所務者大

所操約其多能乎哉不多

由多去非君子所屬則不足

為聖可知矣記子列中之言

以証之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以燕居不試正少賤鄙事

之精也合之而聖人不貴及

之意可識矣

補新直文若斥太宰之誤

云說箇身字及何其字則

亦非益以去其為聖人也

乃揣摩而未得其所以聖

亦以多之宜。渾化之意。大意重在微。再子貢不又。李共以多去為至意。

有知章。謹子曰。果有知乎。我此中至虛。不容一毫音識。無知也。有鄙夫未問于我。其心亦空。如也。以彼之空。觸我之無。而始終未末之理。固即向而具。身身為之。森動其句。有之兩端。而無所不竭焉。是鄙夫未問之先。我一無知也。即兩端既竭之後。我仍一無知也。使我有知。則又有所操。以待可耳。而我何有哉。

補新章。此處最可以觀。聖心與龍象之心。兩下相投。應之妙。未可前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後。無知以滿彼。總是個無知也。故嘗思叩而竭亦非。問問乃有知之義。只是形一箇于知光景。

鳳鳥章。謹子曰。自亦永遠。將與天心以頌祥之符。應之故。鳳鳥呈祥。河圖。灤瑞。其時聖王名在。相與以致太平者。何其幸也。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世道光開。泰之期。天下無其宗。予之日乎。吾已矣夫。

文王因之。演易而感鳳鳥之鳴。夫子既道之不行。而契贊易繫文之想。天地間。河圖。曠古一出。夫子望其渡出也。故曰。吾已矣夫。則知圖在吾也。故謂圖自

不由學問說。就天生本來說。原無一物。為得有多。正謂其心。體之空洞不着也。夫子以多能為鄙事。只在錫弋。獵較等上看。即所謂藝也。○末節引牢之言。正以藝字。証多能。以不試証少。賤也。點出。藝學有味道。形而上。藝形而下。一上一下。正見多能為鄙事。而聖修之真脈絡。不在是耳。

有知章。此章見聖心之虛。而應有知無知。字俱說。問見知識。上看性。體空。加不得一毫知。聖人之無。鄙夫之有。穩一天真自然。有鄙夫三句。正形容無知。無知不是謔言。聖人之心。原是不至虛。無聰明可眩。無意見可執。那得有知。鄙者。龍象未琢之稱。空。正

有知章

狀其鄙。要知此句乃起下其兩端字。兩端不指是非。不指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直指真知。本体。若曰。鄙夫雖空。而理實都。且就其間。中自有兩端。我不過就其所。有之兩端。叩而竭之。我何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我自家心體。亦不曾有分毫知識。添入。故曰。無知也。其者。無我相竭者。無智識。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看來與舜居深山。一般光景。

鳳鳥章

此章夫子借鳳圖以感嘆。所以寄其思。義辭。文王之心。非專慨天下之無邦也。鳳鳥河圖。不在瑞上看。在聖王之兆上看。有聖王則聖道可行。有聖瑞則聖王可作。今不至不出。終無聖王了。

泗水中出可也

衣裳者與替者當一見之頃  
彼之卑雖少亦必作過其前  
必疾若蓋過可哀而亦可敬  
而故可矜而矜感而即動聖  
心有不期然而然矣

補新章見是衣裳者敬之人  
之常情以此而施之齊衰  
造替者是仁孝之精非聖  
人不能少是乎也言作  
則此可知二必字是必也  
乃是自然

顏淵章請顏淵曰嗚呼妙  
哉夫子之道乎仰之而鑽絕  
之基不可及其深高乎鑽之  
而軍論之體不可入其固堅  
而不可入其前在後彷彿不

可為象乎回固憤一馬而無  
所從也意其法無指點而然

補新章道非真有高也雖高  
者特生下人之仰耳道非  
真有堅也雖堅者特生于  
人之鑽耳道非真前而後  
也在前在後者特生于人  
之瞻耳

博文節講乃夫子則已循  
善窮人矣我自有人而博我  
以必我自有人而博我以必  
隨博隨終無二候即博即終  
無二功回于此幸博之可  
循指袖之而愈出神躍之而  
探前蓋欲罷不能矣才精亦  
既竭盡而無餘矣斯時也但  
見如有所主而卓然于吾前

吾道何時可行哉故曰吾已矣夫已者慨世之終莫我用非無  
心於天下意

齊衰章

此章見夫子仁孝誠敬隨觸即形必字是必至之情見齊衰而  
愛親心萌見冕衣裳而敬君心萌見替而畏天心萌聖人萬物  
一體看得三者就是吾身處其地惻然不能安故必作必趨不  
期然而然無非天則首一見字輕看下見之身我坐而彼過其  
前雖少上然長者可之過之是彼坐而我過其前趨者不敢頌  
他與我為禮也過之如此與接可知

顏淵章

此章是始終形容夫子之道無可用力蓋深者其已之妙  
泛泛說個深贊聖道便非有蓋顏子既得聖道後只覺着力不  
得故喟然而嘆不是始無所得卓立處纔有所得高堅前後正  
是形容後節末由處末由也已分明是高堅前後景象無先後  
兩樣工夫其見聖道亦無虛實兩個境界不重歸功夫夫子已仰  
鑽瞻是悟後讚嘆語重形容聖道不作顏子用力講仰是仰望  
鑽是鑽研高是峻絕不可及堅是渾淪不可入二彌字勿太泥  
道非因仰而益高只形容至高耳彌堅做此瞻之二句合為一  
意與上作三項看道非真在前後只形容其不可執捉耳○循  
指只是從容有漸次非以先博後約為循也循就是善談

庶几神與之過焉有之而非  
無第如之而又非有難欲抗  
其所為卓尔者遂之而為  
一則未由也已回將何以至  
于夫子之道哉惟從容以俟  
之而已

補新章設羅不能是技舞于

善誘之中不自知其循  
然而道有可已之時也才  
而云既竭則智雖聰明盡  
歸于不能業內而費其  
竭蓋不著也惟才情極  
以天批自取解融融以  
性体出現所以立卓之見  
在此豈盡力之謂

子疾章謹于疾病子

子嘗為大夫使門人

聖治長以備大夫之禮不知

告者無臣分不得用也至夫  
子病少問而責之曰久矣夫  
由之行說也無家臣而為有  
家臣吾將誰欺天乎且子  
與其死于家臣之手也死  
死于三子之手乎且子彼  
不得備礼大葬乎死于道  
而不葬乎則亦何以家臣為  
補新章此與不肯辱華頤  
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  
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復信  
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  
子之手器盡有味未即見  
其依然師弟一體之誼脫  
然身並而忘之界所不能  
忘者三三子之追隨亦不  
是較者人間世之厚薄真  
遠人大地始終如一胸襟

二我字極妙文禮皆我所固有者自散于視聽言動而變遷

見者曰文体此文于身而視聽言動若有規矩便是禮夫子教

學者從各人身上日用事物間逐一理會是傳我以文隨理會

到心體上來是約我以禮隨時傳即隨時約無先後也口說羅

二句連看是類子在博約上做工夫但見日用至近頭是道

自罷不污正是真性流行無可動手處不指工夫說才是性之

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既竭吾才不是竭盡無遺力之說乃由

習禮漸上做到心體上來一切才情心力俱無可着處故云

如有所立卓爾不可如時說非有非無等語當主見得真

言蓋見得真切非可以言語氣象求故以如字言之此即是高

堅前後處見得真不是聖道至此不高堅前後也從認欲後未

由不可如時說雖已見而特不可後之意蓋於道而有立卓的

模樣將何由以從之此是一真的說話非一轉的語意也至於

從之未由正乃所謂高不可及堅不可鑽前以不可像正是聖

道之妙處切勿將末二句輕看

子疾章

此章據是天不可欺末節正根天不可欺來不必以次節臣不

當有末節臣不必有卒看○夫子在位時有門人為家臣者使

門人為臣即使在位時之家臣也○竹詒只指為臣一事須淺

說又字對病時與病間言天者理而已理不當有而有是欺天

上論三

頁

美玉章講于貢知夫子有心于用世也而說言以探之曰有美玉于斯韜價而藏諸抑求善價而沽諸夫子必有此慮此玉矣子曰我與天下共此玉亦与天下入此美沽之也蓋特達相知則抱璞而售管識之人則藏龜以需而取言求於此可以得夫子時行之心矣

補新直此帝似歌咏語語痛酒圓活謂子貢歎夫子之求免子貢謂夫子高價以待求惜春秋之價不善故夫子之玉終藏夫子藏之也似宮牆中沽之薄古字

九夷章夫子道不行而欲居九夷蓋自傷之甚耳或人不知乃曰夷之俗陋甚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夷俗之陋亦九夷之人居之耳君子居之則夷以君子重何陋之有乎觀此而聖人不得已之精見矣

補新直先率謂當問其居不居不當問其陋不陋其為得之若說素也說不素可也素中固乎若說化夷伏獨不可以化中國乎

自衛章夫子道不行而欲居九夷蓋自傷之甚耳或人不知乃曰夷之俗陋甚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夷俗之陋亦九夷之人居之耳君子居之則夷以君子重何陋之有乎觀此而聖人不得已之精見矣

美玉章 然然本文口氣却不宜如此死說宜體貼乎字○末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為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為辱死于臣之手就承歎云來大葬是用家臣子路之意名尊夫子之至情不宜說壞了他夫子只以天理自持方為生順死安故斥其非耳

美玉章

此章新就用世說沽之二句連看見不以無心棄天下正應藏字待字正應求字見不以有心徇天下子貢是惜夫子有道不得行意若作以求價探夫子前日曾以求字折子禽矣恐非是以做聖賢商量語善儒望學亦當玩最有味是個斯字言有美玉於斯春秋乘亂時銘將自珍藏乎將求而沽乎蓋有惜嗟感

慨之意為故夫子說以美玉當斯春秋之時定要沽以濟世但價不至而待之耳何必求亦何必藏而不沽哉然見聖賢不得已而為慨世之論通說玉上講切不宜露道字

九夷章

此章夫子道不行于中國故託言居九夷以寓憂時惻世之意與浮海之嘆同或人未喻以為真欲往而居之故疑其陋而不可居陋以俗言服左杜言侏儒也所居則化是化固陋為文明然恐非實語若實去揣摩他便差

自衛章

此章孔子以魯事之非莫大于名分而名分之倒置莫大于樂

石曰... 上論三

百九



正而雅之奏于朝廷頌之奏于宗廟者各道其然而無復紊亂矣于公一進思之爾時亦不勝滿榻之勞然所禱于樂亦不勝哉

補新章之意者以用禮居樂工夫乃緣名分以序典章如殘缺補其次序則經生事非聖人事以得所作音節詞義則開會小矣

出則章請子曰道在日用之間布不可以易蓋者出則事公卿尊卑著矣入則事父兄孝弟明矣喪事不敢不勉家

有餘而礼非不足不為酒困檢點及而沉酒寡若此若何有于我哉至理似在目前抑

情文之未悉強徒似幸光矣轉於實意之全味吾將何以有之庶无負人道之常哉

補新章事公卿不使奔走乃

故寄定名分之心于定樂之中宜以正樂為主而雅頌即樂章作文宜挑然後二字見得前此樂殘缺而詩亦失次至此幸得

以歷國之稽訪參以一已之考訂故樂正而詩之歌于樂者亦得其听而不紊亂也得所就是樂正非以雅奏于朝頌奏于廟

為得所謂奏之于所常用便是得所知敬雅于三家則此雍便不待其所矣須得夫子委婉口氣

此章不是以庸德勉人無非見常道一生用不盡的工夫即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之意首二句盡愛敬之常至喪事則處大變蓋敬與孝猶是天理之正至酒困則恣乎慾矣首二句人情

易勿心處盡一點真心不為酒困人情易縱處正一點真心真心難純之難密安保毫無過則處故曰何有於我此即自責自儉憂歎匪懈之意非真一無所有非真明知其能而自謙也若自以為足便非純亦不已之心矣公卿善德位即畏大人之意出入即是內外不作出處酒困在心上看非必沉酣顛倒也緣多一酌便過其則此正聖人極精細處

川上章

此章夫子因川流以想見道体而美此嘆不宜直指道之不宜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机上闡發文氣以逝者領題而如斯夫不舍晝夜一氣滾下終得法地者是說活潑地之意不可作遊

上命三

百三十

九行而不往流而不絕思而不落想係動而不屬安排却如斯之不昏晝夜而無窮也玩如字最有包涵

好德章講子曰有厥攸奏謂好而一有轉念又非好也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非不浮慕乎名理然而淺識其藩即或偶附于一德亦只虛摸其

補新言夫子提醒人心使之。人而不可見之也。好德者。於人所不見處。若其用功。否故夫子與其未見。為山章講子曰崇其于進而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耳。于止也。豈必勢有可以止而止哉。譬如平地。緣履一簣耳。于此而進。則後效可期。是吾自

批。學者當自勵矣。補新言此見机决于微。便係成毅之大。因勤為學者。須自己堅志于末。然而功精于八門。九仞之後。尤當一簣方覆之。忠方是真能進。一簣之始。便當存九仞

易。勤之慮方是真不止。不惰章講子曰吾日三省。子語亦與其。悟念不參耳。乃有神解意。動音。不能自己者。皆回也。此試者之如愚而

字解不昏正是所以斯處如斯夫不昏晝夜猶云不意其不昏晝夜一至此夫不可以斯字指水舍止也晝夜常逝而不止見化機無息之妙全要描寫他指眼前所見的以快出中心所會的光景方妙言外見体道當有無息之功

好德章

此章以好德為主。而作文宜于未見上着意。天下非無浮慕乎德者。然必如好色。乃極其誠。故夫子嘆其未見德。無人已二意。或自己修德無篤好之功。或見人有德無尊敬之誠。

為山章

此章玩辟知二字。當從為山上顯出。為學來意味方雋永。而一。實字要重看。正是激發人心。處言為山雖僅一簣。已是止不得。此時而止。便是自家因循怠惰。縱有前功也。甘休棄了。人固不能強之。而使我進。平地雖始覆一簣。其進由我。此時而進。便是自家肯勵志。縱工夫未多也。直要做到盡處。人亦不能挽之。而使我退。夫一簣至微也。止心一生。不若以成山進心一生。可進乎九仞。一簣其可忽乎。執語意只當進。不當止。非吾欲進。則進。吾欲止。則止。口氣進止字。要活看。未成便是止。方覆便是進。不惰章

此章宜順題講。不可倒提。顏回要着起頭語之。字不惰已就心裏說。未說到行止。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發。不能已。而未嘗

可之。試誘之。博約而多。羅不能吾門。亦安能入。如

回。此是顏子深潛純粹。先有一段穎悟在中。特借

夫。之語。批發之自然不。情。故註以為如万物待時

一。兩之。潤看他不處。是矣。何

惜乎章。講子曰。學成于進。而

也。未見其止。而息也。使天假

之。年日。新富有惡。可量。孰是

可。惜。夫。補新章。見齒未見。乃。深。見。四。

苗。而。章。詩。子。曰。夫。務。學。如。春

始。非。不。苗。也。而。不。為。吐。華。之

秀。者。有。矣。夫。繼。非。不。秀。也。而

不。為。成。穀。之。實。者。有。矣。夫。知

苗。則。知。學。矣。而。可。以。不。要。其

成。哉。

補新章。夫子。欲。人。在。根。本。上

用。功。根。本。也。人。心。如。谷

種。必。培。植。灌。溉。而。後。漸。生

後。生。章。講。夫。子。勉。學。意。曰。進

學。者。時。而。可。持。者。亦。時。不

現。之。後。生。矣。誠。可。畏。乎。蓋。以

其。意。氣。方。新。年。華。方。茂。勇。往

情者其惟田之潛心能之也歟安得人人如回哉當從畫出妙解形狀若不是心解的人如水沃石一味昏倦去了那能得醒裝故情字在心上看令人看不情都作平日力行之夫全不係語之口氣

惜乎章

此章重惜字下二句正是可惜處進而不已宜串講未補前途未就深為可惜意

苗而章

此章都就為學言惜苗影說二句不平以苗字斷了下面歸重實字學必期於成猶苗必期於實也不必以始學發達成就三意碎貼二有矣夫作或然之詞根不能培養來不必兼天時說後生章

此章全重及時聞道即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意首二句欲動他末二句警懼他總是激勵後生語可畏不專是年富力強名不

是說人去畏後生以其沮沒未深全是志子之心也烏知來

字對人字說言後生之可畏以今日之可進道也自今日而進

之將來造就未可限量難道他將來及不如今日而謂其不足

畏乎惟後來不可知此其所以可畏耳不然四五十而無聞

又何足畏哉無聞作不聞道說全在可畏不足畏數字摩發警

省動他及時自勉之心

苗而章

上論三

百廿三

虛度而半生可用之力竟付  
浮游斯亦不足畏也已以可  
畏而成不足畏為後生者宜  
惜時矣

補新直夫子激人及時聞道  
後生可畏其將來必有  
聞也故曰焉知其將來不  
如今之聞道者乎然蹉跎  
至四五十而無聞則終  
無聞矣又何足畏

法語章講子曰受言者不貴  
以耳而貴以心世有法語之  
言操繩引墨令人規避無門  
听者能無沒乎然貴不在法  
能曰法言而改過之是為貴  
耳有異語之言婉詞曲論令  
人欣躍有机听者能無悅乎  
然貴不在說能因異言而仙

終之是為貴耳若說而不鋒  
說而不改則法言與而俱窮  
吾更無如之何也已矣受言  
者其思所以為其言也哉

補新直說而不澤其於不悅  
說而不改其於不悅何也  
不悅不說不知者也猶可  
樂也悅不澤說不改知而  
不為者也不可樂也故曰  
末如之何

三軍章講子曰夫人惟有志  
而已志一定何往而不伸即  
如三軍之衆其帥猶可奪也  
特在人也若匹夫之志一立  
不特人而特已即殺以死生  
慎以得喪豈可奪而奪哉人  
之貴志也如此

補新直好在正字上著意

百補時者四言解

法語章

此章主聽言者當以心受勿作納諫說法言異言俱是規過紀  
律森嚴故曰法言引論委曲故曰異言能無者必然之勢也理  
無可逃故必送情無所拂故必悅此自進言善處能使時他不  
得不從不容不悅非謂彼自能也若是彼自能便能改能釋子  
改是改其前非根心上悔悟來釋是心釋其微意畢竟亦能改  
焉二為貴謂其有實受之益悅而二句輕述以起下重發末句  
不改者不肯改也是頑物的人不釋者不知釋也是昏鈍的人  
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觀上文能無二字則末如之何意  
便明蓋這與悅吾力所能使改與釋非吾力所能使着方不釋  
故曰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全重彼不可挽回故正上

三軍章

此章以上句形起下句三軍以帥為帥匹夫以心為帥帥之于  
三軍二也志之于人一也故之可奪而一不可奪匹夫不是尋  
常人品特以無黨後者言耳志還從好一邊看如立心要為忠  
臣為義士大而維持宇宙小而扶植一身自家一點志氣挺然  
直上獨見獨行即震撼顛蹶不易其志故曰不可奪中庸論中  
立不倚孟子云邪世不能亂正得此意

衣散章

此章首節只稱他心體高明下二節欲進他心體純潔始終俱

上命三

百廿三

正以三軍之志。末必如一。帥之志也。若志在匹夫。則志以帥氣。弗二以二。弗參以三。獨斷獨行。莫可奪。不致章。謂子曰。貧富相形。誰能不動。有如衣故溫袍。與衣。若其推由也。與不耻。則視人之有者。自有何與于已。而校心不生。不耻。則視人之無者。自無何損于真。而求心不起。現前為勤破之。開証入則處。到之。器用世以變化。何之。而非滅詩。初云不枝不求。何用不滅。由其庶幾近之矣。于路終身。款誦此言。雖非誇之以為奇。已覺守之而未化乎。曰是道也不枝不求之道也。何

是道也不枝不求之道也。何

子法也深矣。補新章。要者用字。及是字。用者階梯之意。是者歸宿之意。意前後教于路。只是一意。總一不枝不求之心耳。則之。則可以成誦之。則未是。子誠。猶說因其守而進之。因其是而發之。未是。

歲寒章。講子曰。松柏之操。未可變。見至歲寒。則草木凋落。惟松柏。以孤貞之姿。挺然獨秀。然汝知其不彫也。使松柏不凋。歲寒將終。下不知矣乎。必歲寒而後知。松柏也。豈不知之。已晚乎。俯仰古今。士之知于世。與世之知士。亦猶是心為之。撫然有感。

是進之于戒。無兩意。舊說以能守未能化。作骨未熟。○貧富念頭。是學者大關。看透此關。方是入道根基。子路貧識極高。一切世味動他不得。假使極貧極富。相形彼必不耻。不耻非貧不見。有貧耳。比無詣胸襟。更蕭灑。其由向宜空講。且勿露進道意。次節方可露出。○不枝不求。根上恥字。笑收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端而為希冀。一用字有力。感字極說得好。心體至善。一念未萌。終未粹然。何用不滅者。謂人之進道。常始于脫畧。世味之念。用是志也。儘可進到盡善地步。不是許其所已進說者。謂因其能守而與之。必隔一塵。○終身不是沒世之說。只當守不放。意之不是自足。彼見夫子稱此二語。以為學問。只宜以此為的耳。不知不枝不求。固好。但心上見得有個不枝不取的念。便非太虛。本體。故夫子亟提醒之。是道指不枝不求之道。何足非謂未成就于路。今日造詣。更當有進。下此者。何可遂以此為戒也。即何用不滅意。非前念滅而後念不滅也。是字宜味。謂戒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云耳。

此為的耳。不知不枝不求。固好。但心上見得有個不枝不取的念。便非太虛。本體。故夫子亟提醒之。是道指不枝不求之道。何足非謂未成就于路。今日造詣。更當有進。下此者。何可遂以此為戒也。即何用不滅意。非前念滅而後念不滅也。是字宜味。謂戒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云耳。

歲寒章

此章頂就松柏上。描寫出正意為妙。然汝知三字。重看。是慨人知松柏之晚。後彫。只是不彫。君子當安閑無事。將自漢于眾人中。人誰知者。及其以困窮顯。即世始知。君子能濟世。艱然而已。無及矣。有國家者。慎無以歲寒知君子。君子亦何樂以歲寒受

補新章人委隨世俯仰改柯

易如也草木同朽腐惟君

子亭子獨立于荒涼之秋

天下卒賴以維持其樹之

不小故夫于時以成寒松

知者章詩子曰知仁勇三者

人心之本體也智者心明乎

理乃事皆坐照何惑之有仁

者心隨乎天而造皆自適何

憂之有勇心者去心剛大而

當抗可以無撓何恨之有蓋

心體一無累而無入不可自

詩矣

補新章有謂知居仁勇之先

作學之序有謂要歸在仁

而知是仁之體勇是仁之

殺有謂仁知有常終歸于

勇于理皆通不為二平極

誠一心休上論更員活

共學章講子曰學者期于道

而已人有可與共學者未必

其趨向之不歧果可與同道

乎末也至可與同道矣然半

途而感者有之未可與之

而執盡不變也可與之矣然

較一不化其有之未可與之

權而隨時皆宜也由因而權

知也

知者章

此章三平看俱以成德言不重存意只重明成德者心無所累

而憂惑懼俱以心言要說得細人心本體原自光明灑落無障

散無牽累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為便惑一有所繫為便憂

一有所懼為便懼如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是乎心體上無

累非知者能遠惑心原無惑還其無惑之初而已仁勇做此只

在一人身上說勿作三項

此學章

此章是指示人為學階級通重學字至十推而學始全六句平

平通講下語氣無偏重重推者學強可與言其人之力量造詣

可與如此也非已然語未可與以言目下且未可也非究竟語

共學是知求正道而未敢行首學有真時不惑于他岐方可與

同道常守此道不涉于動搖方可與立貞誠不變不膠于一跡

方可與推字只在立字上說立之活潑不滯處便是推如孔

子聖之時便是非有二項切不可把推字作處處看

唐棣章

此章唐棣之詩本是思人夫子借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也但

理字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為妙思乃人心之靈無不思

詩人所謂用思而病于遠者特未之思也夫何有放遠焉而其

唐棣章詩有云唐棣之

華偏甚及而無情者若有情

上論三卷

原五

原五

原五

原五

原五

矣况我之于爾豈不懷思但  
為室是遠而維思亦不可至  
矣詩人之言如此夫子借其  
言以揚之曰必公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矣

舍即在彼、有彼世而此  
心此理、即下當人之身、反  
而思之、即此而在矣、何可  
幾于遠而思思何可泥于  
詩而謂遠

御靈章講了之慶卿完矣  
凡宗廟在與遠單遊慎其氣  
象情、蓋實知也似訥而不  
長言者乃其在宗廟朝廷則  
異矣矣宗廟禮法所在朝廷  
政事所在有下不言者焉  
夫子言此言政是明办惟

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言貌之不同是黃言、言貌多、言向、向、便  
便正是言之貌也、之節口氣直下、○朴茂無文飾、便是物、似  
不能言、正朴茂處、一、句連講、勿斯、口氣猶云、拘、乎似不能言  
者、○直字是承上、口氣宗廟禮法呀在朝廷政事呀出使、言  
二、句、一、氣、下、惟、講、說、便、者、言、則、言、于、禮、之、度、數、政、之、  
振、盪、言、之、極、明、且、盡、也、惟、謹、若、張、閱、于、政、事、禮、法、則、不、長、言、耳

不可以思通者哉、二句、紫、相、承、若、說、未、之、思、所以、疑、諸、語、思、便  
不遠、則、意、氣、斬、然、矣、已、翻、美、不、遠、的、意、思、而、所以、不、遠、者、非、忽  
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方、妙

御靈章  
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言貌之不同是黃言、言貌多、言向、向、便  
便正是言之貌也、之節口氣直下、○朴茂無文飾、便是物、似  
不能言、正朴茂處、一、句連講、勿斯、口氣猶云、拘、乎似不能言  
者、○直字是承上、口氣宗廟禮法呀在朝廷政事呀出使、言  
二、句、一、氣、下、惟、講、說、便、者、言、則、言、于、禮、之、度、數、政、之、  
振、盪、言、之、極、明、且、盡、也、惟、謹、若、張、閱、于、政、事、禮、法、則、不、長、言、耳

合上見聖人在細思、而愈歎非以示地、處、則、是、而、生、靈、亦、以、此  
才、德、之、尊、○、則、感、德、自、然、之、中、也

與言章

此章朝字提起、下把未視朝視朝對看、以君為主、○君未視朝  
迎臣子待朝之時、正彼此可與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皆、拘  
商確政事、說有同寅協恭以濟國事之意、侃、者、理、不、容、屈、故  
以直詞、斷其可否、問、者、要、看、註、中、諍、字、諍、者、有、規、正、意、如、云  
詞雖無忤、而理又足以致其規、不是彼有失而我諍之也、○君  
在則夫子導下大夫上大夫、其祇承之美、敬、暗、二、字、皆、說、三、益  
心懼而足不寧也、看來雖就只上言、而實包一身、儀、容、有、不、足

上大夫馬言不可以直述也  
固分卑而下最亦理在而不  
隨始聞如也其辭氣之不  
同如此三君既出視朝天威  
近于地矣則以祇事之小  
心敬為盡禮之矩度恭發而  
疎非天則殆矣中適通知也  
蓋君在則此節即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禮記卷四書解

故居之狀、取時而又與、是一個意象、合看、恭而安也、與  
尊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和全  
無拘迫之態、不是中節之謂、

君召章

此章首節承命之初、中二節是行禮之時、末節畢禮之時、三段  
看○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君因賓至、故召夫子為擯  
擯與相不同、相以相禮、擯以待言、色動足、履是本敬、君來動如  
有顏色之變、履如若容止之變、總是急趨君命而頓改其常容  
意、履如註訓、盤盤桓不舒也、辟屏也、屏宮不寧也、即如今  
之表尾、用不勝屏宮之至、一做○揖、只是拱手、左右手、酒、也

又云聖人豈以勢位之崇  
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率  
而人衆非互殺且刑、聚訟  
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  
必異語始尊和秉之雅、皆  
是忠於為國事意也、

補君召章全旨一承命、即  
深如對君、惟恐已失禮、於  
吾之君、即吾君失禮、下、知  
之君、故念、在君斯節、  
中、此、不、負、乎、使、擯、之、君、  
君召章講、擯所以相若行、禮  
樹國威、備隣好、于是為係、夫  
子承召多猶也、則變而動、如  
足則變而變、如、初、事、何、其、敬  
也、及為擯而接、賓也、傳君命  
而出、揖、左、人、則、左、其、手、不、致  
內、亦、忌、也、傳、賓、命、而、入、揖、右

入二字、孔子時為中山、左人是末、擯右人是上、擯左右手、凡為  
擯者皆然、不重、只重、今前後、檐如檐、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  
而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入  
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揖、右  
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上  
不動、故衣亦不動、而檐如檐、亦見其不背君、賓也、檐如是、身不  
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主人已延賓入  
為擯者、皆趨進、惟凡人、易手、散臂、掉、而、夫、子、之、異、便、異、于、人、張  
是臂、不、貼、身、而、開、張、如、翼、拱、是、手、不、向、下、而、高、拱、如、一、拱、手  
動、步、無、不、慎、重、如、此、○賓既成禮、君送、賓、出、說、歸、曰、是、曰、不、願



人則右其手不取外皆實也  
手雖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但  
見衣之前後落如其齊整也  
定事尚其敬也至後賓主而  
趨退亦其端好其手容聖如  
也賓出而退必復命曰實不  
對矣蓋所以行君敬耳終事  
又何其敬也自有天子之為  
可無復命命知

補新章主交際內而國外  
係於動然而鄰君視敬忽  
此重事也故命一臨而色  
勃改其常容也而足履易  
其常步也禮亦行而敬已  
注矣揖所立時而禮如是  
手雖動而身容靜進時  
而異如是足雖動而手容  
恭至履退而不顧復命

是又以前君之心而舒君  
之敬也此禮之所由成而  
於國華有光也  
補公門章全直到此處常八  
亦不待不敬但夫子儘他  
從容不作意而意自到乃  
從心所欲不踰矩矱上下  
度量皆此義也

公門章講吾夫子之入公門  
也去君雖遠而敬心已切胡  
躬如也有如門之不容者其  
立也不敢中于門恐當尊也  
其行也不敢於于闕恐不恪  
也由此而進過君守之之位  
見位如見君也色則勃如足  
則獲如其言則似不足者說  
諸公門之敬焉有加矣至若  
有君對而升堂矣則揖齊而

者所以寬解君敬恐致瞻望之久也為損之周旋中禮固至此  
所承召于君者今而後可無有矣

公門章

此章舊說在末節斷上是由入門過位升堂漸近君而敬漸加  
下是由出降階後位漸遠君而敬不懈出入二字對看看來  
不必如此板對聖人敬君無所不至豈因漸近而敬有加漸遠  
而敬少懈乎他看得門位堂階實是天顏之霽臨不論君在君  
不在君近君遠而認真行來不覺適當其則形容他動容周旋  
中禮要得事君以忠之意○鞠躬二句連看一意下句形容上  
句耳○立行即就入門時說俟朝必立于門入門必過于闕註

中樞闕之間要看得明白凡君門兩扇合處中間有闕即以此  
木得門者樞是門兩旁之木立不中者不當樞闕之間恐立之  
以當尊也行履闕則不恪故不履闕然皆自適合其後心之矩  
雖聖人不知其然○位在門屏之間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  
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屏即所謂樹塞門也天子佇立在  
門外屏內諸侯在門內屏外佇立是立于此以便聽政故謂之  
外朝內朝則堂上矣此時魯君在內朝故夫子入見君之虛位  
如見君一般色容莊足容重聲容靜然此皆從心之敬來○升  
堂者朝見已畢命夫子升堂議政事也攝齊防傾也宜直躬而  
行矣乃又鞠躬失容是戒而磨折有若氣出入為息凡人自下

升翰躬如也氣飲之盡屏之  
以不思者蓋天顧容也視其  
過位之勢又有加矣由是自  
堂而後降一等威嚴漸離  
而其容預野是謂色而怡  
如也後階而將執行則又  
望如也後其班列之位又  
階如也何莫而不一下於  
補新言如不容非徒居空  
躬之狀實乃心上知亦不  
容也一立一行皆入門時  
事不中門不當君出入之  
處也下履闕不失步趨之  
宜也位乃門屏之靈位  
乃臨蒞之公堂言似不足  
與諸大夫言時淫言不取  
盡放也屏氣似不息屏藏  
其氣似無出入之息也上

升高其氣易至粗厲而急夫子屏藏其氣而使與有似不怠者  
此純是一點敬謹之心所至耳○出是成拜後出堂兆就出公  
門之外降一等者尋階之級也方見君後上下情意相洽自有  
一段和悅在故還顏色怡○非遠君便放縱也後階可趨故趨  
况事上以趨為敬乎復其位是復堂下朝班之位與眾面君而  
立則踧踖如故必君退而出迺復其常也

執圭章

此章聖心非始敬而終和只是有圭在手敬君命與於持捧圭  
之心相暢故不勝其敬及聘問禮畢圭不在手則但有敬心無  
於心故以于和然摠之一敬聘問以敬為敬喜觀以和為敬也

節言似不足如何事以  
對天新之意此屏氣似不  
息乃呼吸上通帝座之意  
還顏色三段總是敬不可  
看怡一作和

補執圭章全旨

此章以聘為  
主事亦聘中之事也論聖  
人又以欲為主容愉持執  
之舒也聘則專於敬將君  
命也既聘則敬數以行  
君意也  
執圭章講 吾天子為君聘問  
隣國也執圭以性圭在而君  
命在焉始鞠躬如也而有如  
不勝者其手平衡與心齊等  
上不過如揖下不過如授當  
斯時也色則勃如臨戰足則  
縮如有循皆執圭之敬也既

○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  
信還則納之于君執是執于鄰國之庭非始受命也鞠躬二句  
一串說圭本輕而以君命重故如不勝不是手定一上一下謂  
手常平便有上下未嘗失其度故以如揖如授狀之註執圭于  
衡○眉宇也平衡者與眉際之衡平也色舉戰言者示與鄰對  
敵欲無辱國之意足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武步武  
也接武是促步布武是濶步註來前曳踵謂舉舉前趾而拖曳  
脚後跟也非足高而意揚者也此節分身容手容面容足容四  
平看句○要根執圭來○行聘禮畢然後行享禮則執君之圭  
辟幣帛于鄰君容色曰有敬中寓有和也私觀則已之私禮而

聘之禮而行享獻之禮則有  
春色而和而山連而君之權  
也享禮之而而行私觀之禮  
則愉和而和而所以申使  
臣之安也亦執非欲心之所  
為也

獻于鄰君愉如亦和而不離于敬也註又字不作于和有加  
看大夫無私交此云私觀以成君聘問之禮不辱君命而已

緝緝章

補緝章天子一揮着命圭  
頂色通于之頭面那一處  
不為若用故款形于躬則  
鞠躬如不敢形于手則上  
如揖下如段段形於面則  
勃如臨戰之色款形于足  
則縮如循行之度容  
色謂儀容顏色也似無添  
出和字意但對上戰色則  
有和意在中私觀只是私  
見似無物儀之將意但對  
上享禮則似有禮物相見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  
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俗所  
當倫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不  
可泥在衣服上服身之章也服不秉德必隨之夫子不屑以  
制于服而即其所服無不有制須重一制字○齊服以緝緝取  
幽遠之義練服以緝緝取節哀頓變之義若非齊練之服則不  
以此為飾恐嫌于喪祭也註領緣作兩件看○紅紫是間色不

補緝章全直孔子之服和

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  
宜表裏有辨長短有度吉  
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  
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緝緝章講衣服所以文身雖  
于中度吾夫子何以制之制  
緝之也不以之為飾蓋以  
齊練之練也紅紫不以之為  
齊服惡不正之色也夏則宜  
葛或單而用練單而用絺必  
表而出之于外不欲其見體  
焉暑服之不以如此冬則宜  
裘朝覲則緝衣以緝羔裘聘  
問則絺衣以緝鹿裘皆祭則  
黃衣以緝緝裘更其色之相  
稱耳以至喪祭則長而取其

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註婦人之服不重只重間色不正  
上○當暑莫如葛緝緝者其常也重在必表而出之上雖云  
不見體必要在制上看○羔裘朝覲之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  
屬象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蜡祭息民之服以報  
上功而尚黃楊裘非以象稱聖人之心可純而不可雜也須知  
表在裏衣在外又按表外有楊衣楊衣外有緝衣緝衣外有公  
服一時俱有切勿忽此楊衣就是公服○褻裘無定式而長短  
制度得以意為者故可長則長取其溫也可短則短取其便也  
此見聖人裁制之妙以意而製○出以輕裘為便若不厚厚  
取其厚以為燕服非耽于晏安也欲保養天和完精神頭

溫短右袂而取便事。孤貉之厚可以適體者以拱私居此皆喪服之制也。去喪無所不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焉。朝祭之服。用正幅。如惟。取其方正也。若非惟。裳必殺之。弔以衣。冠。羔裘。必冠。則不以弔。每用之。古必朝服。而朝即一服。執心。忘君也。夫曰。色以辨和正。而亦不失。寒暑之宜。因制以辨公私。而亦不違常變之用。一衣服而正大之情。忠孝之意。天時人事之別。皆于其中見之矣。

此防護况節宣吾身之寒暑。久順天時。替化育之一端。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無所不三字。重非以佩物。為物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朝以尊君。祭以尊祖。故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嘗用正幅。如惟。非朝祭而用惟裳。則私居燕閑之服。上同于尊祖敬君。非惟混大典。且非所以重君親。故必殺之。殺是斜裁。倒合之使。要狹。齊潤。要不用。裝績。而旁有斜裁之殺。縫矣。裝績是裳服。摺疊。今缺以就身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皆黑色。吉服也。故不以弔。○吉月必朝。非在朝之禮。乃在家設虛位以行之。蓋祭祀之時。人多不朝。即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必朝服而朝者。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廢也。須知聖人衣裳服飾。皆有深意。蓋

在外。欲廣休之。飲藏也。求則表在內。而衣在外。欲顯色之。相稱也。裘裘與寢衣俱私服。長短可以意裁。寢衣有半者。乃小衣之製。度其身而半之。依務厚。居亦是。假養天和。處無所不佩。乃比德于玉。小物克勤之意。惟裳不殺者。示正大之觀也。吉月必朝者。君恩不可一日忘也。

其調燮天地。順理陰陽。分別臣禮。尊重君親。的意思。無往不在。雖一衣服。開合皆此道之流貫。

**明衣章**

此章慎齊全在數必字。明衣沐浴則服之。所以明其體也。明其心也。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也。長一身有半。近說只此身一半。長看來。倍註。變食者。繫其氣。以繫其心。遷坐者。易其身。以易其心。

**不厭章**

此章見聖人以衛生為重。故其食之也。常有擇而不為。有節而不過。而抑且於飲食之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非

補不願章全直聖人日用飲食無非定用天理並非矯揉入情蓋養生之中寓養正之吉也其食至其不食處非有揀擇心只是隨物而辨養生之精衛生之嚴至于領之審之已通之神尤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不厭章請飲食可以養身而誰于中即吾夫子于豈豈敢苟或食雖不求其精而有精者則不厭謂精則能養人也

不厭謂粗則能害人也食既不厭精矣膾既不厭細矣如食饒而餽魚饒而肉則則不食色之惡者不食臭之惡者不食炎宜飪者不食不時者不食皆以遠其害也割貴于正不正者不食謂此心之正不食也不得其醬之宜者亦不食謂此味之宜其皆也肉雖不使勝食氣食以穀為主也惟酒雖無限量而不及此是皆食之有節者食必清絮沽酒市脯則不食蓋通神明去穢惡則不食蓋食凡食皆屬厭而止不食也其養生之周如此然不但自奉適宜即須惠于人亦自有節祭于公家不痛昨肉而孟頫賜

直盛德之至何以有此通章要得總註飲食之即意節有養德之節有養生之節○食雖不求其精而精則不厭為其能養人也膾雖不求其細而細則不厭為其不能害人也此二個不字見不徇欲心不矯情意蓋聖人疏食水飲豈為口腹之故而必于精細之具以自厭乎若但以食精膾細為善而不之厭適足為膏梁者口實耳○食之益乎人者既在厭則食之傷乎人者必在厭不食饒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餽是飯已久而未交也餽內爛也吸腐自外入也當云食雖不厭精或餽餽不食膾雖不厭細或餽敗不食苟物雖未敗而其色已惡雖未餽而其臭已惡皆不食也失其味不潔其和也不時物不潔其氣也○皆不食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精少乖天地之和拂陰陽之順者便與其心體不相似故不食也○物之有害者夫子固不食至於割不正醬不潔雖非能傷人而傷于心之體與心之宜故不食不潔其醬非無醬也謂不潔其所宜用之醬○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奇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惟字承上來言肉固不使勝食酒則盡實主之歡不限量也亂蕪心志威儀言不必沉昏顛倒也不及亂之淺心不喻之一端○至若沽酒市脯亦不以不潔故不潔而苟取蓋酒脯非若穀食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苦為口腹之

之家之祭肉亦不出三日若  
出三日則人不食之矣是養  
鬼神之餘也煩之可更后乎  
當食則心一于食而不語亦  
猶當寢則心安于寢而不言  
此皆食雖疏食菜羹必祭其  
祭必齋如也蓋報本之誠如  
此九皆况膳養止之道非其  
盛德何以當此  
補新直食精膾細而特不厭  
之是雖言口腹之欲食  
之體餽贈之餒敗而必不  
食之是雖飢渴之腹之害  
失雖不食見當調于人事  
不時不食見當順于天時  
割不正如大夫士無故殺  
羊殺犬豕之類不得其醬  
非惡其不備可慮其傷人

欲而必沽之市之乎不食者惡其不能忍嗜慾非徒疑其不潔  
也○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和不散謂每食必薑  
不散去耳○不多食適其可也泛說若連上命題則指姜○聖  
人飲食非特自奉者適宜其祇頒于人者亦適宜也不宿肉者  
公昨不宿神之惠不出三日者家昨不饗神之餘出三日二句  
是記者推夫子不出之意此雖有敬神惠還重在人不食二  
食不語節禘云食之不語猶夫寢之不言蓋以章旨重食也看  
來平說亦正大即不字亦不可用猶字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  
他上○末節祭是祭上古初造飲食之人瓜字作必字看雖說  
食菜羹之微每食必致其祭每祭必致其敬不敢忘其所始

肉不以勝食氣只是酌主  
輔之宜非是滯元氣之說  
酒惟重而不及亂是情  
必不矯性自不易所謂不  
為酒困也沽市不食止以  
可少之物何必強求于人  
間也薑之不散亦見養生  
之周不多似隱言上文各  
物言不出三日是不宿肉  
也故祭肉三句乃重申上  
意非謂家之祭肉也食以  
養天地之氣實以飲天地  
之精何為所執于言語按  
詩疆場有承是制是菹是  
古原有不祭之說不必改  
作必字  
席不重謹孔子之心一于正  
即一席之不正者亦不坐焉

也雖字必字重看○看來聖人飲食之即只在幾個不字看精  
神故不宿不出不語不言誰無閑自身飲食之數也提是不着  
意滯情於飲食之中者惟齋則加一必字所可必者齋之心亦  
非必之菹菜也特舉件合宜無不可食者猶必祭而後食之  
可見聖人始終一不食之心而已  
席不重  
此章要虛活講勿泥坐位一件說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  
也要正惟其不坐之心正君臣父子名位之分正世道人心之  
防何等廣大講中要得此意  
鄉人章

以其其心之正者遠也

補新章前章有說此不是以

方隅也步為正如尊卑上

下皆同百居之位便是

正也

鄉人章講于居鄉之

間無非遠道歲時伏臘鄉人

有飲酒之禮矣必扶者出躬

出不先不後尚齒之道也季

冬之外鄉有大雉之禮事雖

戲而制出于玉則君在而為

且鄉為我而雉則宿在而

為主必朝服而立于階階馬

尚社之道也

補新章記曰吾現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也居鄉尚齒

不候長者之出何也齒教

天下居鄉尚禮不伸朝服

此章一是敬以盡尚齒之道一是敬以盡為主之道鄉飲酒之

禮古有歲會月會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居鄉尚齒故其出現

老者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先不後意此老安之心有極即形

而謁然周禮尚齒之儀○月令雖有命國雉之文玩註不甚重

王命上夫子以為鄉人為我雉我主人也可不敬乎階階主人

之位朝服敬也不惟尊古禮亦見鄉人而執主道也

附攷雉者夏官方相氏掌其牲皮黃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以索室毆疫

問人章

此章以交道為主要重誠上若通問於人必拜送見饋于人

拜受非以外事置禮實以內達其誠也故曰此人交之誠意○

人是素交之人問人於他邦分明以其情寄之使再拜而送非

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聖人用意極其看得使者之身便

是我之身故使未行而神已往問未通而意已孚○次節專重

一拜字丘未達不敢嘗見丘之不敢嘗者正以未達之故非敢

鄙其人而輕其物也全要想不敢虛其賜意須知康子時天子

以大夫告老不是士莫因註錯認作士

麻焚章

此章須知聖人萬物一體豈有賤畜之心但既焚問馬人之當

情聖人恐人以救馬故反被灾故一時間人不問馬迥出常情

上合三

百三十五

補新章再拜而送非拜使者

乃送拜而問之人古者賜

則受非虛受矣其其人交之

誠意又如此

問人章講遠近不以見交情

授受可以明且道吾夫子問

人于他邦當致問時必再拜

而送之非拜使也以拜告友

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  
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  
以拜今未達故不敢嘗而  
拜耳亦是叩其末以求達  
非終不嘗之也

麻黃章謂麻黃子退朝曰傷  
人乎不同焉倉卒問報以  
人為先人義高其天性也  
補新直天地之性人為貴

禁不問焉而問人聖人之  
心同天地一說不字當車  
上讀謂傷人乎不然後問  
及于馬先仁民後愛物也  
君賜食重謹吾夫子事君不  
禮君賜熟食于家必正席而  
先嘗之如對君也君賜腥肉  
必熟而荐之祖考黃君之賜  
也君賜生物必畜之仁君之

之外全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于貴人賤畜非啗  
以論聖人矣

君賜章

此章以禮字作主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君  
君視疾之禮四節承君召之禮○正席先嘗實欲與家人同沾  
君宗之惠不薦及頒賜俱輕只重如對君上熟腥而薦去此先  
人同沐君恩耳畜生將與此生共熙君德于天凌地載中不專  
是聖人萬物一體之心連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敬  
君者推之也○君之燕臣有祭有不祭時今特為孔子祭是以  
客禮待孔子矣故夫子不當而先飯正避客禮而以膳夫之職

惠也侍食于君之側君祭則  
心不祭而先飯蓋以避客私  
之尊也疾居視之于東首之  
處加朝服拖紳不以疾而廢  
敬君之禮也君命之不俟駕  
而行急君之禮也

補新直先嘗先飯君惠正席  
是嚴君嚴必薦是必君之  
恭及其先必畜是以君  
之仁及其物君祭先飯  
是辭尊居卑之意加朝服  
拖紳徹並垂衣束帶之象  
聞召不俟駕有顛倒裳衣  
御忠亟歎意總是一事君  
盡禮之心無不盡其致

朋友章講朋友以義合者也  
情無間于死生財無分于爾  
我而夫子則有交誼而無俗

自處也○禮接君必立于阼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  
意註受生氣不必添入且必不重只重在加朝服句蓋不敢以  
疾而廢禮也○君心召賢之時未必非悅賢欲用之會納約自  
備此一召也故不俟駕而行若說應召之速甚粗淺

朋友章

此章見朋友以義合上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是義重而財物  
為輕俱重義上曰我字有身任其責不得自諉意饋字包得廣  
車馬特舉其重者故用雖字非祭肉不拜者友義為大自見車  
馬為小也只以不拜為主不重祭肉

寢不章





以正立貫下言元正立之心方且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敬而不動矣內頤疾言

色舉章講時之義夫矣哉去就之同何以不時也崇即鳥觀之其遠而舉也豈待續繳之加但見人有不善之色斯起然舉矣其既舉而集也必迴翔審視待其所止而後集去不疾速集不厭遲此即山梁之雉可想矣夫子崇見雉而嘆曰山梁雌雉何其遠時哉何其適時哉子路方欲其而批之以試其智之何如雉三嗅鳴而起即山雉見幾之明而夫子物與之心遂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疾言是隨事而言無躁率之詞也不親指不無事而忽于指也親訓切與疾字同意三者俱重不失常惑人意輕須以正立貫下蓋聖人心安于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等以形容之若拘說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似泥塑像

色舉章

此章示人審戒之學重一時字首二句是記者為下張本色斯舉是失事之微見鳥有見幾之哲翔而集是後事之慎見鳥有知止之明斯字而後字最有味斯者去之速也而後者就之遲也即此便含有時字之義但未可說出二句一串看勿相對

補新吉士人出康道不得個時字則非治亂之謂也亂亦有可集之時治亦有可舉之時預而過之色何如耳色者則之微也聖哲時時賢者觀時常人失時惟雖不作子路手中物也春秋之時何則也學而時習之人不知如不愠學雖難焉耳矣

時哉時哉須以時止時飛講應得舉集字面恰當子路共之也其執之謂只是因夫子時哉之嘆有感于心故色向之蓋指預之意耳雉颺然鳴者三而作正斯舉之意翔而後集者可推也斯鳥也始欲識去就之時矣蓋時之義大矣哉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